



甘南纪事

杨显惠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目录

封面

一、恩贝

二、白玛

三、一条牛鼻子绳

四、娘乃节

五、小妹的婚事

六、给奶奶的礼物

七、措美峰

八、联手

九、“狼狗”

十、尕干果村

十一、图美

十二、沉默的柴垛

后记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 , 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封面



甘南纪事

杨显惠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一、恩贝

自从2005年在扎尕那结识了达让之后，我真是迷上了扎尕那的风景。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往扎尕那跑一趟，去达让家住上几天。虽然扎尕那位于甘南州的腹地距兰州五百公里之遥，但是交通非常便利。从兰州长途汽车站坐豪华大巴出发，穿过七道梁隧道，驶上去临洮的高速公路，在崔家崖过洮河，经过被穆斯林称作“中国的麦加”的临夏市，再过土门关，就进入青山绿水的甘南州首府合作市了。解放前的合作是一片开满了蓝色马莲花的草滩，它唯一的土木建筑是依毛梁下边的黑错寺院，如今它已经变成一座漂亮的草原新城了。从合作往东，经过满目青翠的长长的沙冒沟——这里曾经是强盗出没专事劫持来往商队的地方，再顺江柯河南下就又看见了洮河。过洮河有一个小镇扎古录，再往前就进了车巴沟。沿车巴河溯流而上，地势越来越高，但见山冈如涛，草坪如潮。然后是蘑菇状的岩石挤挤挨挨的扎尕梁。从一处标高四千二百五十米的山口翻过山梁，公路就跌进一片巨大的石林。汽车在石林里穿行，一路下坡跑上半小时，突然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碧绿的原野在脚下铺开，扎尕那到了。

我已经和达让成了挚友，一进他家就把马牵出来骑上去扎尕梁找他，或者打电话把他从牧场叫下来。一起在扎尕那的如画的风景区玩上两天，然后就坐班车回兰州去。

去年秋季的一天，我和达让去扎尕那的拉桑寺院参观。寺院建在东哇村和业日村之间靠着阿尼玛卿山的一片台地上。我们刚刚走上台地，达让捅了一下我的胳膊，小

声说，你看，你看那个婆娘。

一位妇女从寺院的正门走出来了。我注意看她，并没有什么特殊。她大约四十几岁了，穿着藏族妇女爱穿的黑色长袍，前襟上还围着一块绿色的围裙，长及脚面。她的身材有点长，现在是初秋，天还不太冷，她把夹袍的双袖都褪出来堆在腰里，这使她穿着一件橘红色球衣的身体显得有点消瘦和颀长。如果说她有什么与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和其他藏族妇女同样是颧骨突出的脸蛋很是白净，眼角上的一撮皱纹很明显。

这个妇女是磕头来的，她的围裙上还沾着尘土。她和我们错身而过，然后从台地边缘下坡去了。

这是个寡妇。看着那妇女下了坡达让才对我说。

她岁数不大呀。

是不大，才四十几岁，可没人娶她。

为什么？

我和达让围着寺院走了一圈，把回廊里整齐排列的经桶拨着转动，然后进了寺院。看完寺院的经堂和佛殿，回业日村的路上，达让讲了这个寡妇的故事。

她是东哇村的媳妇，名字叫恩贝。十多年前，她的男人叫人杀过了。那是个贼大胆，那时候连着偷过人家的几头牛。男人的名字叫桑杰。

偷哪儿的牛？我问。

偷哇巴沟的。扎尕那的牛他不敢偷，偷就抓住哩。扎尕那有几个老汉，辨牛蹄印辨

得好得很，牛丢过了能找着。桑杰有个联手是益哇沟贡巴村的人，比他小四五岁，名字叫闹柔。那时候他已经三十二三岁，闹柔二十七八。有一次他们从哇巴沟里偷了一头牛，卖到车巴沟去了。结果，他偷牛的事叫哇巴沟丢牛的人知道了，把他抓去审讯，叫他交待他的联手是谁。他不交待，人家打他，打个半死撇在装煤的房子里冻他，他还是不交待。后来派出所的人说，你不交待也罢，我们把你放出去，你把联手分下的钱要来，缴回来，就不追究了。放出来在家里缓了几天，他就去找联手了，把情况说了。但他的联手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把他骂出来了：你滚出去，我不认识你！谁是你的联手？我啥时候和你偷过牛？他也觉得自己理亏，他们一搭儿偷牛的时候就订过攻守同盟——不管把谁抓住了，打死也不能供出另一个来。他赶紧就给闹柔解释，我没供你，我跟派出所说牛是我一个人偷下的。可是你分下的钱你要拿出来，我给人家赔上，这案子就过去了。可是闹柔不给他钱，把他撵出来了，他就回家了。可是就在他去闹柔家要钱的时候，派出所布置下的人监视着他。他回家不久，派出所就把闹柔抓去了审讯。审讯的时候警察说，是桑杰供出你来的，你们两个人联手偷了牛。闹柔赖不过去，赔了钱，拘留了半个月。闹柔放出来以后气坏了，跑到东哇村把桑杰叫到村外的沟里骂了一顿，说桑杰把他供出来了！桑杰说没供他，两个人就打了起来。打着打着闹柔就掏出手枪连开了两枪，把桑杰打死了。

桑杰死了，闹柔就被派出所抓到县上去了，交到法院了，说是故意杀人，还有私藏枪支罪，两罪并发，一定要判死刑。一听说要判死刑，闹柔的家里人着急了，跑到东哇村找恩贝，求她给法院说情，说他们愿意赔命价，人不要判死刑。闹柔家里愿意赔命价，恩贝也同意他们赔命价，恩贝就到法院去了，求法院把闹柔放了。两个村的村民调解委员会也到县法院说情，不要判刑，还是赔命价吧，赔命价对两个家庭都有好处，闹柔保下一条命，桑杰的婆娘能得到一笔钱拉家务。但是法院不听他

们的话，说我们按法律办事呢还是听你们的？后来还是判了死刑，不过是缓期两年执行。这事到底也搞不清楚，是村民委员会和恩贝说话了才判成死缓了，还是本来就判死缓的。结果反正是闹柔活下来了，而且刑期一减再减，坐了十一二年监狱就放出来了。但是放出来的闹柔自己知道，桑杰的家人不会放过他的，就没敢回村，跑到岷县去了，在铁池梁上给一个汉族人家放牧。那个汉人家有钱，买了一大群牛发展牧业，可是不会放牧，就把他雇下了放牧。他后来把婆娘娃娃也接过去了，婆娘在那边挤牛奶。

我问达让，闹柔家没给桑杰家赔命价？

达让说没赔。闹柔家的人说了，判死缓是按法律判的，并不是扎尕那村民调解委员会和恩贝说情的原因。人家就不赔命价。

达让接着说，这个婆娘年轻的时候长得俊着哩，皮肤是我们扎尕那的姑娘里最白的一个，男人桑杰死的时候也还年轻着，才二十八九岁。可是她当了寡妇以后再也没有改嫁。你知道的，我们这地方，男人当和尚的多，男人们骑马呀放牧呀也爱出事故，总之是男人比女人少，不管是哪个村子，都有嫁不出去的姑娘。所以恩贝虽说长得漂亮，但她还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姑娘，不管哪个男人也不愿意再娶她。她就再也没有结婚，一个人拉娃娃着哩。桑杰死的时候她的姑娘十二岁，大娃娃十岁，二的七八岁，最小的才六岁。

恩贝一个寡妇拉娃娃也真是不容易，在扎尕梁的牧场里，别人家都是男人荡牛婆娘挤奶打酥油，可她的姑娘那时候还小帮不上忙，啥活都要她一个人做。早晨起来挤奶子，挤完奶子又要满山坡跑着荡牛呢。白天荡牛还行，就是多跑些路多辛苦些，可是，为了叫牛多吃草多长膘，傍晚挤完了奶还要荡牛去。一去就要守到半夜，不光是怕牛跑丢了，还要防止贼把牛偷了，还要看着不叫狼把牛娃子吃掉。半夜里回

到帐房，还要打酥油，煮曲拉。越是刮风下雨越是要往山坡上跑着看牛，越是刮风下雨牛越是乱跑。有时候牛跑丢了，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很多人都看见过，恩贝漫山遍野地跑着找牛，风里来雨里去的。

她不光要管牧场，还要管扎尕那家里的那几亩山坡地。扎尕那的人每个家庭都是分成两摊子，一摊子是年轻人在扎尕梁的牧场上放牧，另一摊子是老人或者兄弟们在家里种地。虽说扎尕那气候凉，山坡地打不下多少粮食，但是总不能撂荒过吧。哪怕是种燕麦、种青稞当饲料，总是要种上，秋天还要收割。这时候她就又要回到村子里来，叫自己的娘家人或是请邻居帮忙种地。这时候牧场里就剩下三个儿子和一个丫头撩乱去了。桑杰的父亲早就过世了，因为他家是富牧成分，他的父亲1958年当过土匪，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抓去判刑了，死在天祝县的石膏矿了。他的阿妈因为多年在牧场里做活，得了类风湿性心脏病，根本出不了门做不成活。桑杰只有一个妹妹还是个弱智，整天淌着涎水，看见人就傻笑，根本帮不上忙。

说起恩贝的娘家还有一段故事。恩贝是扎尕那四队达日村的姑娘，她的父亲从前是扎尕那大队的大队长。父亲当然不愿意姑娘嫁给一个富牧的儿子，但是女儿却恰恰就看上了富牧的儿子。桑杰敢说敢当，长得很英俊。女儿知道父亲不会同意她和桑杰的婚姻，所以就没叫桑杰的家人来提亲，而是在80年代的初期，在一天夜里和等在村外的桑杰私奔了。他们从扎尕那西北方向的石林里上了扎尕梁，然后走了两天两夜出了车巴沟，再到合作，再到兰州坐汽车去了拉萨。他们往西藏磕头去了。一年后回来，怀里抱着她和桑杰生的不到五个月的姑娘。她父亲也不得不认了这门亲事。

恩贝终于熬出来了。大概是桑杰死后的第八个年头吧，她的姑娘出嫁了，大儿子也能满山跑着荡牛了。又过了两三年，三个儿子齐刷刷地长大了，长成三个大小伙子

了。大儿子成亲了，和媳妇在牧场荡牛，二儿子和小儿子都在益哇乡中学上学，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她就回到东洼的家里和桑杰的妹妹种地。那时婆婆已经去世了。就在这时候闹柔从监狱出来了。她听说了，就把三个儿子叫到一起说，你们知道你们的阿爸是啊么死了的吧？儿子们都说知道。她说，杀下你们阿爸的那个人出来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儿子们又说知道。她又说，闹柔就是杀下你们阿爸的人。你们的阿爸过世十几年了，他还活得好好的。儿子们听了她的话都默默不语。

儿子们不出声是有原因的，父亲死的时候他们还小，这么多年过去，父亲在他们心中已经淡漠了，在这个家庭里，他们只知道阿妈，是阿妈把他们拉扯大的。他们明白阿妈跟他们说这话的意思，那是要他们给阿爸报仇。但是他们也都知道，报仇的结果是很严峻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弟兄三个人总是有一个要拼出一腔子鲜血来的。这样的事他们要慎重考虑，起码他们还没下决心。

但是恩贝却总也忘不了这事，每当儿子们聚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要说他们：你们听说了吗，杀下你们的阿爸的那个人跑到岷县去了，给汉家荡牛去了。他知道他做下亏心的事着哩，他把他的婆娘娃娃都带过去了。他这是害怕你们找他算账，可是你们没有一个找他算账的。他杀下你们阿爸的事你们就像是忘过了！

儿子们还是默默的不出声。于是她这样说儿子们：你们都长大了，杀下你们阿爸的人还活得好好的，你们还算是儿子娃吗？

恩贝在家里说的话慢慢地在村子里传开了，有些好心的婆娘到她家串门的时候就劝她：你跟娃娃们再不要说那样的话了。齐刷刷的三个儿子你非要折过一个吗？你不心痛吗？她回答，我们心痛了十几年了，这个事不办过是我的心还痛哩。劝她的婆娘又说，你真是不想叫那个人活了吗？你的娃娃们愿意吗？她又回答，那他们商量去，不给他们的阿爸报仇，他们还是儿子娃吗？

又过了两年，就是前年的夏季，已经考到合作师专的二儿子放暑假回到扎尕那来了。小儿子也上高中二年级了，也放暑假在家里蹲着呢。凑巧的是那两天她的大儿子的媳妇要生娃娃，大儿子从扎尕梁的牧场下来叫恩贝到牧场去挤几天奶。那一天三个儿子都凑到一起了。正好那两天县委县政府在腊子口搞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请下的州文工团和迭部县的民间歌手们在那里表演舞蹈和民歌大赛。这样的事在迭部还从来没有过，扎尕那的人们张罗着租了汽车去腊子口看节目。弟兄三个人商量一下，一块去了，也说去看节目，其实他们是去找闹柔的。

腊子口离着岷县近得很，翻过铁池梁就是岷县的牧场，那一天在岷县给汉人荡牛的闹柔骑着马也到腊子口来看歌舞表演了。看节目的时候，那弟兄三个人就找着闹柔了，但闹柔不认识这三兄弟，三兄弟跟着他他也没认出来。后来表演结束了，人们都要回家了，闹柔到树林子里去牵马，看见三个年轻人站在那里。其中一个还喊了一声，闹柔！闹柔不认识他们，一边从树上解马，一边说，你们是啊里的，我怎么不认识？这时候老大说话了：扎尕那的桑杰你认识吗？闹柔惊了一下转身要跑，但三个人从三面围住了他，忽地围上来抓住了他。老二老三一人拧住了他的一个胳膊，老大用一个胳膊夹住了他的头，然后一把刀子从脖子底下一抹，血就喷出来了。血淌了一地。

那天我也去腊子口看节目了，节目演完后我们正上汽车的时候看见人们乱纷纷地往拴马的沟里跑，有人喊：杀下人了，杀下人了！我们跑过去看的时候，警察正把弟兄三个扭进腊子口宾馆去，嘴里喊着叫人们散开。三个月后，老大枪毙，老二判了八年，老三判了五年。

这件事发生以后，扎尕那的人们议论了好长时间，有的人说恩贝的脑子进水了，是个傻子。劝过她的一个婆娘在路上遇见她，说她，这下你的心里窝也了吧！她回

答，啥窝也不窝也？杀人偿命，不偿命赔命价，我们的先人们不是这么做的吗？

我问达让，这件事你怎么看？

达让说，哎，扎尕那又多了个寡妇。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二、白玛

达让接着又讲了一个寡妇的故事，解放前发生在卡车沟扎哇那村的事情。

扎尕梁北侧，达让的牧场下边的那条山沟叫卡车沟，深得很也长得很，从牧场往下再往北走五六十公里才能走到沟口，沟口就是由西往东流淌的洮河了。卡车沟是卓尼县的一个乡。

达让说卡车沟的扎哇那是个大村子，由几个家族组成，人有本事。其中有个家族出名得很，原因是解放前这个家族有一个叫喇嘛次吉的人。次吉是他的名字，初一出生的意思，喇嘛是他的外号。他们家解放前富得很，牛羊多得很。他小时候很聪明，四川若尔盖县的一个寺院的活佛没了，选灵童把他选上了，叫他当喇嘛去。他的阿爸舍不得他，没叫去。长大了，人们就叫他喇嘛次吉。喇嘛次吉有个丫头名叫白玛，嫁给他们村一个叫郎嘎的人。郎嘎家也是富汉，家里那时候有一百多头牛，还有一大群羊。郎嘎和白玛成家后，家里给他们分了五十头牛，叫他们单另过去了。那时候卡车沟、益哇沟都穷，有百多头牛的人家就算是富汉了，相当于汉族的

地主和富农。郎嘎和白玛刚成家就有四五十头牛，那就算是好得很了，只要两口子好好地务劳，十年八年，好生活就有了。可是这两个人一起过日子才一两年，就出事了。白玛在结婚之前就有了情人，喇嘛次吉看不上，硬是把她给了郎嘎。白玛虽说跟了郎嘎，背地里还是跟情人有来往。那个情人叫括地。括地的家境差一些，家里就四五十头牦牛。括地是“陶壶”的意思。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他的家境不行，父母给儿子起名字都不讲究嘛。

出事是那一年的五月。按当地习俗，每年的五月初八要念嘛呢。念嘛呢的地方就在他们村后边的嘛呢康，全村的男人女人都要参加，牧场里只留下婆娘荡牛荡羊和挤奶。念嘛呢要念七天，这七天里男人们要住在嘛呢康，嘛呢康盖下着两排平房，人们就在那里住那里吃。有专门做饭的人。女人和娃娃们晚上回家去，还要喂牲口。

念嘛呢的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郎嘎突然发现那个括地不见了。郎嘎知道括地和他的婆娘有来往，这事全村人都知道，郎嘎也注意着呢，总想要把这两个人抓住。这天一看括地不见了，就想着括地是不是趁他不在牧场的时候去找他婆娘了。吃完饭天黑了，郎嘎就骑马从卡车沟上了扎尕梁，到牧场看去了。

半夜里郎嘎到了牧场，偷偷地摸进自家的帐房。他想这次一定要把括地抓住，可是进了帐房，不仅没有括地，连白玛也不在。他就围着帐房找，找来找去在离帐房不远的的一个山洼洼里找见了。那两个人已经办完那事了，正睡觉呢。他走到跟前，两个人都没醒来，睡得香呢。

抓奸抓双，郎嘎终于抓住两个通奸的人了，就想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叫他们一辈子记住。他抽出插在系腰上的腰刀在括地的脸上划了一刀。

划完一刀之后郎嘎就往后退了几步，坐在地上看着括地和白玛。括地挨了一刀痛醒

了，他先是糊涂着呢，不知道啊么个事，啊呀呀地叫唤着坐起来，郎嘎就在他对面坐着，手里拿着腰刀。月亮明晃晃地照着，括地看得清楚得很，只好自认倒霉。这地方的习俗是，丫头们没出嫁前可以交男朋友，没结婚就有娃娃了，人们也不说啥。藏民当和尚的人多，男人少女人多，总有嫁不出去的丫头，所以到了哪里，看见一个婆娘带着两个三个娃娃过日子，也不要奇怪。有的男人跟她在一搭过了几年，又走掉了，这样的事也允许。可是不管是男人女人，一旦成家了，就要守规矩，不能再和外头的人来往。要是女人再和外头的男人来往，男人知道了往死里打，说不要就不要了，送回娘家去，娘家没啥说的。男人要是搞人家的婆娘叫人抓住了，由部落的头人当众处罚，要赔钱，还要在鼻子上割一刀，留下个刀印子，叫你一辈子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括地挨了一刀坐起来看着郎嘎的时候，白玛也醒了，坐起来后看见她的男人和括地脸上的血，她对括地说了一句：你的那枪是做啥用的？一天里背上了做样子的吗？

藏民的男人那时间都有枪，有钱人背的七九步枪，汉阳造，没钱的人背火枪。白玛这么一说，括地就抓起身旁放的枪，装火药打火镰对准郎嘎放了一枪。这一枪把郎嘎的肚子打了个窟窿，肠子扑哧哧地淌出来，光呻唤站不起来了。那两个走过去看了看，郎嘎还没死，就商量了一下，回到帐房随便收拾了个小包袱，拿了几件衣裳，骑上马跑掉了。

我惊骇于达让讲的故事，问：看着对方装火药打火镰，郎嘎没动弹，没抵抗？

那啊个知道哩。这是卡车沟的老汉们给我说下的。可能他当成括地不敢开枪吧。达让说。

和郎嘎家在一条沟里放牧的人家，那天也只有一个婆娘在，帐房扎在沟上头的草甸子上。早上起来，婆娘挤完奶，把牛打到沟里吃草去。这时太阳已经升高了，她看

见沟下边郎嘎家的帐房跟前牛还都拴着呢，也看不见挤奶的人，就跑下沟来看，帐房里没人。她转来转去找白玛，却在一个山沟沟里找见了郎嘎，肠子淌了一地。她就赶快找人下山往郎嘎家报信去。郎嘎家里来人把尸体抬回去，接着就查凶手，查白玛啊里去了。查了两天，什么也没查清，发现念嘛呢的括地不见了，但是还下不了结论这事是括地做下的，因为白玛也不见了。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碌曲县双岔部落的大头人阿才派人到扎哇那来了，说是括地和白玛在双岔呢。原来那两个人跑到双岔去，求双岔的大头人出面解决这件事。说是括地愿意赔命价。于是在双岔头人派来的人和扎哇那村的日瓦的调解下，郎嘎和括地两家人开始谈判赔命价，结果是括地家给郎嘎家赔五十头牛，三年不准括地在扎哇那露面。一旦露面了，郎嘎家的人有权杀死他。可是赔牛的事还没执行呢，双岔那边又来报信了，括地脸上的刀伤感染了，死掉了，最后就一命抵一命不赔了。

后来呢？事情就这么完了吗？跑到双岔去的白玛怎么办了？我问。

过了一阵子，白玛就回到扎哇那村来了。大概过了一两年，她又嫁了人，嫁给卡车沟贡巴村的一个男人。但是她跟那个男人过了不到一年，男人不要她了。原因是男人看着她漂亮，娶了她，又因为她太漂亮，到他家门口绕刮的男人太多，男人就不要她了。男人害怕白玛再和哪个男人好上了，把他也杀了。

白玛以后再也没嫁人，养下了个丫头。丫头长大后招了个女婿，白玛就跟着丫头和女婿过日子。

那就一辈子守寡了？想到一个刚刚二十几岁的女人守寡一辈子，我的心里涌上一股别样的惋惜。

达让说，她的丫头招了个女婿，但是女婿在他们家过了几年，又叫另一个婆娘抢过

去了。

抢去了，这话怎么讲？

就是女婿又看上另一个婆娘了，人家不要她了。

怎么是这样呢？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么随便？我大惑不解。

不是随便。人家不要她了嘛，离婚了嘛，跟另一个婆娘过日子去了。

我没出声，心想白玛的故事该结束了。达让却又接着说：那个女婿走了。过了五六年，有一天白玛的丫头打柴去，回家路上绕到那个婆娘的家里去了一趟。她站在门口喊那个婆娘，你出来一下，我有事跟你说。婆娘出来了，问有啥事？白玛的丫头说，你不是个好东西，把我的男人抢走了！婆娘说，是你的男人不要你了，这事能怪我吗？就是怪你！白玛的丫头说。她手里提着柴刀，说着话就抡起柴刀往婆娘的头上砍去，那婆娘吓得扭了一下身子，柴刀就剁在板颈上了，她扑腾一声栽倒，死了——脖子被砍折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县“革委会”保卫部把白玛的丫头抓走了。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乱着哩，枪毙了。罪名是“阶级报复杀人”。白玛的父亲是喇嘛次仁，1958年参加叛乱，是卡车沟叛乱的土匪头子，解放军剿匪时给打死在扎尕梁上了。白玛的丫头砍死的那个婆娘是大队干部的姑娘，家庭成分是贫苦牧民。

达让的故事终于讲完了。我久久没有说话。

我问：她杀那个婆娘干什么？要杀也应该是杀那个男人呀。

她才不杀男人呢！人们都说她一直爱着那个男人。正是因为爱着他，她才把抢走她

男人的婆娘杀死了。

后来呢，白玛怎么样了？我问。

白玛前几年死了。她把她的丫头的丫头又养大，出嫁了，她就死了，死的时候整整八十岁。

你见过她？

那啊么没见过呢？我们的冬窝子就在卡车沟里呢，离着扎哇那村十几里路。冬天买个煤油打瓶酱油醋啥的，都要到扎哇那村的供销社去买。经常看见她，一个黑黑的老阿婆，皮肤确实黑得很，不知是太阳晒下的还是先天就那么黑。卡车沟的人们都叫她黑寡妇。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三、一条牛鼻子绳

2005年的夏季我在陇南地区旅行，去了文县、成县，然后到了定西地区岷县。原计划从岷县返回兰州，可在岷县长途汽车站买票时突然改变了主意。原因是我的前边站着两个藏族姑娘，她们说话时我听出了她们是甘南州迭部县人。我就问她们，要去扎尕那坐长途车方便不？姑娘们的汉话说得不好，我就反复地问去扎尕那怎么走？这时我身后站着的一位三十一二岁的青年插话了，他说你问扎尕那做啥哩？我说扎尕那风景优美得很，我想到扎尕那看一看去。年轻人说，我就是扎尕那的人，

你到了扎尕那转乏了就到我家住下去。吃住都方便。他说是来岷县办事的，要到间井草原去一趟，要不就领着我去扎尕那了。听人说藏民待人热情朴实，但真没想到一个素不相识萍水相逢的人如此赤诚。我说你不在家，你家人叫我住吗？他说，那叫住哩，你放心去，你就说我叫你去的，住几天都成哩。我的名字叫达让。于是我买了去迭部县的车票。

第二天早晨我叫了个出租车。计划在扎尕那转一天，黄昏时返回县城去。扎尕那那时没有旅馆，对于达让的家人能不能留我住宿心存疑虑。

扎尕那是石头箱子的意思，白色的石峰冰雕玉砌一样从四面环绕着四个自然村，村村都是木板建的二层楼，房顶是鱼鳞般排列的松木板子。这种房子叫沓板房。山峰刀削一样刺向蓝天，半山腰飘着裙子样的白云，山坡上是密集的松树林，松涛阵阵，脚下是织锦般的草地，绿得人都不忍心走在它上面……扎尕那的美丽超出我想像，美轮美奂，如同梦境一般，我一到那儿就像醉了酒一样游来荡去，结果把和出租车司机约定的回程时间忘了。当太阳在西山顶上落下，暮色回合时打不通司机的手机了，无奈之下只好去业日村达让家碰碰运气，结果还真住下了。达让的父母亲年近七十，还有个八十五岁的老奶奶，三位老人收留了我。

我在达让家一住就是四天，白天他的父亲南考领着我逛风景，晚上喝着酥油茶，坐在火炉旁，听南考老人讲扎尕那的故事和趣闻。我原想住四天就要回兰州，不料第四天达让回家来了。转天他把自己家的马牵出来，我骑着他牵着。我们从东哇村旁的一个叫绒布沟的石峡走进，登上了四千多米高的扎尕梁，穿过两个牛角一样插进蓝天里的山峰形成的石门，到了山梁北边的高山草甸草原。这里是扎尕那人的夏窝子，达让的牛毛帐篷扎在一片平坦的草滩与一条巨大的山谷的交界处。从这条山谷下去，就是卓尼县的卡车沟乡。

我在这顶帐篷里又住了三天。三天里，我跟着他到山坡上去荡牛，看他把抛嘎甩得呼呼响，把跑远了的牛赶回来。有时候，牛跑得远了，我们就跑很长的路把它们圈回来。没事的时候，我们坐在山冈上聊天。扎尕上云卷云舒，飘过一片灰色的云彩就刷刷地下一阵雨，远处的山冈如海涛般起伏。山谷和高山草甸上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牛毛帐房，还有黑色的牛群和白色的羊群。

啊若！这是在达让家的第三天上午，站在山梁上我学着藏民的语言喊达让。啊若是喂的意思。

啊么了？达让刚刚把跑远的几头牛从一条很深很远的沟里追回来，坐在半山腰休息，听见我喊，扭过脸来看我。他的汉语说得好，说话的口音像是地道的临夏州回民。

我指着他刚才去追牛的那条山沟下边一顶黑色的牛毛帐篷说，你看，那里不是有个妇女正在挤牛奶吗？那家人是不是卡车沟的人？

不是，那也是我们日业村的。

是吗？我还当是卡车沟的。

为啥你把他们当成卡车沟的。

我发现他们放牛的方式和你们不一样。

啊么不一样？

太阳这么高了，她家的牛还拴在帐房外头，没放开，可你的牛晚上也在山坡吃草，不赶回帐房跟前去。

达让站起来朝我走来，说，情况不一样。那个帐房没男人，就是一个婆娘，还有个尕丫头，牛不敢放在草场过夜，怕跑过哩。赶回帐房的牛就要拴起来，不拴起来牛娃子把奶咂光哩，就没奶挤了，就打不下酥油了。

是吗？我说呢，这两天光看见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姑娘荡牛呢，看不见男人。

她的男人叫人杀过了。男人叫班玛旺杰。

就在我惊讶地看着达让的时候，达让走过来坐在我身旁了，然后讲起那个女人和她丈夫的故事。

那是三四年前发生的故事。那一年的夏天有一次连下了三天三夜的雨，他们家的牛丢了四五头。那时间他们家的牛天黑了也不往回赶，她男人一天到山沟里来看两趟，赶牛。每一次赶牛都要把牛赶到一搭，再守上几个钟头，看牛稳当了，不乱跑了，赶牛的才能回家。尤其是下午的一趟，一直要守到半夜两三点钟才能回去睡觉，为的是防止偷牛贼，偷牛贼就是趁夜里没人了才偷着赶牛哩。牛这个东西还爱往山顶上跑，山顶上气温低蝇子少，咬得轻。可是一上山顶就容易跑到人家的牧场去，顺着山梁跑得远，也容易跑丢。那一次连着下了三天雨，雾大得很，把山头都拉严了，看不见牛，人也就不去看牛了，结果牛跑丢了四五头。她男人找了四天，找回来四头，还有一头犏牛就是找不见。

找不见不行，还得找。他们丢过的是一头驮牛。驮牛是犏牛里挑出来经训练后，专门驮货的牛，一群牛里才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这牛要是丢了，转场呀，从家里驮粮呀，都不方便。班玛旺杰又找了四天，终于在东边哇巴沟的牧场里找着了。这找牛的过程班玛旺杰给我说过，他找到哇巴沟的一个山沟里，看见一个帐房有人哩，就走过去问，我的一头犏牛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那个帐房里有一大家

人，男的叫东珠扎西，还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儿子。那家人热情得很，说是我们拾下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班玛旺杰说我的牛是一个黑犏牛，鼻梁上有个白道道。东珠扎西说鼻梁上有个白道道那就对了，那我拾下着哩。听说牛拾下着哩，班玛旺杰高兴得很，就进了帐房坐着缓了一会儿，喝茶，拌着吃了一碗炒面，喧着说了会儿话。东珠扎西也说了牛他是怎么拾下的，说是下雨的那两天他的牛也丢了，雨住了以后他也找牛。找到他的春窝子上用椽子围下的一片草滩的时候，发现一头白鼻梁的黑犏牛正在他圈下的草滩上吃草哩。他就把牛赶到他的牛群里去了。

班玛旺杰也吃了也喝了，这时东珠扎西的娃娃把牦牛也赶过来了，他就说要走了，路远着哩，迟了就回不去了。这时候东珠扎西说了一句话：

你就这么走哩吗？

听见这话。班玛旺杰先是愣了一下。他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但他看见那人的脸色却是很严肃的，便讷讷地说，唉呀，时间不早了，是该回家了。

可是那人又说，不是早晚的事，我是说你不给些钱就赶牛哩吗？

班玛旺杰一时还反应不过来。牧民谁不丢牛哩，谁家的牛都有跑丢的时间，从来也没有过谁把谁的牛拾下了跟人家要钱的事。他以为是那人开玩笑呢，便笑着说，阿哥，你真会说笑话。

可是那人不笑，说，谁跟你说笑话！你给我赔钱吧。你的牛把我用木头椽椽围下的草吃了，你不赔些钱就走哩吗？木头椽椽围下的草，我的牛都不叫吃！那草我是秋天割下来冬天喂牛的。

终于，班玛旺杰明白了，这人是当真要钱的。他的心里立马就不高兴了，生气了，

但是他压住了心里的火气，脸上硬是挤出笑容来说，赔钱，赔钱。光是你把我的牛拾下，我就该请你喝酒，更不要说吃了你家的草。就是不知道你要多少钱哩。

十元。

十元？哎哟，你才要十元吗？

班玛旺杰从胸前的衬衣口袋里摸出一沓子钱来，都是大票子，百元钞票，还有一张五十元的。 he 就把五十元抽出来，说，我还没十元的，这张五十的你留下吧。

十元，多一分钱我都不要。那人把钱接了过去，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四张十元的钞票给他。

班玛旺杰说，不要不要，你留下你留下，四十元钱算个啥嘛，就当咱们喝酒了。

但那人厉声说，拿住，我就要十元。我的草最多也就值十元钱，多余的我不要！

班玛旺杰真是哭笑不得，只好接过钱来说，好吧，你不要我就拿上了。留着，我把这钱留着，啥时间咱们一搭儿喝酒。

就这么着，班玛旺杰把牛找着了，赔了十元钱，然后就从东珠扎西的帐房里走出来牵牛，想着赶快回家。可是就在他要牵牛的时候却发现犏牛的牛鼻子绳不见了。他就问东珠扎西哩，阿哥，这牛鼻子绳啊么不见了？

班玛旺杰的犏牛是个驮牛，驮牛的鼻子上套着个柏木树枝枝弯下的圈圈，圈圈上拴着一根三四尺长的牛毛绳绳。那是驮货的时间牵牛的，不牵牛的时间盘在牛角上。不驮货的牛没有牛鼻子绳。

那人说，你们牛鼻子绳不见了，我啊么知道哩？

班玛旺杰说不不对呀，我的犏牛的鼻子圈圈上就是有根牛毛绳绳来的。

我没看见你的牛毛绳绳。东珠扎西说完转身进了帐房。

班玛旺杰回到自己家的牧场已经是深夜了，把驮牛打进牛群，然后就回家了。赶牛的时候东珠扎西要了十元钱，惹得班玛旺杰不愉快，但是回到家里他的心里还是很高兴，一头价值三千多元的犏牛找着了，他这七八天的工夫没白费！所以到家之后他就像说笑话一样地把他怎么找牛，东珠扎西怎么要十元钱的过程跟婆娘说了一遍。他的婆娘叫道吉吉。道吉吉是个快性子人，但也是个你们汉人说的碎嘴子，一听说东珠扎西要了十块钱，就着气得很，说，阿呦呦，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吗？把人家的牛拾下了，人家找来了，还要十元钱哩！班玛旺杰劝她消气说，世上啥样的人没有啊，要十元就要十元吧。人家没给牛贩子卖过就算好着哩！道吉吉说，好着哩？你还说好着哩！这牧场里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拾下牛了要钱的？他们家就没丢过牛吗？人家朝他们要过钱吗？牛嘛，那是畜牲嘛，就跑哩嘛，谁家都丢牛哩嘛，谁家都拾牛哩嘛，也没听过谁家要钱的事嘛，啊么到他们家就要钱哩？班玛旺杰是个性格温和遇事不急的人，一个劲儿劝婆娘，好了好了，不说了，睡觉。牛找着了，人家没杀着吃过肉，就算我们占便宜了。你还有啥着气的！现在的社会变成啥样子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嘛。女人说，变成啥样子了？班玛旺杰说，人都六亲不认了，光认钱哩！你在牧场里蹲着蹲成瓜子了！道吉吉嘿儿嘿儿地笑了，自我解嘲地说，好，好，你说的有道理——我蹲成瓜子了——往后我要是拾下牛了人家找来了，我也要钱，要一百元！班玛旺杰说，好，你也要钱，要一千元，咱家就发财了！

班玛旺杰找牛的几天里，他家的日子乱套了。平常的日子，都是班玛旺杰一天到晚在山沟山坡上荡牛，道吉吉在家挤奶打酥油。牛丢的这几天，班玛旺杰出去找牛，

有时间夜里都回不来，走到哪达就在别人的帐房里睡一夜，转过天接着找牛，道吉吉不光挤奶打酥油，还要一天两趟去山沟里看牛，把她忙坏了。牛找着了，生活秩序就恢复原样了，班玛旺杰荡牛，道吉吉挤奶打酥油.....

可是，这样的日子过了没两天，他们家就不太平了。

我们这里荡牛的习惯是牛总也不往帐房跟前赶，帐房跟前就是自己家挤奶的犏雌牛吃草。不往帐房跟前赶的牛，牦牛呀，犏牛呀，还有大大小小的牛娃子呀，男人们荡牛的时间总也数不全，因为山沟里林子大，总有那么一两头在林子里钻着看不见，特别是那些牛娃娃。所以每过上几天，两口子就要一起到山沟里，把牛从杳杳晃晃的地方赶出来，赶到平些的草滩上数一遍，看缺不缺。缺了就赶紧去找。

班玛旺杰把驮牛找回来的第三天，他们两口子就这么数了一次牛。一数牛，道吉吉就发现了，那个犏牛的牛鼻子绳不见了，就问班玛旺杰，牛鼻子绳啊么不见了？

班玛旺杰回答，我也不知道啥时间丢过了。

你也不知道啥时间丢过了？女人站定了，眼睛看着他的脸又问，我问你，前个天，你从东珠扎西家把牛赶回来的时间牛鼻子绳有啦？

没有的。

那前几天牛丢过的时间有啦？

那有哩。

对着哩，我也记得牛丢过的时间有哩。咱们下雨前的一天数下牛的，那时间牛鼻子绳还有哩。第二天就下开雨了，牛丢过了。前天你把牛找着的时候牛鼻子绳没有

了，你不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吗？

是有些蹊跷。班玛旺杰把脸扭了一下，躲开道吉吉的眼睛。

你知道有些蹊跷，那你问他们了没有——我们的牛鼻子绳啊里去了？道吉吉追着问。

问了。

你啊么问的？

我从人家的家里出来的时候，人家的娃娃已经把牛赶到帐房门口了，我要牵牛哩，发现牛鼻子绳不见了。我问他们，犏牛的牛鼻子绳啊么没有了？人家说没看见。我又说，不对呀，我的牛是驮牛，牛角上有根牛毛绳绳哩。人家还是说没看见。

道吉吉瞪着他说，你再就没有说啥？

我还说啥哩？人家说没看见。

你就赶上回来了？

嗯。

道吉吉看着班玛旺杰好一阵子没说话。后来，她斩钉截铁地说：你要去。你去把犏牛的牛鼻子绳要回来！

班玛旺杰扭过脸来了，看着道吉吉，好久没说话。道吉吉又说：去，要去！

班玛旺杰又一次扭过脸走开去。他说，我要啥去？人家说没看见牛鼻子绳，那就是赖过哩嘛，不给嘛。硬要就要打仗嘛。

那打啥仗哩？我们的牛把他的草吃了，我们给他钱了，赔了。这他不吃亏了，他还把牛鼻子绳扣下，他没理嘛，他打啥仗哩？

这是你说的话，人家可不是这么说。人家说你的牛鼻子绳是牛跑着丢过的，你凭啥跟我要哩？你还有啥话说？

唉，怎么是牛跑着丢过的？我们的牛鼻子绳拴到鼻子圈圈上三年了，从来就没丢过，这一次他们把牛抓下了，牛鼻子绳就丢过了。这明明是他解下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人家就不承认，你有啥办法？

你要一下去，要不回来再说要不回来的。你不要去，怎么知道要不回来？

那肯定要不回来。你想嘛，我当时就发现牛鼻子绳没了，问了，人家说没看见。现在去要，人家能给吗？硬要，不就要打仗吗？

道吉吉朝着班玛旺杰转过去的身体说：啊哟，牛吃了他们的一点草，他们叫赔多少你就赔多少，人家把牛鼻子绳解了，叫你要去你害怕打仗哩！你的脸上羞不羞！你还是个男子汉吗！

班玛旺杰怔住了，转过身来看道吉吉。他的脸色变了，变得红红的。道吉吉也看见男人的脸涨红了，但她仍然说：要去。明天你就要去。我们的牛吃了他的草了，我们赔了，他不能再解牛鼻子绳。他们没理，你怕他们做啥哩！

班玛旺杰赶牛去了。牛数过了，一头都不缺，该把牛打回吃草的山谷里去了。他骑着马走了，不再谈牛鼻子绳的问题了。

但是，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女人一闲下来就想起牛鼻子绳的事，就催着男人去要牛

鼻子绳。她不是把牛鼻子绳看得有多贵重，而是因为牛丢过了，东珠扎西要走了十元钱，她心里憋了一口气，要把这口气发泄出来。那两天我到他们家的帐房去过，她跟我说过把她气死了的话，这口气一定要出！她还当着班玛旺杰的面对我说，你看你看，我们这个当家人，窝囊不窝囊？叫他要牛鼻子绳去，他害怕打仗哩！不敢去！我要去，你不去了我去！我看他有多歪，叫他把我打死！叫他打死，也不能叫他吓死！当时班玛旺杰脸黄黄的一句话不说，低头坐着。

第二天早上，道吉吉天不亮就起来挤奶，他们家有十头犏雌牛呢。挤完奶匆匆地拌着吃了点糌粑，对还在睡觉的班玛旺杰说，我赶晌午回不来，你个人做些饭喽吃。放牛到半夜回来的班玛旺杰被惊醒了，抬起头来问，你做啥去？女人说我要牛鼻子绳去。说着，她就从帐房角角上抱起马鞍子走出去了。班玛旺杰大声喊，你不要去，我去！她没听，出了帐房给已拴在拴马桩上的枣红马备上鞍子，勒紧肚带。

道吉吉把马鞍子备好了，解下缰绳要上马，这时班玛旺杰急匆匆地走出帐房来了。他一边走一边把他的拴着刀子的红布系腰系在夏天夹袍上，上前一把抓住了缰绳。你真不要去，我去！我去要牛鼻子绳！他大声地说，并且用力地把缰绳从道吉吉的手里夺下来。

道吉吉没说话，也没再和男人争。她知道，男人是不会叫她去的。我们藏族人的习惯是男主外女主内，保护家庭、放牛、与外人交涉都是男人的事，除非她是寡妇。

班玛旺杰骑上马去了，马走开了，这时班玛旺杰在鞍子上转过身来说了一句话：我要牛鼻子绳去！我要牛鼻子绳去嘛，你一个人过日子行啦？！

道吉吉没谗过班玛旺杰说话的意思，还在帐房门口站着哩，还问了一句：你说的啥？你再说一遍。

但是班玛旺杰打着马跑起来了，一会儿就拐过一个垭子消失在一片松树林里了。

那天早晨两口子之间的事，是出事以后道吉吉哭哭啼啼淌着眼泪给我说下的。后来的事怎么发生的，我就说不清楚了，因为事情的过程道吉吉也不知道。过了几天，扎尕那村民调解委员会叫了几个人去东珠扎西家抬尸体，我去了。到东珠扎西家时，班玛旺杰还在他家的帐房门口趴着哩。后背上有一个刀子戳下的口子，血把夹袍和他的红系腰还有一大片草地染黑了。血已经干成黑痂痂了。

我很惊讶，问，他叫人杀了！

达让说，就是叫人杀了嘛！人家家里人多嘛，一个男人两个儿子，儿子都是大小伙子。

我问，怎么杀下的？

那说不清楚，据哇巴沟的人说，班玛旺杰去了就要牛鼻子绳，对方说没看见他的牛鼻子绳。班玛旺杰说牛鼻子绳就是你们解过了，可对方还是说没见过啥牛鼻子绳。班玛旺杰说就是你们解过了，你们说没解，我到你们帐房里搜一下。对方不叫搜，他硬要搜，双方打开了。班玛旺杰一个人打不过人家父子三人，拔刀子哩，人家一个娃娃先下手，从后头一刀子把他戳死了。

我问这事最后怎么处理了？达让说，两个村子的村民委员会谈判，吵来吵去谈判了半年，东珠扎西家赔了十五万。这是五六年前发生的事，按一个命价八十头牛算下的；那时候一头牛两千五百元，应该赔二十万，可是班玛旺杰也有责任，他先拔的刀子，就少给了五万。

公安局不管吗？

两个村子都不往上报。公安局知道了，来人了，要抓东珠扎西的娃娃，两个村子的调解委员会都不叫抓，都说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再说，东珠扎西的娃娃杀下人以后跑着藏过了，公安局抓了两次没抓住。

我又问，一条人命的命价是八十头牛，这有什么根据？

旧社会一条人命就是这个价钱。把一户人的当家人杀下了，命价是八十头牛，杀下个娃娃或是妇女，赔一半。要是杀下阿卡和头人，赔的还要多。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四、娘乃节

八十五岁的达娃问儿子万考，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吗？

晚饭吃汤面片，汤里放了许多干猪肉丁。煮的时间不够，肉丁很瘦很硬。万考嚼了好久，咽下去后大声问，啊么了？

事管会的班玛次力来了，说后天是“娘乃节”。

达娃耳朵背，脑子记不住日子，别人怎么说她就怎么说。

万考说，知道，我知道。

达娃说，荒根种完了吗？

种完了。

大豆 种了吗？

不是上个月就种过了嘛。

达娃像在回忆大豆是否种过一般，歪着头看着万考，好久没出声。万考接着吃饭。过一会儿达娃说，叫闭斋呢，我们家指定下的是两个人。万考没答话，闷头吃饭，他累了，饿了。

扎尕那坐落在迭部县西端四面环山的益哇沟，属迭山一隅，气候全县最冷，长不成小麦，只能种些大豆、青稞、燕麦和芫根之类的农作物。除了供人食用，其他用作饲料。这里习惯四月中旬种芫根，这时种植秧苗可以避免虫蛀。

三天来，万考夫妇和大姑娘召吉草天不亮下地，耕地、耙地和撒种，抢在娘乃节前把芫根种下去，为的就是安心过节。这几天他们连饭都顾不上做，顿顿拌糌粑，做活做到看不见路径的时候才收工。万考是六十岁出头的人了，这样抢着做活累得够呛，回到家连话都不想说。但他心里盘算好了，吃完饭，在被子上倚着休息的时候说，丫头，明天我们两个人闭斋，叫你阿妈做饭、喂猪。

万考有三个儿子两个姑娘。大儿子和小姑娘在扎尕梁上的牧场放牧，二儿子学司机，在外头开车拉木材贩木材，小儿子在县城上住宿中学。

召吉草正在连着炕灶的灶台上洗锅，抬起头来说，阿爸，你和阿妈闭斋吧。我闭斋饿得招不住，要饿上一天半呢。

万考看看上身穿防寒服、下身着藏族长裙的召吉草，说，你不闭斋吗？我还想着这几天种芫根乏了，叫你缓两天呢，让你阿妈做饭背水去。

我不乏。你和阿妈闭斋，我做活，阿妈，你说成不成？召吉草把脸转向坐在炕沿上的阿妈丹知草，用央求的口气说。丹知草看着她笑了笑，往年的娘乃节，都是自己做家务，做饭、喂猪，丫头闭斋。可是丫头长大了，长成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活泼好动，再叫她像小娃娃一样闭斋，不合适。她温和地笑着说，你不闭斋，那就我闭斋。你可是要早些起来，不准睡懒觉。明早要炸油果，给亲戚们送油果，还要喂猪呢。那我知道，召吉草说。

四月十五日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日，在甘南地区，纪念活动从四月十四日早晨就拉开了序幕。黎明时分，扎尕那东山的天幕刚刚露出一片朦胧的晨曦，启明星还熠熠闪烁在暗蓝色的天空，万考夫妇就起床了，因为院门的开启声惊醒了女人。女人推了万考一把，说，快穿衣裳，丫头都背水去了。按照传统，这一天闭斋的人什么活都不能干，但是万考起床后想到了牛，怕没有参加闭斋的召吉草忘记给牛喂草。他穿上日常穿的老羊皮袍，先去了趟牛圈，然后才回到自己住的偏房，洗脸、换衣裳。他换上崭新的豹皮领子的皮袍，蹬上过年时才穿的牛鼻子形状的长勒子皮靴，戴上二儿子从临夏州买来的咖啡色新礼帽，就到客房去了。往常，客房的佛龕是由达娃操心的，但今天万考用干抹布把铜制的七个净水碗擦净了，添上清水，再把七个铜制的酥油灯点着。酥油灯排成一行，灯火静静地燃烧着。他回到偏房，这时丹知草已梳过头了，也穿上了节日的盛装，脖子上挂着一串缀有猫眼石和红珊瑚珠的项链，问他，现在走吗？这时，房门突然开了，达娃一身新装走出来了，说，等一下，我跟你们一搭去。

万考说，你做啥去？

我跟你们一搭念嘛呢去。

万考说，不成不成。你不要去，你连路都走不动。

达娃说，我啊么走不动？我茅司没去者吗？

不成不成.....

万考大声制止母亲，但丹知草拉了一下他的袖子，使了个眼色，又和蔼地对达娃说：阿妈，你要闭斋就在家里吧，寺上不要去，在家里闭斋一样嘛。达娃不出声了。

万考夫妇各自拿起自己的念珠，念着嘛呢相随走出居室。他们下了台阶，经过东房门前时，丹知草推开一间房门看了一下，这是召吉草的居室。

召吉草和她的妹妹卓玛原先住在二楼的小房，后来卓玛去牧场帮大哥放牧，召吉草长大了，去年上了头，为方便交友搬到这间房来住。姑娘长大了，父母不能干涉她的社交生活了，但母亲却时刻关注着她的动向。

房内无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于是，丹知草紧走几步，跟上万考。他们出了大门，走过很陡的村道，向嘛呢康而去。他们的村子叫达日村，村子正好坐落在扎尕那阿尼堆尼神山脚下，像弥勒佛的肚子般隆起的小山冈上，山冈南端有个很大的煨桑台和一座突兀耸立的白塔。白塔旁有间很大的念经房，还有全村人集体念经时做饭和休息的几间平房。

扎尕那是被人们叫做扎尕梁的迭山南麓一块风景优美的盆地。“扎尕”是藏语白石头的意思，“那”是里头的意思，两个词组合意为白石头里边，也可译成石匣子。这个石匣子四面被高入云天的白石头山包围，山坡上长满参天古松，中间绿草茵茵，流水潺潺，还有面积不大的一些梯田。扎尕那早先是一个大部落，属下有七个小部落，现在为一个行政村七个自然村。三个自然村在石匣子外边，四个自然村在石匣子里边，从东往西、由低到高沿着阿尼玛沁和阿尼堆尼两座神山的南麓排列，

第三个就是达日村。

太阳已经从东哇村东边像利剑刺向蓝天的扎吾道峰旁边探出头来了。美丽的玫瑰色霞光染红了阿尼堆尼，染红了阿尼玛沁，染红了覆盖着扎尕那的轻雾，染红了挂在两座神山头顶的白云，也染红了达日村的嘛呢康和白塔。透过玫瑰色的轻雾，影影绰绰可以看到拉桑寺佛殿的金顶和东哇村的沓板房，它们藏在山峰的阴影里。

村民三三两两地走出沓板房，沿着梯田旁弯曲的小路走向嘛呢康。小路上人影憧憧，不断如缕，煨桑台上早就冒着燃烧柏树枝升起的浓浓烟雾了。村民到了嘛呢康先磕头，然后围着白塔转起圈来。他们都不说话，神情庄重，默默地念诵六字真言。要抓紧时间念，这天念一遍六字真言相当于平日念三亿遍，这是纪念佛祖和行善积德的好日子。

真正的闭斋是从下午开始的，因为佛祖在世的时候每日只进午斋，所以他们念嘛呢念到中午，回家吃点素食，然后又来嘛呢康继续念嘛呢。此后就不准吃饭，一直要到后天早上太阳升起，但一早一晚时允许喝些茶。

月亮升起后，万考夫妇回到家中，在偏房的炕上坐下。达娃从她坐着念嘛呢的台阶上走进来，三个人端端正正地在炕桌两边就座，万考盘腿坐着，对面是跪坐的达娃和丹知草。

这时候召吉草进来了，手里端着铜瓢，里面装着半瓢她早晨背来的水，在父母和奶奶手里各倒了一点。父母和奶奶将水吸进嘴里，漱了漱口，吐到盆里，然后开始喝清茶。

召吉草说，阿爸阿妈，你们先喝着，我到门外头破些柴去。柴烧完了。

闭斋是不能说话的，万考夫妇点了点头。召吉草把铜瓢放在茶几上，走了出去。

万考夫妇和达娃慢慢地喝茶，一句话也不说，身子不能挪动，只能动一动手——把开水添进茶碗。这是规矩。

半小时后，他们喝完茶，该是拿水漱口的时候了。漱口完毕就可以下炕活动一下，然后睡觉了，但召吉草把盛着水的铜瓢放在离炕几米远的茶几上，他们的手够不到，只好静静坐着，等召吉草进来端水。

他们等呀等呀，等了一顿饭的工夫，又等了一顿饭的工夫，召吉草还不进屋。三个人互相看着，神情困惑又焦急。他们仰起头倾听，外面没有任何响动，连劈柴的声音也听不见。

终于，万考忍耐不住大喊了一声，丹巴！丹巴是邻家的年轻人。丹巴……丹巴……万考扯着嗓子连着喊了十几声，才听见院子里脚步声响。丹巴跑进来，惊讶地看着他们说，出啥事了，阿库？

万考气哼哼地说，把茶几上的瓢给我拿过来！

丹巴把瓢拿来，往万考手里倒了点儿水。万考刚接了一点儿就急着往嘴里吸，然后“噗”的一声喷在地板上。他猛然站起身，跳下地蹬上靴子，大声问，你看见召吉草了没有？

没有呀！

柴垛跟前没有吗？

没见呀！到底出啥事了？丹巴惊讶地望着满脸火气的万考问。

跑过了，这丫头跑过了！不知跑到啊达去了！

丹巴明白怎么回事了，一边往丹知草的手里倒水一边说，阿库，你甭着急，召吉草可能到谁家串门去了……

串门去了？！万考大发雷霆，把我们在炕上晾下，她倒串门去了？！

万考气呼呼地走出偏房，先去客房看了看，又到召吉草住的房间看了看，房门在他身后乒乒乓乓地响着。他跑到大门口，旋即跑回院子来，脸都气白了，大声吼叫着，没有嘛，柴垛子那达根本就没人在嘛！她说是破些柴去呢，柴垛那达就没人，连柴刀都没有嘛……这个死丫头！

丹知草从正房的台阶上走下来，脸色白白的，说，你先甭着急，再找一找嘛……丹巴也劝万考，不要急，阿库。说不定谁有啥急事把她叫走了，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不可能！不可能！再急的事她也要进来言传一声！

找一下，找一下再说……丹知草说。

哪里找去！天这么黑了！

丹知草不再说话，匆匆走出院门。丹巴跟了出去，说，我也找去。

万考气呼呼走进客房，旋即走了出来，没人和他说话，火气没处发。他在月亮地上站了一会儿，也走出院门去了。走进村庄的一条巷道，听见丹知草扯着嗓门喊召吉草，便转身进了另一条巷道。他没有像女人那样大声喊，而是悄悄走到一个门洞站定倾听，听院子里有没有喧哗的声音。如果有年轻人的喧哗声，召吉草就可能在那里。听了一会儿，院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又走到下一个门洞去。他不愿意叫

门，不想让人知道大姑娘找不见了。

达日村是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三个人很快就把全村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召吉草。回到家，丹巴说，说不定是跟上哪个男人跑过了吧。

万考一下子不出声了，这是他最担心的事。其实，在村里找来找去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这种事了，但心里又不断否定自己的判断，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召吉草和哪个男娃娃有来往，丹知草也没有提起过这种事。在偏房的炕沿上坐了良久，他问丹知草，丫头会跟谁走了呢，你能想出是谁吗？

丹知草说，想不出是谁。

这段时间有男娃娃来找过她吗？

没有。

她没给你说过这样的人吗？

有了我还不跟你说嘛。

万考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问丹巴，你们年轻人当中听说过召吉草跟谁有来往？

丹巴说，没有，没听说过。召吉草岁数小，跟我们这么大的不来往。

召吉草的失踪搞得万考夫妇心神不定，不仅这天晚上没睡好觉，转天把过娘乃节的活动也冲掉了。两口子虽说在日出之前就起来，但是只有万考和达娃坐在炕上喝茶，丹知草为他们烧茶，喂牲口、背水。喝完茶，达娃坐在台阶的板凳上念嘛呢，万考夫妇分头去打听召吉草的下落。万考骑上马往东走，丹知草步行往西去，那边还有代巴村，念嘛呢的事根本就顾不上了。

万考的行动注定是场徒劳。他先到邻近的业日村，村里人大都去嘛呢康念嘛呢了。好不容易找到个人问，看见我家的召吉草了吗？对方一句话不说，光是摇头。没办法，万考只好牵着马走到这家门前听听，走到那家推开门看看。他想，谁家的小伙子把召吉草领来了，家里总该有些喜庆的迹象吧。结果他搞得很狼狈，一次，在一家门口侧耳倾听，大门哗啦开了，主人出来惊讶地问：啊哟，是万考阿哥嘛，你怎么在门上站着呢？他只好脸红脖子粗地跟人说，我找丫头着呢，我的丫头不知道哪里去了……主人哈哈地笑着说，你的丫头哪里去了，我啊么知道呢……还有一次，他推开一家的大门，正往里探头呢，一只狗忽地扑了过来，把他的新皮袍咬住了。气得他踢了一脚，狗惨叫着逃回去了，看家的姑娘却追了出来。那姑娘不认识他，追着问他，你打我家的狗做啥呢？

他原计划逐村去打问，问完东哇村再到石门外的纳加、尕固和益藏去。扎尕那外的三个村与扎尕那内的四个村“插箭”和过年都在一起，有可能召吉草认下哪个男娃娃了，男娃娃把召吉草领跑了。但是，他仅仅去了业日和东哇两村，就已经口干舌燥，失去了信心，垂头丧气回家了。

午后三四点钟，他回到家，把马往圈里一拴，回到炕上躺下，连念嘛呢的心思都没有了。丹知草早就回来了，也没打听到什么消息。就在他躺着生闷气的时候，大门口传来了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二儿子更堆群佩噔噔噔地走进来了。

更堆群佩今年二十五岁。七八年前万考还在扎尕梁的牧场放牧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政策变化，取消了木材计划调拨，允许牧民个人买卖木材。更堆群佩就跑到甘南州首府合作市学习汽车驾驶，拿到了驾驶执照，回来后与县城里一个年轻人合伙买了辆解放牌卡车，从迭部县的几个林场拉木材去临夏市贩卖。他有了点钱后在县城买了房，把家安到城里去了，还买了辆新车。

更堆群佩今天刚从临夏市回来，买了茶叶、桂圆和两大瓶鲜奶送过来。扎尕梁上的牧场因山高路远，住在村里的父母喝不上牛奶，更堆群佩每次出车就买些瓶装鲜奶或奶粉带回家。

万考很喜欢这个儿子，脑子灵，学啥会啥，又见过世面，办事干练老成，有主见。尽管他心情不好，但是看见儿子还是坐了起来，问，这一趟去临夏路上平安吗？更堆群佩没回答。他看出家里出什么事了，今天是娘乃节，父母这时候本该在嘛呢康的。于是他问，阿爸阿妈啊么没念经去？

万考垂下头没说话。丹知草把召吉草失踪的事讲了，说，你阿爸都快急出病来了。

更堆群佩静静地听着，然后说，你们急啥嘛！今天是娘乃节，抢下我妹妹的人肯定不能动弹。明天，最迟后天，你们就在家蹲着吧，谁抢下的谁自己就上门来了。阿爸，你就等着喝酒吧。

就是不知道她跟了个啥人，家境咋的个样。万考忧虑地说，你妹妹岁数还小呀，就害怕叫坏人给骗了。

等着找上门来再说吧。

事情还真叫更堆群佩说中了。转天早晨开斋了，太阳出来后万考一家人才开始吃饭。丹知草煮的大米稀饭，三口人坐在偏房的炕上就着儿子买来的四川榨菜吃油果。刚刚吃完饭收拾了碗筷，就听见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万考夫妇忙整理好衣裳走出去挡狗开门。扎尕那的纳加石门外头尕固村的多吉次仁一身新装站在巷道里，手里牵着马。看见万考，多吉次仁摘下礼帽弯着腰说：

乔戴莫。

乔戴莫。万考回礼。

乔戴莫。丹知草也说，并且急急忙忙从多吉次仁手里接过缰绳，把马牵到牲口圈里去。

唉呀，你可是稀客呀！啥风把你刮到这达来了。万考热情地把客人让进门来。尕固村虽然离达日村十几里路，但年岁大点的人都相识，他们在拉桑寺一起念嘛呢，“插箭”时也见过面。

多吉次仁进了客房，在靠窗户的沙发上坐定。丹知草把炉子点着，沏好酥油茶，端上油果之后，万考对客人的态度立即就变了。因为多吉次仁刚刚喝了两口酥油茶，就把手伸进提来的一个帆布袋子里，提出来三瓶酒，说，万考阿哥，是一场喜庆的风把我刮到你家里来的，我是给您道喜来了。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给我道的啥喜嘛。万考的口气变得冷冰冰的。

不过年不过节就没有喜事吗？你快些把酒盅盅拿过来，我们喝上两盅了我再给你说今天的喜事。

酒盅盅是有呢，这酒可是喝不成。我年轻的时候在佛爷跟前磕过头，发过誓，这一辈子不喝酒不吸烟。

你说的话我就不信，磕过头以后你再就没沾过酒没吸过烟？

沾是沾过一次，那是1958年我跟着人当土匪，叫解放军俘虏了。一个解放军给我让烟呢，我吸了一根。那是没办法，解放军给的烟我不敢不吸。

沾过一次就能沾两次，今天我们一搭里再沾一次。有喜事哩嘛，佛爷不怪。

说着，多吉次仁就从腰带上挂小刀的地方解下起子开酒瓶，可是万考坚决地伸手把多吉次仁的手抓住了。不要开，你先不要开！把事情说明白，到底有啥喜事，为什么这么早到我家来叫我喝酒呢？

多吉次仁的脸上挤出笑容，万考阿哥，确实是喜事。我家有个二十几岁的儿子，你家有个长大了的丫头，我们两家成亲家了。这不是喜事吗？还不该喝个酒吗？

哎呀呀，是这么回事呀！我的丫头丢过着两天了，啊么找也找不着，正想着要到派出所报告去哩，谁把我的丫头抢过了，才是你们家的人抢着去了！你赶紧回去，快快地把我的丫头送回来，我们两家人就算没事了，我就不报告派出所。

万考说得干脆又坚决，终于把憋了两天的闷气发泄出来了，但多吉次仁却是一点不生气，厚着脸皮说，阿哥，你把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现在是啥时代了，我们能抢你的丫头吗？再说呢，你的丫头也不小了，我的娃娃就是抢也抢不去呀。那不是牛娃子，想赶就赶上走了。那是你的丫头看上我的娃娃了，我的娃娃也看上你的丫头了，他们两个人商量好的，趁着娘奶节的日子，我的娃娃接来了，她就跟上着到我家去了。阿哥，你还是要尊重娃娃们的意见哩，娃娃们已经同意了，我们两家人就把亲家做下。这不是大喜事吗？

丫头同意了吗？我的丫头同意跟你的娃娃了吗？这样的话我啊么没听见？你先不要说当亲家的话，先把我的丫头领回来，叫她当面给我说一下，是不是看上你的娃娃。她要是当面说一声看上了，我就不拦了，你再领上了去。

多吉次仁嘿嘿嘿地笑了，说，阿哥真是个聪明人，这是哄娃娃们的把戏。你想得好得很，一来你就不放了。把你的小把戏收起来，我们还是面对现实.....

现实，你要面对现实吗？现实就是我的丫头不管是你的娃娃抢走的，还是她自己跟

上着走的，反正我没同意。我不同意，这个亲家就做不成！

多吉次仁软磨硬泡了半天也没结果，只好把酒提回去了。

这天傍晚，更堆群佩又开着车回家了，听说妹妹叫多吉次仁的儿子领跑，他很赞成阿爸的处理方法，说，不能给，我妹妹坚决不能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夏道部。那是个土匪嘛，绕巴不就是夏道部打下的吗？

万考说，知道，我知道。是他的儿子打下绕巴的，我才没答应。

去年藏历新年的时候，全扎尕那的人在拉桑寺庆贺新年。年轻人在村委会的篮球场打篮球，多吉次仁的儿子夏道部和万考的小儿子绕巴抢球时发生争执，夏道部拿石头把绕巴的头打了个大窟窿。至今前额上还有一条伤疤，刀戳下的一样。这事更堆群佩和弟弟商量过，要到尕固村去把夏道部打一顿。到现在还没去打，夏道部倒把召吉草领跑，真是气人！

但是，多吉次仁家对这门亲事不愿意轻言放弃。第二天，多吉次仁又提着酒来，并叫上了儿子的舅舅来当说客。藏民对舅舅的身份是很看重的，比叔叔更受尊重，可舅舅来了也没说通。过了一天，多吉次仁又请出个人来，是万考被尕固村招赘的弟弟沙拜次力。弟弟回娘家来了，万考当然要热情招待，于是弟弟劝他，既然丫头自己同意，跟上多吉次仁的儿子走了，那就给去吧，这样当成亲家的多得很。你不同意，硬是要回来，将来再叫人抢走了，你不是更着气吗？

万考还是不答应，不是不给弟弟面子，也不是因为多吉次仁的儿子打了绕巴，而是因为姑娘私奔伤了他的面子。他并不是老古板，姑娘十六岁就上了头，还是他叫姑娘从楼上小房搬下来，睡到靠近大门口的东房去的，实际上是给姑娘提供了交友的空间。但是男方没有正式来说亲，就把姑娘领走了，这种行为他接受不了。

弟弟说，这你不要怪人家的娃娃，他知道跟绕巴打过仗，怕媒人来了你不答应，没办法才把召吉草抢过了。

那娃娃心黑得很。我家的绕巴比他小四五岁，他拿石头把头打了个窟窿，那是个土匪嘛！

事情就这样顶起牛来，万考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男方也不放弃，便打发小两口出门，去西藏磕头。小两口时不时从西藏打电话和家中联系，听说万考一直不松口，他们便滞留西藏不回家。这样过了一年，小两口的儿子出世了，他们才回到扎尕那。女儿抱着孩子来看万考和丹知草，万考夫妇不同意也没办法了。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五、小妹的婚事

召吉草和夏道部私奔的那年，万考一家人硬是不同意两个年轻人的婚事，亲家差点儿成了仇人。后来召吉草和夏道部生米煮成熟饭，两家人终于冰释前嫌。每年春播秋收的季节，这家的青稞黄了，那家的年轻人过来拔青稞。那家要种芜根了，这家也去帮助犁地和撒种。老人们过年过节都互相走动。扎尕那的人都说，这两家的亲家做得好。可谁也没料到，过了六七年，两亲家之间产生了龃龉。

一天，更堆群佩开着汽车来扎尕那看父母。回县城的时候，小妹妹卓玛要搭车到城里转一趟，说想买点搽脸油什么的。更堆群佩不让她去，说，明天要开车去岷县拉水泥，不回来了。买什么牌子的油，他下次再带回来。卓玛说，没关系，自己会

坐“招手停”的面包车回来。

他们说话的时候，阿妈丹知草在旁边，丹知草对更堆群佩说，她要去你就带上，回来不要你送，坐“招手停”，一张票才六元。她很长时间没进过城了，急呢。更堆群佩同意了。

卓玛是在姐姐召吉草私奔那年被万考从牧场叫回来的。召吉草跑了，家里缺个端茶端饭的人。

卓玛跟哥哥走的时候对阿妈说，天黑以前她回来做饭，可回到家已经晚上十点钟了。家人等得不耐烦，丹知草自己去做饭了。卓玛回来后说，从城里出来才五六点钟，日头还高着呢，经过尕固村就下车到姐姐家看了一下，坐了一会儿再走就没车了，只好步行回来。她还说，姐姐的婆婆有病了，心口痛，到县上看了，到合作也看了，治不好。在寺院算了个卦，佛爷说念个经就好了。姐姐家已经请好阿卡了，过两天念经呢。姐姐说了，念经的时候要给阿卡们做饭。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叫我帮一下忙去。阿妈，我去吗不去？

丹知草回答，那去嘛，阿姐叫了你就去嘛。

那我走了谁给您和阿爸阿婆做饭呢？

丹知草嫌她问得奇怪，说，能做几天饭？

卓玛不吭声了。

丹知草说，你走了就我做呗。

第三天早晨，卓玛做好早饭，等全家人吃过，她洗完锅碗，换了件新的夹袍，对母

亲说，阿妈，我到姐姐家去了。丹知草说，去吧，说下了要帮忙呢，那就早点去吧。

一般情况下，家里念经就是两天，一天准备，一天正式念经，第三天卓玛就该回家了，但是她直到第五天也没回来。家里人觉得蹊跷，就叫丹知草坐“招手停”去尕固村大姑娘家看一下。

丹知草在大女儿家没看见生病的亲家母，只有召吉草和她的一男一女两个娃娃在家里。她问召吉草，夏道部的阿妈啊里去了？

召吉草说，那在牧场里呢。

不是说病了吗？

没有呀。

丹知草一愣，继而问，你妹妹呢？

噢，你是说卓玛呀，那跟上贡巴甲到牧场去了。

丹知草真有点懵了——贡巴甲是女婿夏道部的弟弟，多次去扎尕那帮她家犁过地，拔过青稞，挖过芫根，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小伙子。她急忙又问，卓玛跟上他到牧场做啥去了？

召吉草拉着长腔说，那我啊么知道呢。前两天贡巴甲从扎尕梁下来，在家里住了两天。后来说是要回牧场去呢，卓玛就跟上去了，她没跟我说去牧场做啥呢。

丹知草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儿从炕沿上栽下来。她稳了稳神，这才恨恨地骂起来，你个死丫头，你说，你妹子是不是跟上贡巴甲跑了！

召吉草不说话。

丹知草追问，你给我说实话！两个人是不是上西藏去了，磕头去了？像你那一年一样！

召吉草低沉地应了一声，啊呀。

丹知草没再说话，久久在炕沿上坐着，脸色变得黄黄的。她摇摇晃晃走到召吉草跟前，“啪”的一巴掌打在女儿脸上，啊哟哟，你的胆子也就太大了！你知道不知道，那一年你跟上夏道部跑过了，你阿爸就差些气死。这又出下这么丢人的事，你还叫你的阿爸活人不活人了！你说，我家里去了怎么给你的阿爸交代呢？！

召吉草不出声。

你给我说，是不是你出下的主意？那一天是不是你叫卓玛回去了哄我，说是夏道部的阿妈病着哩，要念经呢？

召吉草还是不出声，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半边脸充了血，红得像贴上了一块红布。

这时，外孙子和外孙女吓得哇哇大哭。丹知草没去理会他们，只是骂了声，害人精！然后就慢慢地转身走出门去。她已经木愣愣地走出大门，身后突然传来召吉草长拖拖带着哭音的喊声，阿妈，你缓一会呀，缓一会了再走……但她脖子都没转一下就离开了尕固村。

因为生气，丹知草连坐“招手停”的事都忘掉了。她沿着风景如画的益哇沟往扎尕那走，一路都想着回家后怎么给丈夫万考说这事，万考知道会不会背过气去？她甚至想，万考会不会迁怒于自己，嫌她没把姑娘管好？她胸腔里装满了愤怒，腿软得

几乎走不动了。

扎尕那的年轻人驾驶着“招手停”在她身旁停下了，司机摁喇叭，还喊道，阿婆坐车吧……她就像没听见一样，仍慢腾腾地走着。

走过纳加村，走过狭窄的纳加石门，走过山坡上沓板房密集的东哇村和业日村，终于到家了。

她坐在偏房的炕沿上对万考讲述事情原委，一边讲一边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万考，怕他跳起来，怕他把腰刀插进系腰里跑出去，或者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翻在地……万考很少打女人，但是一旦气坏了打起来，出手重得很。扎尕那屡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丫头跟着小伙子跑了，当家人不同意，可又要不回丫头来，于是就归罪于当妈的，说她们管教不严，有的甚至说是母女串通一气，结果逼得母亲到女儿婆家门口上吊。

没想到，万考听完她的话半天没说话，忽然倚着被子躺下了，躺到天黑才起来吃饭。饭后，他对小儿子绕巴说，明天你到城里去一趟，更堆群佩没出车的话，叫他回家来一趟。

万考的口气很平静，丹知草长长地出了口气，心想，更堆群佩来了会想出好办法吧。更堆群佩三十多了，见多识广，近年来家中每逢大事，万考都叫他回来商量，拿主意。

次日，绕巴吃过早饭去城里，不到两小时，更堆群佩就开车回到了家。他静静地听完来龙去脉后说，这没办法。人家两个人已经跑过了，你能追回来吗？到哪里找去？他们现在至少已经到西宁市了。

你的意思是同意两个妹妹都叫多吉次仁家抢走？！万考冲动起来。

那不是，我也不同意卓玛到他家去。这种事我还没听过，两个丫头都给到一个家里。这样的亲戚做下，好了确实是好，亲上加亲嘛，要是不好了也确实麻烦大得很。一定要把她要回来！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当下啊怎么做呢？

当下可是没办法，见不着人嘛。不光见不着我妹子，连人家的老人也避开了，你能有啥办法？等着吧，等到我妹子回来，我劝她，不能叫她跟贡巴甲。

到时候你能劝着回来吗？万考愁肠百结，毫无信心地说。

劝呗，尽量劝呗。

后来事态发展简直就是六年前的事件翻版——过了几天，多吉次仁提着酒来了，他的亲戚们来了，一趟一趟地请求万考允诺婚事。万考一律拒绝，他说，我的一个丫头叫你们抢走了，还要接着抢另一个丫头。啊么了，我上一辈子欠下你们家的债了吗？

一年后，卓玛回到了尕固村，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回娘家看父母来了。万考大发雷霆，骂卓玛不听话，不孝顺，不要脸，下贱，接着劝卓玛不要回尕固村去了，就在家里住下，说我养着你。卓玛一个劲儿哭，求万考同意自己的选择。万考见卓玛不肯回心转意，就把更堆群佩叫来劝妹妹。

更堆群佩说，卓玛，你还是回家来吧，过去的事我啥也不说，你和贡巴甲感情好也罢，不好也罢，反正这门亲事我们两家做不成。你想过没有，你姐姐嫁到他们家了，你再嫁过去，要是你们日子过得都好，那就好得很，确实是好，两家是亲上套

亲嘛，可是一旦有一个人出了啥事，闹矛盾了，我这当哥哥的，还有阿爸阿妈啊怎么办呢？我们啊么说话呢？说还是不说？说吧，还有一个在人家里坐着呢，关系不好处理。不说吧，外头人看我们娘家人不管自己的丫头，会说我们娘家人没本事，你们也要怪娘家人不管。这就是我和阿爸阿妈不同意你跟贡巴甲的原因。

被新婚的甜蜜生活和初为人母的幸福包围着的卓玛，脸上荡漾着美丽的光彩，她柔声柔气地说，阿哥，我就听不明白你的话，我和姐姐在贡巴甲家里坐下，能出啥事？我们一搭长大的，又一搭里给人家当媳妇，说个话做个啥还像在家里一样，不是更好吗？

更堆群佩说，你看你，我说的话你啊么就偏不来？你们两个人嫁到一个家里，好了当然是好，可是过日子的时间长着哩，时间一长，总有一个人会为啥事吵个仗，或者说个啥话跟人家闹矛盾吧？扎尕那有多少媳妇离婚了，有的是两口子合不来，有的是男人不要婆娘，打发回娘家了。这样的事少吗？你不知道吗？

我们不会出那种事。

你瓜着呢，你现在是刚和贡巴甲到一搭，热乎劲儿还没过去。等着热乎劲儿过去了，打仗骂仗的日子就来了，哪有铁勺不碰锅沿的事呀！

卓玛不出声了。

更堆群佩又说，你回来，把我的话听下。过段时间你再看上啊一个跟上了去，就是不要跟贡巴甲。到那时我肯定不反对，阿爸阿妈也都同意，我给你保证下。你要是不听家里人的话，和你姐到一个家里坐下，我真是不同意。今天说这样的话，你可能听着不舒坦，怪你的阿哥——啊么不盼着你好，啊么非要拆散你们呢？可是我当哥哥的，今天这话就要说呢，要是不说，将来真出了啥事，你还怪我没劝你。

你有了个娃娃——这个尕丫头，可能有顾虑呢，担心再出嫁的话丫头不好办。这你都不要考虑，我的娃娃不多，就两个儿子。到你出嫁的时候把丫头给我，我养她，把她当成我的丫头养着。她该上学的时候，学费我出上，等长大了要嫁人的时候，我给她办嫁妆。你放心，这你都不要操心。

卓玛还是一句话不说，用沉默表达她的决心。更堆群佩看妹妹一点儿听不进自己的话，便不再劝了，缓和地问，你是啊么想下的，非要跟贡巴甲？

卓玛说，姐姐跟我说下的。姐姐说，我们是亲姐妹，他们是亲弟兄，你来，你来了我们一搭在一个家里坐下，这家人好着哩。我也想着跟姐姐一搭坐下，姐妹互相有个照看，比到没个熟人的家里坐去好一些……

召吉草是个糊涂虫……更堆群佩忿忿地说。

卓玛在家里住了几天，贡巴甲来接了，提着酒和礼物，包括给丹知草的西藏产的氍毹，给万考家人一人一件衣裳的布料。万考虽然板着脸不给贡巴甲好脸色，但还是收下了。

后来的事情被更堆群佩不幸言中。卓玛去了尕固村一年多，腹部突然痛起来，发作时痛得在地上打滚，过几个小时或一天就好了，能正常劳动和吃饭，可过几天又犯了。村里人说她得了阑尾炎、胃病，还有人说是胃癌，活不长，因为她急剧地消瘦。贡巴甲领她去县医院，还到合作市的州人民医院看病，B超也做了，医生都说没病，可能是胃部发炎，开了些消炎和镇痛药。吃完药，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了。时间长了，每当她发病不吃不喝躺在炕上的时候，婆婆就说她装病，说她小病大养。又过了半年，贡巴甲干脆撵她回娘家，说你回娘家去吧，你的病我没办法。你娘家可能有啥办法能治好，治好了你再回来，治不好你就在娘家住着去。

春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万考夫妇和小儿子种完蚕豆，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发现卓玛拎着小小的包袱站在家门口。看见父母从巷道里走来，卓玛消瘦、蜡黄的脸上涌现淡淡的红晕，她窘迫得磕磕巴巴地说，阿爸阿妈.....我.....回家来了，贡巴甲不要我了.....

当万考明白怎么回事之后脸色也变得黄黄的，他低头吃饭，一句话不说。下午，他换了身新皮袍，戴上礼帽，对卓玛说，走，我们到你婆家去一趟。卓玛不肯，万考大声训斥道：走，我们一搭走！当初我不叫你跟贡巴甲，你哭着闹着要跟呢。现在有病了，他就把你打发回来了，那成吗？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吗？！他就像押解俘虏一般，将卓玛送到多吉次仁家去了。

但是，卓玛在婆家住了半个月，自己跑掉了。这次她没回娘家，而是跑到城里更堆群佩家去了。她哭哭啼啼地对更堆群佩说，自己肚子痛得很，贡巴甲还打她骂她，撵她回娘家。

如今的更堆群佩事业发达，他和在迭部白龙江上建发电站的浙江老板拉上关系，又贷款买了两辆双桥的大卡车，给在建水电站运水泥钢筋。他在县城旁的然闹村买下一个院子，妹妹来了，就腾出房间叫妹妹住，还对她说，贡巴甲不要你，你就在我这达坐下吧，帮你嫂子给司机和娃娃们做饭。等我闲一些了，拉你到兰州看病去。

一天，一个纳加村的熟人来找更堆群佩，要雇车运牛到临夏市贩卖。那人认识卓玛，问更堆群佩，你妹妹怎么在这里？他回答，贡巴甲不要我妹妹了，她没处去，到我这达来了。那人说，不会吧，贡巴甲怎么会这样做？等一会儿我把她领回去跟贡巴甲说。更堆群佩不让领，说，我妹妹不是装病，是真有病呢。她到我家来才七八天，就犯了两次病，肚子痛开的时候脸上滚着豆子大的汗珠子，衣裳都湿透了。受不了的时候在地上爬，全身都是土。我过两天带她看病去呢。

他认为妹妹可能患上了妇科病，又听说临潭县的妇幼保健院擅长治疗妇科病，就带妹妹去了临潭县。医生叫卓玛做了B超后，说她没啥大病，就是胆结石，胆囊里有三个豌豆大的石头，要到县人民医院开刀，把石头拿出来就好了。他开车把妹妹拉到县人民医院做了B超，却说没有胆结石。他又跑回临潭县的医院，找到做B超的医生，说，你说我妹妹有胆结石，可是县医院的大夫说没有，到底有没有？医生说，你到县医院开刀去，胆结石有呢。开完刀如果没有石头，你的手术费、住院费我给你出上。

这次他去县医院直接找院长，院长叫做B超的医生仔细检查，结果还真有石头呢。于是立即手术，把三个豌豆大的石头取了出来，术后第三天卓玛就能下床走路了。

卓玛回到迭部没再发过病，身体胖起来，脸蛋变得红润。消息传到益哇沟，贡巴甲听说后跑到城里来找更堆群佩，说来接卓玛。更堆群佩生气地说，卓玛不去你们家了。她有病的时候你不要她，打发她回娘家来。病治好了，你又要呢。我们家的人就这么贱吗？我妹妹就真是没人要吗？没人要了我养着，不去你们家！贡巴甲急忙解释，更群老哥，你这么说就把人冤死了。卓玛得病后我领着到处看，迭部也看了，合作也看了，几千元钱花上了，大夫都说她没啥病。我没办法才说你回娘家住几天去吧，或许你们家的人能有啥办法.....不是不要她，确实是把人难住了。你不知道，她肚子一痛开，地下睡呢，院子里也爬呢。过一会儿又说好了，上炕睡下了，被子叫她扛得土苍苍的。她在地下爬着呢，我扶一下她，想把她扶到炕上，她又骂又打的，扶都不叫扶。

更堆群佩说，那有病呢，是装的吗？！她在我这达也犯了几次病，疼得招不住，头往墙根上撞，满院子爬呢。要是个好人，能那么做吗？

不知道，真不知道她得的是胆结石。更群老哥，你就原谅一下，兄弟我没上过学，

没文化，不知道她得的是这种病。我们尕固有个婆娘得了胆结石，但她的症状是人乏着不成，走不动路，做不动活。她做手术，取出来一把石头，也没像卓玛这样痛得打滚……唉，你看这样好不好，你领着卓玛治下病的钱我给出上，这几个月的伙食费我也出上，人我还要领回去哩。你就叫我领回去吧，我的丫头不能没有阿妈……

更堆群佩觉得贡巴甲讲的有些道理，自己不能硬把妹妹两口子分开，就说，这事我不能做主，卓玛回去还是不回去，要她自己决定。她要不回去，我也不能逼她。

卓玛被叫过来，更堆群佩问她回尕固村还是在城里住？

卓玛说，我不回去，回去了他还打我呢。

贡巴甲涨红了脸说，不打了，不打了，我在这达保证下，往后再不打你了。

卓玛却坚决不回去。

贡巴甲无奈，只好先回家去了，但还想着卓玛，隔三差五去达日村找万考，恳求岳父劝卓玛回家去。他跑的次数多了，万考动了心，托人捎信给更堆群佩，叫他回达日村一趟，有事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更堆群佩回到迭部后对妹妹说，你不回婆婆家也中呢，不回去你就到扎尕那去，和阿爸阿妈一达过去。阿爸阿妈老了，家里要个背水做饭的人呢。

于是卓玛回到娘家。娘家离得尕固村近，贡巴甲和他的家人三天两头来叫她回去。过了两三个月，卓玛终于回到贡巴甲家里，因为贡巴甲请来的一个说情人吓唬卓玛，说，你说不回就不回了吗？国家有法律呢，你要是不回，管计划生育的人会找你，你们要办离婚手续，要把你的姑娘判给你，你现在怀着的娃娃也判给你呢。政府的政策是保护妇女和儿童，不能叫当阿妈的和儿女分开。卓玛一听这话吓住了，

自己带着两个娃娃怎么过日子？改嫁还有人要吗？想来想去就回到贡巴甲家了。

卓玛走后，万考家一天三顿饭就由丹知草来做，背水也成了她的活儿。万考看着女人的鬓角白了，对小儿子绕巴说，你要快娶个媳妇……绕巴却不着急，说，我要到兰州打工去呢。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六、给奶奶的礼物

农历十一月初的一天傍晚，达娃老奶奶和儿子万考在炕桌两边坐好，准备吃饭。蒸馍和粉条炖肉已经端上桌，小姑娘卓玛突然喊了一声，二哥来了！然后就“噔噔噔”跑出去，接着大姑娘召吉草也跑出去了。万考先是仰起脸听一听，房外果真有嗡嗡的汽车引擎声，就放下刚刚拿起的筷子，穿上皮袍，下地蹬鞋，忙忙地把皮袍提高一些，系上系腰。

万考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二儿子更堆群佩也进了院子。他一手提着箱啤酒，一手提着装着很多青菜的竹筐子。大姑娘跟在后边，抱着一口袋面粉。看见父亲，更堆群佩说，阿爸，你出去拿一下，还有些东西呢。我把菜先提进去，要不冻过呢。

万考踩着没扫净的积雪走出院门。天已经黑了，暮色四合，但是近处还能看清，他看见解放牌大卡车旁边的雪地上，放着更堆群佩的皮袍，粉条和大米各一袋，一大盒罐装可乐，以及一篮子酱油、醋等瓶瓶罐罐，还有一包用白布裹着像棉花一样的东西，卓玛正把它抱在胸前往里走。他便抱起大米，又提上更堆群佩的皮袍。

他走进院门的时候更堆群佩又出来了，说，你少拿些嘛。给我给我.....更堆群佩把面粉和粉条放在客房，蔬菜等不抗冻的东西搬进住人的偏房，然后才洗手上炕。他的母亲丹知草已经把饭菜都摆在炕桌上了，除了先前炖好的粉条肉，还有刚刚才热好的血肠、肉肠、猪肋巴，还有油果。

啊哟，今天的饭啊么这么丰盛？更堆群佩高兴地说，然后对召吉草说，拿来，把纸箱子里的可乐拿来，还有啤酒。今天这么好的菜，我们喝点啤酒。你们谁想喝啥就自己拿，还有橙子汁呢。召吉草把啤酒拿来，万考却不喝，说，我喝些可乐。更堆群佩“蹦蹦”拉开几罐可乐，在奶奶和父母面前各放了一罐，说，阿婆你喝。达娃在炕桌旁跪着双手扶住可乐罐儿，伸长脖子用下陷的嘴唇吸着，喝了一口，满心欢喜地说：昨天我们把猪杀了。

更堆群佩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 he 最喜欢的肉肠和血肠一边问，杀了几头？万考回答，杀了六头。更堆群佩又问能吃到明年冬天吗？万考答，叫你哥再送几只羊来，差不多。接着又说更堆群佩，你买这么多东西做啥？更堆群佩答，快过元旦了嘛。万考说过元旦也不能乱花钱。更堆群佩说，没乱花钱，这都是白来的。白来的？万考瞪着更堆群佩。更堆群佩解释道，这趟木头是从日宗沟里拉上的，检尺员都是熟人，多装了一方。一方就是一千元。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饭后万考还在喝可乐。这种甜丝丝的东西他很爱喝。突然，他朝着卓玛喊了一声，你翻揭啥呢！

更堆群佩看了眼地下，见小妹卓玛正在摸索那个白布包袱，便说，拿来拿来，那是我给你们买下的衣裳。召吉草，你把炕桌上的这些收拾过。

召吉草把炕桌上的碗筷端走，卓玛把包袱抱上来，解开，是一大堆衣物。更堆群佩

先把一套明黄色的腈纶棉防寒服拿出来给了小妹，说，这是你的。原来的脏了，过年时换上。然后又把一块很艳的拉绒头巾给了召吉草。他给父亲一件很厚的像面包一样绵软的鸭绒防寒服，给母亲的是一件紫色的毛衣。大妹召吉草说，才给我买了个头巾！他回答，那你还要啥哩？你啥都有了，牛仔裤都有了！大妹不出声了。最后，他把放在包袱最下边一个很精致的纸盒子捧给达娃说，阿婆，这是我专门给你买下的。

这是个啥嘛？达娃眼睛闪着惊奇的亮光看着纸盒子。

保暖内衣。

保暖内衣是个啥嘛？

打开，你打开了看。

达娃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手背上长着很多黑色斑点。在更堆群佩的帮助下，她撕去粘住盒盖的透明贴。折叠得很整齐的一套淡蓝色的纯棉保暖内衣展现在眼前。她把上边的一件拿出来展开，看了看，又将手伸进里边摸了摸，说，这是件绒衣嘛。

更堆群佩说，这是保暖内衣。

连绒衣一样嘛。

全家人都笑起来。丹知草也伸手摸了一下里子的绒，说，是跟绒衣差不多。更堆群佩说，差不多是差不多，可价钱比绒衣贵得多。这薄薄的两件，就要一百五十元钱呢。

听说要一百五十元，万考也伸过手来了，说，我看一下，啊么的个内衣，这么贵？

他看了看，摸了摸，还给达娃说，这就是绒衣，比我穿的还薄一些呢。哎，现在的这事啊么说呢，还是绒衣，还薄了些，换了个名字，价钱就成倍地涨上去了。

其他人都笑，更堆群佩却不笑，说，那到底还是不一样嘛，这衣裳的做工精细。阿婆，你再看一下裤子。

达娃把裤子拿起来展开，看了看，说，这给召吉草穿去。我不穿。

阿婆，更堆群佩说，这是现在最时新的衣裳，是城里的有钱人——老板们穿的衣裳。穿上热得很，城里的人们冬天就穿这么一身衣裳，再穿件西装，就过冬呢。

就是的，就是的，我在电视里看见过。阿婆，你穿上吧。召吉草说。

达娃说，我不穿，我不是穿着绒衣吗？

更堆群佩说，知道你有绒衣呢。你的绒衣不是上衣吗？不是旧了嘛，那不保暖。这次给你买的是一套，除了上衣还有裤子，你都穿上腿就不冷了。

我不穿！我的腿不冷嘛，我的皮袄长，里头还有衬裙呢。

更堆群佩耐心地说，冷当然是……冷不到哪里去，我知道你的皮袄长，可是把这保暖内衣穿上，总比穿件皮袄和薄薄的衬裙要好些，热些，也舒坦些。你看村里的老阿婆们转嘛呢，转古拉呢，多大的风刮上都不怕冷，人家都穿着绒裤棉裤呢。你一到冬天就家里蹲下不出门，穿上吧，穿上就不怕刮风了。你的衬裙能挡住风吗？

衬裙挡不住风，皮袄还挡不住吗？

皮袄能挡住风是对着，可是一走路风就灌进去了。

这时万考也说话了，阿妈，穿上吧。孙子给你买来了，就穿上吧。你啊么这么顽固？现在的人都穿内衣呢，就你不穿，穿上了冬天就是不冷嘛。

达娃的脸转向万考说，你们非叫我穿这些个做啥呢，我一辈子都没穿过，不是也没冻着吗？我都八十多岁了，你们非叫我穿……内衣！

万考说，你这话说得对着呢，一辈子不穿也过来了。我小时候不穿内衣，也过来了。可是穿上了到底好嘛，舒坦也暖和，风刮上不冷。过去不是没有嘛，现在有了就穿上呗。你看全扎尕那的人，老的小的，不是都穿了吗？

丹知草也说，阿妈，你穿上，穿着试一下，不好再脱下来。

达娃静下来，好长时间不出声，静静地坐着，像是在考虑到底穿不穿保暖内衣。她时不时地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孙子更堆群佩是前五年从扎尕那梁上下来的，在那之前，她和大孙子在达日村的家里住着，大孙子成家了，和媳妇一起侍候她。儿子万考两口子在牧场里荡牛，更堆群佩和两个孙女还小，也都在牧场里。

1989年，更堆群佩突然就说要去学开车，说是迭部林业局的七八个林场都开放了，私人可以买木材拉到外地去卖。扎尕那东哇村有人已经买了汽车，贩一趟就能挣两三百元。于是万考就把更堆群佩从扎尕梁上领下来，叫他到合作市学开车，大孙子去扎尕梁荡牛。半年后，更堆群佩学成回来，先跟东哇村的一个人实习跑车。过了一年，驾驶执照换成正式的，就从银行贷款，买了辆四万二千元的卡车。

就是买车的那年开始，更堆群佩每次到外地贩木材都要带一些新鲜东西回家。先是给她和丹知草各买了套防寒服，丹知草春秋播种和拔田的时候穿在身上，连夹袍都不穿了，到了冬季也不脱，把皮袄往上一套。她自己的那套只穿了一天就脱下来捎给牧场的大孙子媳妇去了。后来更堆群佩还给她买过念珠、尼龙袜子、棉鸡窝、绒

衣绒裤，绒衣她穿上了，绒裤又给了大孙子媳妇。更堆群佩给万考也买了绒衣绒裤，春秋穿，到冬季再套上大皮袍。更堆群佩给两个妹妹买了防寒服和裙子凉鞋。六七月里，妹妹们穿着裙子和凉鞋，半截腿明晃晃的在巷道里跑来跑去，这使她总想起自己小时候穿着皮袍，光着脚走路的样子。

好吧，我.....穿着试一下。达娃笑了一下，迟迟疑疑地说。

对，阿婆，你早就该穿内衣了！召吉草大声说。

好，好，穿着试一下，穿着试一下，试一下你就不想脱了！万考也说。他有点兴奋，又说，阿妈，你顽固的头脑今天总算进步了。那时候，就是1958年“民主改革”的时候，干部们逼着叫人们穿内衣呢，开会时一个个检查，你都不穿，还蹲在牧场里不下来，不开会。你顽固得很。

达娃有些难为情地说，几辈子的人不穿内衣不是也过来了，不是也没冻下吗？再说那时候啊里有布，不是连个布条条也看不见吗？

1958年以后供销社有布了。

有布是有布了，不是跟上就要开布票了吗？扯下的布都给你和你阿爸做衣裳了。

改革开放以后不是不要布票了吗？

那时候不是穷吗？买不起！再说，后来下山不出门了。

阿妈，你不要再狡辩了，不是穷富的问题，是习惯的问题，你的老脑筋不愿意改变的问题。你觉得祖祖辈辈就这么过来的，不想再变了。万考大声地说。

对着呢，阿婆，你就是老脑筋，顽固得很。更堆群佩附和着说。

达娃不出声了。万考停了停又说，你说的穷当然也是个原因，这话也对。娃娃们，我给你们讲个古今。你们知道不知道，解放前，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扎尕那，男男女女，一年四季都穿个长皮袄，不穿布衣裳，不穿布裤子。男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男人的皮袄短一些，下摆提到膝盖这达，妇女们的下摆盖住脚面。男人的下摆不能长，要骑马，要打仗哩。到了冬天，实在冷得不行，男人们就穿上羊皮裤。羊皮裤有两种，一种是开裆裤，一种是连裆裤，穿开裆裤的比穿连裆裤的多。为啥？因为连裆裤太累赘，老羊皮又厚又硬，裤裆里一大堆，走路走不成，累得很不说，一旧了还磨得大腿痛得很。上茅厕也不太方便，稍不小心就把皮裤和皮袄搞脏了。我说的话你们不信就去看看，丹巴家的墙上有个尕尕的镜框框哩，里头有两张相片，是解放前有个外国考察队到扎尕那来考察森林，是两个欧洲人，丹巴的阿爷接待下他们，就在他家偏房的房顶上照下的。那相片上丹巴的阿爷皮袄袖子全挽在腰上，上身光着，皮袄下头的半截腿也光着呢。那时间人们就没有内衣，没有布衣裳布裤子嘛。丹巴的阿爷身上背着个火枪，腰里插着腰刀，系腰上挂着火镰、小刀子、鼻烟壶、针线盒。他是我们达日村的富汉，还是头人，也就这么一副打扮。那时间有没有穿布衣裳的？也有哩，全扎尕那就只有两个人穿，就是扎尕那的两个总管，一个是业日村的，一个是东哇村的。我记得清楚得很，有一年你们的姑姑给到哇巴沟了，我的阿爸要去送亲，想着穿件衬衣会风光些，就跑到业日村的总管家借衬衣去了。啥衬衣嘛，就是一件大襟的短褂褂嘛，那布就瓢得很，是白市布做下的。那时间的白市布跟现在的纱布差不多，粗制滥造。我的阿爸把你们的姑姑送到哇巴沟之后，当天就把衬衣叠得好好的还给总管了。那时候啊里有防寒服，啊里有保暖内衣呢.....

听着阿爸讲故事，更堆群佩喝了很多啤酒，吃了很多肉，这天晚上就没有走——他已经成家了，并且在县城里租了两间房子，把家安在那里。吃完饭后他就睡在热炕

上。

转天一早要进城去，这时他看见奶奶穿着很厚的皮袍，坐在西房台阶的板凳上。她手里捏着念珠念嘛呢，早晨的太阳照在身上。

阿婆，保暖内衣穿上了吗？更堆群佩问。

奶奶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像是很窘的样子。

过了半个月，更堆群佩再次回到达日村，阿妈告诉他，阿婆把保暖内裤脱了，上衣还穿着。

啊么了？他很惊讶。

阿婆说穿上保暖内裤上茅厕不方便，还要解腰带呢，嫌麻达。阿婆老了，夹不住尿，腰带解得一慢就把内裤尿湿了。

更堆群佩想了想说，嫌解腰带麻达就这么办，把裤裆扯开，像娃娃们的开裆裤一样穿上，总能挡些风，腿子不冷。

于是，阿妈把保暖内裤的裤裆用剪子挑开，然后再叫奶奶穿上。过了几天，阿妈告诉更堆群佩，阿婆把保暖内裤又脱掉了。

又啊么了？

阿婆说穿上保暖内裤不舒坦，也不窝也。

更堆群佩再也没说什么……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七、措美峰

我原以为，从卓尼县的车巴沟翻越迭山进入扎尕那的那一段山脊是天下最美的山峰，几十里长的山头都是圆滚滚的白石头，上大下小，如同挤挤挨挨的巨大蘑菇，奇异又壮观。汽车在公路上蜿蜒前行，就像甲虫在大树下爬动。公路的另一侧是绿色的山谷条条缕缕分流而下，绿色的山冈如涌如涛。可是一个偶然的機會看见了措美峰，我在心里说，我错了。

去年夏季的一天，我从兰州赶到迭部县观看一年一度的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这年的艺术节在扎尕那举行，名曰“腊子口红色旅游艺术节暨扎尕那原生态民歌大赛”。会场设在东哇村扎吾道峰脚下一片如茵的草地上。

由于几次来扎尕那，认识了盖哇乡的乡长和书记，他们安排我在舞台前方的来宾席上观看演出。来宾席有两排藏式茶几，客人们坐在栽绒卡垫上。我的身旁是一位六十多岁面孔黝黑的老人，乡长介绍说这是我们县政协的尕主席。老人谦恭地说他的名字叫尕让，已经退休了。我们的身旁是组织非常有序的藏民，都穿着崭新的民族服装，像过节一样喜庆。我此行的目的是录像和拍照，忙得顾不上和尕让主席聊天，可是到了下午民歌比赛开始，就要频繁地和他说话。民间歌手用藏语唱歌，我像聋子一样，不知他们唱的什么，但感觉观众的情绪比上午腊子口艺术团演出时热烈得多，他们时而静静地听，时而哄然大笑，时而会意地微笑。我一边录像，一边着急地对尕让主席说，尕主席，请您翻译一下，她唱的什么内容。那位三十多岁妇女的歌声哀婉而高亢，极其动人。尕让主席没有及时翻译，他说，你不要着急，等

她把这一段唱完了我给你完整地翻译。我说，您还是同声翻译的好，我要把您的翻译和她的歌声同时录在磁带上。于是，歌手一边演唱，他一边翻译：

世上最大的寺院是西藏的寺院。

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西藏的头磕上，

这一辈子磕不上西藏的头，

下辈子想磕也磕不上了。

世上最要紧的是孝敬父母。

这一辈子对父母不孝顺，

过去了后悔都来不及，

做下些好吃的也吃不上了。

活人就是活着个男人。

一辈子不好好地过日子，

平常的日子里光吵仗，

岁数大了再想过好都来不及了。

谢谢，谢谢尕主席。女歌手唱罢，报幕员上台报幕，我把摄像机放在茶几上休息时对尕让主席说，好，唱得好！朴素如土的歌词唱出了永恒的生活哲理。啊呀呀，我来扎尕那几次了，就这次的收获大。尕让主席歪着头看我，良久才问，你来过扎尕

那几次了？你是做啥的？我回答旅游的，到迭部看风景。他说，你看着我们迭部的风景好吗？我回答好。他又问你看着哪里的风景好，我回答最好的是扎尕那。他说，你认为就扎尕那好吗？我说，是，扎尕那最好，扎尕那的山好。为了避免他说我偏颇，我又补充一句，腊子口也好。他静了一下之后又问，安子沟你去过吗？我说没去过。他说，你连安子沟都没去过，怎么就说扎尕那最好。我说扎尕那的山好，阿尼玛沁、阿尼堆尼……他打断我的话说，你到安子沟去一下，看一下安子沟的措美峰去，我保证你就不说扎尕那的阿尼玛沁了。我说措美峰我听说过，可是那边没熟人，去了不方便。他说，要啥熟人呢，我领你去不成吗？我就是安子沟的人。

民歌大赛结束的第二天我就随尕让主席去了安子沟。汽车出了迭部县城，沿着滚滚的白龙江左岸前行，然后进了深邃幽静的山谷。尕让是贫苦牧民家庭的子弟，1958年民主改革之后才到县城上小学，小学毕业后又到合作市上民族学校，然后当了迭部县宣传部的干部。由于喜欢藏族民间文学，整理出版过几本民间传说，“文革”结束后当了文化局长，后又当了县政协主席。

在安子沟吉爱那村，我们住在尕让主席的弟弟家。

到了吉爱那村的第二天，我们骑着马过了次日卡村和葱地村，顺着安子曲往上走，拐过一个垭子，突然就看见了措美峰。但见在绿色的缓缓上升的山坡间突起着一座庞大的白石头山，比扎尕那的阿尼玛沁山大几倍，比阿尼堆尼还要突兀和挺拔。而在这白色的山岩之上，又拔地而起，耸立着尖尖的八九座石峰，直愣愣地戳向蓝幽幽的天空，像是举起的一排刺刀，又像是插箭台上耸立的一簇箭杆。我惊呆了，半晌，问尕让主席，那是山吗？尕让主席瞪着我说，那不是山是什么？我说，哪像是山呀，那是冰挂呀，倒立着的冰挂呀！那有几百米高吧！那要是山还不塌掉吗？一次地震就会塌掉。尕让主席说，我小时候它就这个样子，我老了，它还是这个样

子。

措美峰的刀锋一样的山峰闪烁着蓝盈盈的亮光，像是镀了一层蓝色珐琅。

这天我们一直攀上了岩石裸露的地方。回头往下看，山坡上长满了密密的高山杜鹃。再往下是草场，再往下是细若游丝的安子曲。安子曲那边是一层一层的山，所有的阴山坡都长满了绿森森的松树林。一片叠一片的绿松林如同大海上一层又一层的波涛向白龙江涌过去。

尕让主席说，我们站的地方三千五百米，措美峰海拔四千九百米，是迭山的主峰。

次日，我们游览了尼欠沟，从亚列巴村的山坡上又一次看到了措美峰。我折服了，对尕让主席说，措美峰比阿尼玛沁、阿尼堆尼还要漂亮。在吉爱那村住了三天，第四天早晨起床，喝了酥油茶吃了糌粑，我们准备要离开安子村了。那天送我们来安子村的县政协的司机来接我们，这时尕让主席的弟弟走进来，用藏语和他说了一阵话。尕让主席便对我说，暂时我们还走不成。村子里有个老人过世了，昨晚过世的。我要走个礼去，吊唁一下。就是我们下头的这个人家。你在家坐着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他就和弟弟一起拿着块酥油，提上一口袋青稞走了出去。

吉爱那村是安子沟里最大的一个村庄，有五六十户人家，院落分布在安子曲北边向阳的山坡上。这里的房子盖得和扎尕那不同，扎尕那大都是两层的楼房，院落很紧凑，而这里是在山坡上平出块地方盖一圈平房，然后在平房后边的山坡上又平出块地来盖一排房子。这排房子才是真正的正房，住人，而下边的那圈平房是牛圈、羊圈和仓库。等着尕让主席的时候，我闲着没事走到外边的平房顶上去。藏民的平房房顶是平台又是麦场，他们用连枷打场。

于是，吉爱那村的几十户院落便呈现在我面前。它们有的是沓板房，有的是土顶

房，错落有致一层层排到山脚下。山脚下是平坦的麦田，一直延展到安子曲上边。我的眼睛很快地被吸引到离我脚下最近的一个院落，村子里不断地有人抱着酥油提着布袋走进这个院子。有些人是远道赶来的，骑着摩托和骏马。他们到了门口就熄灭引擎或翻身下马，一脸肃穆地走进院子。一进院子我就看不见他们了，高大的正房顶上瓦片一样排列的松木板挡住了视线。这间正房很宽大，很有些年代，墙上有裂缝，房顶上的脊板也非常陈旧，灰扑扑的。

后来，尕让主席回来了。返回迭部县城的路上，我问他，你刚才走礼的人家不像是个一般人家，来了那么多客人。尕让主席回答，我们安子沟的总管过世了。

我怔了一下，这几年来迭部，还没听说哪个总管还活着。解放前的迭部县是卓尼杨土司的辖区，有不同于其他藏区的社会形态，他把属下的卓尼和迭部地区四十八个大部落叫做旗，每个旗设有旗长和总管。旗长都是从他的亲友和亲信中指派的，这些人都住在土司衙门所在的卓尼城里，平时不管事，只是偶尔下来视察一下各部落的民情。各部落的具体事务都由总管管理，总管都是大部落的头人。据我所知，杨土司属下纯藏民区域的那些总管，要么是1958年参加叛乱被击毙或者拘捕后死于狱中，要么是没参加叛乱的或者拘捕后活着放回来的，应该也都老死了。似乎是猜测到我的心思，尕让主席又说，我们安子沟的总管解放时才十六七岁，叛乱发生的时候，正在兰州参观学习，没出啥事。我说，那么他在这块地方还有影响吗？尕让主席沉吟一下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总管，他们已经彻底被打倒了，可是具体到某一个人，或者他的后代，由于品行、道德或者能力的大小好坏不同，有的人在民间还是有影响的。就拿安子沟的总管来说吧，他在十五岁的时候接替了他父亲的头人职务——老头人病死了。他十六岁上就干了一件大事，在迭部沟影响很大。那是1949年吧，迭山那边的大裕沟有几个藏民去四川松州贩大烟，松州自古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物资集散地。他们从措美峰东边的一个山沟翻过迭山，从尼欠沟出来到安

子沟，再过白龙江，又从达拉沟穿过岷山进了四川的若尔盖。他们经过若尔盖的一个部落时被打劫了，空手回大裕沟的途中找到安子沟的总管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认识老总管，想请老总管帮助追回被打劫的大烟。可是到了总管家他们很失望，老总管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小总管那年才十六岁，他们一见到小总管就认为帮不了他们的忙。没想到小总管听了他们的事，立刻从安子沟挑了十个年轻人，都是好枪好马，在他带领下前往若尔盖。夜里闯进若尔盖的那个部落，打死了两个女人，抓住了三个打劫的男人，将他们绑在马上往回返。那是在四川的地盘上呀，他们前头跑，后边四川人的部落集合起几十个人追了上来，快进岷山的沟口时给追上了，围追堵截，把他们逼进一家四川的碉堡房里。追赶的四川人围上他们，开枪攻打了一天也没打下来，反而让他们从碉堡房里开枪打伤了三四个。对方看打了一天打不下，天又黑了，就下了狠心，叫人抱柴把碉堡房围上放起火来。真是想不到呀，那天老天爷帮忙，四川人的火刚点着，大雨下开了，把火浇灭了。对方没办法，雨下得大得很，就停止了进攻，想着天亮了再打。到后半夜，被围困的十几个人趁着对方稍有松懈的机会偷偷开门，哗唧唧地骑着马冲出来，冲进岷山的山沟。一进山沟四川人就不敢追了，害怕遭遇埋伏，他们把那三个俘虏带回了安子沟。后来，若尔盖那边的人通过更登寺的佛爷说情，赔了两百头牦牛才把人赎回去。

一个十六岁的尕娃娃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来，一下子，安子沟的总管就在迭部沟和若尔盖出了名。人们不叫他的名字，都尊敬地称他尕总管。

尕总管不仅办事果断，对人也仁义。那是他十八九岁时，也就是解放初期的事——葱地村是安子旗的一个小部落，有一户人家的男人和旁人打仗，把人打死了。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打死人要赔命价。那家人穷得很，家里只有几头牦牛，还有十几亩山坡地，全部家产赔命价还不够，就啥都不要跑掉了，丢下四十多岁的老婆子。那男人跑了以后再没回来，音讯全无。老婆子一下子陷入绝境，没饭吃不说，睡觉都没

地方。尕总管就把她收留下来，说你到我家做活来吧，我把你养老送终。实际上他不仅负责养老送终，还把老婆子到他家以后生下的一个娃娃也养大了。

谁的娃娃？尕总管的吗？我插话。

不是的。尕总管的女人年轻着哩，那时还不到二十岁。是老婆子和外头的男人生下的娃娃，男人是谁，谁也不知道。

尕总管后来可是受苦了。1958年以后我们这里搞民主改革，他家定了个牧主。

他可不是一般的牧主。他是大部落头人，总管，管着十几个小部落。我又插话。

尕让主席说，那是那是，他家有七八十头牦牛，二三十匹马，还种着几十亩地。一家人忙不过来，还雇着一个牧工。

就雇一个牧工吗？

就雇一个牧工。他自己要劳动，他的女人娃娃也要劳动呀，种地，放牧.....

他自己也要种地放牧？部落的百姓不给他缴粮吗？

谁给他缴粮？迭部的百姓都是杨土司的百姓，只给杨土司缴粮，就像老百姓缴皇粮一样。作为总管，他得到的好处就是部落里谁和谁打仗闹纠纷了，他出面调解，调解完了，人们送给他一些粮食或是一只羊。此外，他再也没什么好处。杨土司不给他发工资或津贴。

草山不是他的吗？

草山怎么是他的呢！草山是全部落公共的财产，大家都可以放牧。如果说他占便

宜，那就是他家的牦牛多，马多，吃的草多，草山他可不能霸占成自家的。放牧的时候，草场也是轮流放牧，这块地方草长得好，那块的草长得不好，那就今年你家在这里，明年他家在这里……对了，他家是有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年庄稼熟了，全村人集中起来先给他家割庄稼。我们这里的祖辈的习惯是割庄稼集体割，谁家的庄稼熟了先割谁家，后熟后割，可是我们吉爱那村好多年以前就立下规矩，先割总管家家的，然后才割其他人家的。

为什么？就因为他是头人？

这事有缘由，30年代尕总管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有一年我们村和尼欠沟的一个村子为了争草山打起仗来，打了五六年。我们把人家的人打死了十五个，人家把我们的人打死了十个。后来杨土司出面解决争端，我们村要赔人家五条人命的命价。命价高得很，一条人命就能把一户中等的人家赔得破产，那时候人们都穷得很，五条命价要是摊到每户人家，穷人家就要破产好几户。后来，命价的大部分由尕总管的父亲赔了，他们家一下子拿出来二十匹马，事情就算过去了。那一次差不多把他家整穷了，一匹马要抵上几头牛的价值呢，一般人家养不起那么多马，也就养一两匹自己骑用。二十匹马，那是他们家产的一半呀！

尽管尕总管的名声好着哩，但是民主改革以后，他还是吃了亏。平叛结束后他被抓到合作市集训，也就是劳教，一年多才放回来。放回来时他家已经定成牧主，房子被没收，土地和牛羊已经归了人民公社，他一家人住在借下人家的牛圈里。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每次运动一来，就把他拉出来批斗，吊起来打，关禁闭。到“文革”的时候，他的腿已经瘸下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腰也打坏了，直不起来。他的女人“文革”中得了肺病，没钱治就过世了。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娃娃过日子——两个儿子、一个小姑娘，还有那个他收留的老婆子生下的娃娃。那时候生产队领导说

那老婆子，你是贫下中牧出身，怎么能和剥削你的牧主生活在一起？要和他划清界线！队干部就叫她赶快从牧主家搬出来，可她就是不听，偏要和牧主一家人住在牛圈里，还千方百计帮助尕总管。实行人民公社的那些年，人们生活困难得很，粮食不够吃，肉食就更是少而又少。尕总管是牧主，又是劳教释放犯，不敢动不敢说，加上几个小娃娃，家里就更是缺粮。老婆子就从生产队的地里偷些麦子青稞，拿回家给娃娃们吃。有时候为了娃娃们能吃上粮食，她自己一口粮都不吃，靠挖些野菜什么的充饥，把胃整坏了，得了胃溃疡，后来胃穿孔死掉了。那时候她的娃娃才五六岁，比尕总管的大儿子小两三岁。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家的日子才好过起来。落实民族政策，老房子退给了他。接着土地承包、牛羊到户，他家慢慢地又富裕起来。娃娃们这时都二十几岁了，小儿子学成司机，和别人合作贷款买汽车，跑运输贩运木材。大儿子成家后领着媳妇上牧场，放自家分的十几头牛去了。他和姑娘，还有那个老婆子的娃娃在家种地，领着一家人咬紧牙关挣家业，分下的牛一头都不卖，一头都不杀。小儿子搞运输挣下些钱不乱花，都买了牛。现在他家的牛是全村最多的，大概有上百头。他还当上了政协委员，人前像个人了。在村子里，他又关心起公共事务来。由于他为人公正，办事干练，全村人都尊重他。村民调解委员会一成立，他就被选进去了。这几年，可以这么说，吉爱那村的民间事务就是他说了算，他的威信和影响已经超过村长书记。村民们家里出了啥事都愿意找他，他从不推托。

可是尕总管有两件事没办好。一是由于女人死后，家里没个做饭料理家务的人，所以他的小姑娘一直没出嫁。姑娘的名字叫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姑娘长得真是漂亮，长相随她的阿妈，她阿妈年轻时是安子沟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养下的梅朵也数一数二。梅朵虽然出身不好，但从十六七岁上就不断有人到她家提亲，但都叫尕总管挡回去了。他说家里没女人，丫头要做饭哩，等到儿子们娶下媳妇了才出嫁

呢，结果梅朵到了二十五六还没个婆家。

还有件事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和那老婆子生下的娃娃都没娶下媳妇，都三十多岁了。这也没办法，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总管儿子谁家的姑娘都不给。刚开放的那几年他家还穷，娶不上媳妇。可是，牛分到家里，没人挤奶打酥油也不成，大儿子就娶了个一条腿瘸的姑娘，两口子到牧场里荡牛去，再后来家境好了，小儿子说上了媳妇，可是那老婆子的儿子还是说不上媳妇。说不上媳妇他就不叫姑娘出嫁，他对那些提亲来的人说，他的哥哥还没说下媳妇呢，她能出嫁吗？那娃娃名字叫措姆，就是大海的意思，三十多了，人能干得很，身体也壮得很，做起活来不知道乏。骗牛的时候，其他男人都要一个手抓住牛角，一个手扳住牛的下巴才能把牛扳倒，可是那娃娃两只手抓住牛角一拧，牛扑腾一下就栽倒了。那娃娃长得真是难看得很，一个瓦刀脸，小时候在地下爬着玩，脸杵在火盆里，把半边脸烫下铜钱大的死疤子，亮晃晃的，姑娘们看见害怕呢，都不跟他。尕总管张罗着说过几个人家的姑娘，都没说成，最后想了个主意——十四五年前的一个春节，全家一起过年，他当着小儿子和小儿子新娶的媳妇的面，对梅朵和措姆说，梅朵，措姆，明天你们两个叫单增拉着到城里去一趟，买几件衣裳，然后准备一下，十五过了就到牧场去。以后你们两个人就在一搭过日子，荡牛去，把你哥哥和嫂子换下来，叫他们到家里来。

单增是尕总管小儿子的名字。后来单增告诉我，听完尕总管的话，单增和媳妇都惊呆了，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他们知道妹妹早就有心上人呢，是葱地村一个也是开车的年轻人。那年轻人二十四五岁上就请自己的舅舅来说过亲，尕总管没答应，说的还就是那话，家里没有做饭的人，等到娃娃们娶下媳妇她才能出嫁。那年轻人一直在等，以为尕总管给措姆说了亲，就会同意他和梅朵的婚事。村里人也都认为只有那年轻人才配得上梅朵，因为他长得也俊，有本事，家境也好。

当时措姆也惊了一下，他根本就没想到尕总管会把仙女一样的梅朵许配给他。措姆的脸当时变得红彤彤的，然后就叫了一声“阿库”，说，那不成那不成，我跟梅朵妹妹不般配.....但是尕总管厉声说，啊么不般配了！你瘸着还是瞎着，还是瘫了要她伺候呢？！措姆是个老实疙瘩，从来不和尕总管犟嘴，见尕总管一生气，就乖乖地不出声了。

那天晚上，梅朵啥话也没说，就是脸色变得白惨惨的。我听单增说，她回到自己的房里后才哭开了，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去河里背水的时候，人们都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以后的几天也是这样，梅朵白天好好地做饭、背水哩，啥也不说，就是夜里哭着不罢。好几天她的眼睛都红红的，她不愿意跟措姆做夫妻。尕总管也知道，因为每天姑娘端上饭来，他就能看见她眼睛红肿的样子，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像没看见一样。倒是措姆自己很识趣，正月十五前的一天吃罢晚饭，等到房子里只剩下他和尕总管两个人的时候，才对尕总管说，阿库，我有句话要给你说一下。尕总管问，你有啥话呢？措姆说，你叫我和妹妹到牧场去的事，还是再思想一下。尕总管哼了一声说，我思想啥呢？措姆又接着说，我妹妹的心上有人哩，已经不是三年两年了，你就叫我妹妹遂了她的心愿去，愿意跟啊一个就叫她跟啊一个过去，我再找一个也成哩。我已经三十五岁的人了，再等几年都等得住。尕总管似乎是一切都想好的，措姆的话刚一说完，他就大声地说，这个事情你说了不算数，你妹子说了也不算数，我说了算！你就啥话也不要说了。你们好好地收拾一下，十五一过就上牧场去。叫你们的阿哥回家，你嫂子是个半脸汉，牧场的活不适合她。

过了两天，措姆和梅朵就上牧场去了。

汽车在安子沟狭窄的沙石公路上行驶，颠簸得我的头几乎碰到了顶篷。我大声问尕让主席，还真去了？

真去了。尕让主席回答。

这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做夫妻了？

嗯。

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两个人能安稳过日子吗？

安稳着呢。梅朵挤牛奶、做饭、打酥油，措姆荡牛护家，日子过得好着呢。可是唯有件事不顺心，就是不知道啥原因两个人在一搭过了十几年，梅朵都四十了，措姆也四十五六了，两口子还没有生下一个孩子。大概在四五年前的一天，梅朵就跟措姆说，今天我凭良心着跟你说个话，你也凭良心着说个话，我跟你一搭坐了十几年了，我对你好着呢没有？措姆说好着呢。梅朵又说，好着呢那我就说个心里话，我要生个娃娃。措姆也为自己没个娃娃发愁，这是他和梅朵共同的烦心事。他静静地看着梅朵，等梅朵说。梅朵又说，你知道的，我跟你一搭坐下以前，有人到家里来提过亲。我要和那个提过亲的人养一个娃娃，你思想上通不通得过？措姆没想到梅朵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愣怔了一会儿才回答，我们抱个旁人的娃娃都成呢，你跟那个人生娃娃是不成。这些话是梅朵好言好语地跟措姆说的，没说成，梅朵也就没再说什么，可是措姆的心里不舒坦，过了几天回吉爱那村驮粮的时候一五一十地跟尕总管说了。尕总管一听就气炸了，跑到牧场去把梅朵好好地捶了一顿，也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你有男人哩，不好好和自己的男人过日子，还想着跟野男人生个娃娃呢！你是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这一打，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尕总管教训完梅朵回村里去，梅朵却躺下不干活了，说是她的头痛得很，连牛奶都不挤，酥油都不打了。这样过了半年多，梅朵的病就是不好，身上不是这达痛就是那达痛，就是不干活。这一来把措姆整住了，尕总管也没办法，就领到寺院找活佛算了一卦。一算卦，活佛说，这要磕头去哩。这是心病，是妖魔附体，妖魔害她来了。这样的病吃

药不管用，只有神灵才能救她，要磕头求佛去呢。活佛还说，这要到远处的大寺院磕头，要磕十几万个头，还要到西藏磕头去呢。于是尕总管就领上梅朵磕头去了，先到旺藏寺磕，又到郎木寺磕，还到更登寺、拉卜楞磕了。后来，该是到西藏磕头去了，可是尕总管腿脚不灵便，太远的路陪不了梅朵，就准备了一笔钱，叫梅朵自己坐汽车到兰州，再从兰州转车到西藏磕头去。这种祈求佛爷保佑的头磕起来很麻烦，要到一个寺院附近租下房子或是住在旅馆里，然后天天到寺院里去磕头。站起来趴下，再站起来趴下，要磕上几天半个月，磕上几千上万个头，然后再转到另一个寺院去。结果梅朵去西藏磕头磕了四五个月才回家，回到家里的时候病好了，但是却怀孕了。又过了几个月就生下个小姑娘。这一来事情就又麻烦了，梅朵的病好了，措姆却又病了——其实啥病也没有，就是不干活。白天坐在帐篷外头晒太阳，晚上早早地就上床睡觉，狼在帐篷外头嗥都不出去看一下，牛丢过了也不找去。整得梅朵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又要荡牛，又要挤奶打酥油。牛跑过了，满山满洼地跑着找牛。晚上还要到山坡上看牛去呢，不要叫贼把牛偷过。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那个小姑娘已经三岁了，措姆还是不好好干活，像个二流子一样转来转去地喝酒，谰闲话。那个小丫头确实长得漂亮得很，心疼得很。人们都说，那是葱地村那个人的孩子，不是措姆的孩子。措姆长得那么难看，养不下这么心疼的小丫头。人们还都说，这两口子现在维持着呢，因为尕总管活着，只要尕总管一死，迟早要离婚.....

我已经不想尕总管的事了。汽车驶到安子沟口，公路两边的峭壁突然分开，眼前豁然开朗，白龙江南岸岷山山脉绿色的山坡如同一幅织锦突然在面前展开。我的耳边猛地传来扎尕那艺术节上，那位女歌手高亢而又哀婉的歌声：

世上最大的寺院是西藏的寺院。

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西藏的头磕上，

这一辈子磕不上西藏的头，

下辈子想磕也磕不上了。

世上最要紧的是孝敬父母。

这一辈子对父母不孝顺，

过去了后悔都来不及，

做下些好吃的也吃不上了。

活人就是活着个男人。

一辈子不好好地过日子，

平常的日子里光吵仗，

岁数大了再想过好都来不及了。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八、联手

黎明时分，吉西道杰醒了。天还没亮，从窗户看出去，东边黑暗的山头上方只有一

抹微微的亮色。他是冻醒的，已经是五月中旬，但昨晚睡觉没关窗户，送部沟 清晨的湿空气侵袭进旅馆的房间里，而他又喝醉了酒，只穿一件衬衫躺在床上，被子都没拉开。

酒劲儿还没过去，头痛欲裂，他哼哼唧唧地穿上拖鞋进了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他就去桌上拿茶杯。一只脚滑了一下，且脚下有点黏糊，但他没顾上看地下有什么东西，就把两只茶杯的残茶喝光了。他拿起暖瓶倒水，却没倒出水来，于是伸手到桌子下边摸啤酒，却没摸出啤酒来，因为一整箱都是空瓶子。也就是这时候，他看见一只打碎的啤酒瓶，玻璃片散落在瓷砖地上，带着瓶口的半截啤酒瓶横在靠近门口的地上。那里还有一大摊乌黑的东西，是血，凝固了的血，在柔和的黄色廊灯的灯光下看起来就像是一瓶墨汁倒在地上。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疼痛的头，便触到了前额上鸡蛋大的肿块，用手指头抠了一下，抠下来一块指甲大小的血痂。血痂一掉，一缕鲜血就流出来了，热丝丝地淌到鼻梁上。他用手抹了一下，然后又进卫生间拿了条毛巾捂在前额上，在心里含含混混地骂了一声：这个驴日下的把我的头打破了，淌了这么多血……他捂着头走回自己的床前，坐下，可是，当他木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对面自己的连手空荡荡的床铺之后，心里微微地觉到了不安。他扔下毛巾，穿上外衣出了门，向服务台走去，用藏语喊，服务员！

仅仅喊了一声，一位身着藏裙的服务员就像是早有准备似的开门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旅馆老板。旅馆老板是岷县汉民，前几年在这里开饭馆，生意发达，今年新建了这座两层楼的旅馆。旅馆老板说，酒醒了吗？

吉西道杰的汉语很流利，他没回答老板的问题，反问，你们看见我的连手了吗？他啥时间出去了？

老板回答，你是说班代交吗？班代交送到医院去了。

吉西道杰一愣，啊么着 送到医院了？

老板很惊奇的神情盯着他看了几秒钟，说，你的酒还没醒吧？

吉西道杰说，我的酒早醒了。你快说，啊么把他送到医院了？

旅馆老板说，我看你的酒还没醒呢。啊么把他送医院了你还不知道吗？你把人杀下了！

你胡扯球个啥！我啊么把人杀下了？是他把我的头打破了。你看，血还淌着呢。

头打破了能淌多少血？你看见房子地下的血了吗？！杀下一个羊能淌那么多血吗？

吉西道杰脸色变了。老板又说，你一刀子戳在班代交的腔子上了，把人戳翻过了。你还不知道吗？

吉西道杰黑黑的脸孔变得黄黄的，声音也变了，说，戳到啊达了？

具体戳在啊达了我也没看见，服务员半夜里打电话把我叫来，来的时间人已经抬走了。服务员说是有个客人和你的连手是一个村的，尼欠沟申木朵村。那人也知道你是尼欠沟尕干果村的人。当时有的人说，要把你捆上呢，怕你跑过了，那个人说，那跑不过，我认得他。他叫上人把你的连手抬到医院去了。

吉西道杰的嘴唇都变白了。你说的实话吗？真是那么厉害吗？我啊么不记得戳刀子的事。

你记得啥呢，人抬走了，我进房子的时候你就像个死猪一样睡得呼呼的。你把人戳下了，还不知道。年轻人，你把祸惹下了！人抬走的时间，刀子还在腔子上插着呢.....

尽管他怎么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戳了连手，但他的手在漂亮的“鳄鱼牌”夹克衫下摆摸了几次——皮带上只剩下刀鞘，那把七八寸长的刀柄上镶着珊瑚珠的漂亮小刀不见了。

老板又说，你们到底做啥了嘛，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啊么着戳起刀子来了？

我啊么知道呢，酒喝多了，为的啥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说完，他就匆匆下楼。旅馆老板大声问他到哪里去，他也没有回答。

迭部县是片美丽的地方，它处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山高坡陡，峰高水急，雨水充足，山顶上白雪皑皑，山坡上绿草如茵，山谷里布满了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源自甘南藏族自治州郎木寺的白水江从迭山和岷山之间的高山峡谷里湍急地流过，把迭部沟挖得更深，随后又流过舟曲县、武都市，汇入嘉陵江。迭部县城设在电尕镇，这里由于白水江的多次改道和长期的冲刷，在迭山阳坡和岷山阴坡的脚下制造了一片平展展绿油油的草地。白水江紧挨着岷山流淌，它的南边是一片苍翠的原始森林，先是油松，接着是挺拔而高大的白松和铁杆松，漫山漫坡向虎头山爬去。电尕镇的清晨真美丽呀！东方的天空已经大亮，一束横担的白云已经抹上了淡淡的红晕，如同姑娘清新的脸蛋。迭部沟里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雾气，虎头山顶的白雪也闪烁着浅浅的红霞，空气散发着淡淡的松香气息。

但是吉西道杰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他急匆匆地跑到了县人民医院。医院的大门紧闭，只有一扇镶在大门上的小门虚掩着，他一推就开了。县医院他还不熟悉，他今年才二十二岁，身体像长了三百年的铁杆松的树身一样粗壮和结实，还从来没进过医院看病。他进门先朝门卫房的玻璃窗看了看。正好这时门卫房的门开了，一个藏民老人站在门槛里头问他，你做啥呢？他叫了一声阿库，说，我要看个病人。昨天

夜里得病送来的。

昨天夜里得病进来的？没有，没有这么个病人呀。

吉西道杰心里一喜。没有病人，没有病人那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连手“杀下”。这个旅馆老板真不是东西，把他吓了一跳。

他转身要走了，那个门卫却又说，昨天夜里看病的一个都没有，就是半夜里送来了一个刀子戳下的，已经死了。

死了？吉西道杰的心陡地一跳，问。

死了。门卫说。

吉西道杰没再出声。他的心突然往下沉去，双腿乏得站不住。门房却不知道他心里的感受，说，你打问的就是这个人吗？死了，那人一来就死了，腔子上叫人戳了一刀。送人的人说是喝下酒了，两个人戳刀子，把他的连手戳死了。来的时候还有气呢，抢救来抢救去就死过了。哎呀，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能挣钱，钱来得容易了，下茬地喝酒，喝醉了就戳刀子呢。我听人说，戳死的和戳的人都是尼欠沟的，都是年轻人，都是贩木头的……门卫是个爱唠叨的老人，说了许多，但是后面说了些什么吉西道杰根本就没听见。他的双腿勉强地支撑着自己没有瘫倒，良久才又问，你说的这个病人，真是刀子戳死下的吗，真死了吗？

哎呀，这个娃娃，我五十多岁的人了，能给你编谎吗？我给你编谎有啥用哩。

不……不不……吉西道杰的嘴唇哆嗦着说，我是说……我是说我能看一下这个人吗？我是他的朋友，刚才听说他叫人戳下了。我想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叫人戳死了。要是真戳死了，我就要给他家送个信去。

没那个必要，没那个必要。死了，真是死了。我和值班大夫，还有送人的一搭把他抬进太平间放下了。门卫大声地说，接着换了种口气，嗓门低沉了许多，说，娃娃，你要是和戳人的人认识，就赶快送个信去。送人的那个老汉已经到公安局报案去了，这事看来要闹大呢.....

吉西道杰转身离开医院，可是往哪里去呢？是回家跟家人交待一下，然后去公安局自首呢，还是回旅馆等着公安局来逮捕自己？把自己最要好的，被人们称为“连手”的朋友杀死了是该承担法律责任的。他在路上慢腾腾疲乏无力地走了一截之后，心里又作出了相反的决定——逃跑。他心里想，这是酒后失手戳死了人，但自己能说得清楚吗？谁又能为自己讲清楚呢？！自己才二十二岁，坐上二十年牢，出来也还成，但要是判死刑呢？然而逃跑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去西藏，到拉萨混日子，或许能侥幸逃开追捕，但时间一长，还是会被缉拿归案的。至于跑到东边的西安广州去，他根本就不想，在汉人的地方上，就是迭部的警察不追捕，自己的相貌和半生不熟的汉语就是杀人犯的广告。他想来想去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要逃跑，但不能逃到外地去。就在家乡附近的什么地方躲藏起来，等着双方家人出面，用传统的方法解决问题.....既然做出了决定，他就想加快脚步离开县城。这时候电尕镇东边白水江流淌的峡谷上方，从一座山头背后放射出来的霞光已经把天上的云霞染红了，街头上行人多了起来，几辆拉木头的汽车从街头驶过。他估计，这时候公安局的值班警察已经接到了报案并且通知了刚刚起床的警察到局里集中，很快，警察们会骑摩托或是开着警车去旅馆逮捕自己。旅馆是不能回了，或许家也不能回去了，也可能警察正在奔向尼欠沟的尕干果村，去家里抓他。他必须往西跑，藏到城外的哪个地方去。但是，他越想走快越走不快，两腿发软，心也慌得咚咚地跳，对未来前途的恐惧和戳死好友的内疚攥紧了他的心。他眼看着太阳从东方的山顶上升起来，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且有几个熟人向他打着招呼错身而过。

不行，不能叫熟人看见我往哪里去了，公安局会侦察到这些信息的。他在心里这样告诫自己，扭头钻进了一条低矮房子密布的小巷道。这里是原先迭部县城老居民的住宅区，他是从牧场来的乡下人，在这里没有熟人。

可真是巧了。他刚刚走过两个院子，一个年轻人骑着辆破旧的摩托车突突地迎面驶过来。他机警地喊了一声：扎西！

扎西是西边当多沟的人，前几年和他一样从山沟的村寨里收购狼肚菌和虫草卖到县城。后来他改做木材生意，扎西却还做着收购虫草和狼肚菌的生意。有一位广东商人长期住在迭部县城，专门收购迭部沟各条山谷里的妇女们采摘的新鲜狼肚菌和虫草。狼肚菌和虫草在采摘的当天傍晚由他和扎西这样的人收集起来，连夜送到这个商人手里，商人的汽车连夜送往兰州，再由飞机运往广州。于是最新鲜美味也最昂贵的狼肚菌和虫草就出现在广州各大饭店的餐桌上。

扎西看见吉西道杰，他很灵巧地把又笨又大的“幸福牌”摩托车停在几乎要撞到吉西道杰的膝盖的地方，说，阿佳，这么早你往哪里去呢，又有好生意了吧？

吉西道杰什么话也不说，扶住扎西的肩膀跨上摩托车后座，又推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掉头，走，往当多沟走。摩托驶到城外，他才喊停。他把双腿吊在两边说，兄弟，我不小心把一个人戳死了，是我的连手。

已经停稳的摩托扭了一下，扎西扭过脸来，惊讶地睁大眼睛说，谁？！你把谁戳下了？

班代交。不等扎西再问，他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简略地说了一遍。最后他又说，我到你家里藏几天的要呢。

扎西猛地加大了油门，摩托呜呜吼着往江扎沟的方向驶去。当多沟是迭部县最西头益哇乡的一个行政村，但是交通最困难最不方便。因为大山的阻隔，他与益哇乡之间并无公路相通，从电尕镇或益哇乡去当多沟必须经过四川省江扎沟里的冻列乡和崇尔乡，然后右拐进入一条只能走马帮的石头疙瘩小路，才能到达迭山众多山谷中的一条——当多沟。

三个小时之后，摩托才驶进当多沟一个叫做当加的自然村。扎西还没成家，进了门，他立即摘下房顶上挂的半扇子蕨麻猪叫阿妈煮上，款待吉西道杰。吉西道杰却没有摸一下吃肉用的小刀，一脸苦相地说，兄弟，你吃，你快地吃，吃罢了赶紧走，到我家里看一下去，出啥事了没有。

出啥事呢？扎西一边用小刀切肉一边说。

我害怕申木多的人把我的家里人杀下呢。

没那么雄动 吧。

哎，兄弟，你不知我们那边的情况。我听老人们说过，三几年四几年的时间，我们尼欠沟的申木多村和安子沟的吉爱那村为一块磨刀石的事打了六七年仗，申木多的人把人家的人杀过一个，人家把申木多的人也杀过一个，申木多再去杀过一个，人家又来杀过一个……两个村子合起来死了二十多个人。后来还是杨土司的手下来调解，矛盾才得到解决。我和班代交是连手，亲兄弟一样，现在我把班代交戳下了，你想能不出事吗？

暖暖，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现在社会和那时间不一样了，还能出那样的事吗？

难说呀！也可能两个村子之间打仗的事再不会发生了，但人家家里人找我家的人报

仇的事不是没可能.....

嗯，这样的事真是有呢.....

扎西急匆匆吃了两块肉又拌了一碗糌粑便骑上摩托走了，时值午后两点。

尼欠沟在县城东边四十多公里南北向的一道山沟里，沟口有一块巨大的像山丘般的黑色大石头。石头的前边是湍急的日夜流淌的白水江，后边的山坡上是一个叫做卡坝的村庄。扎西在卡坝村前拐了个弯儿进了卡坝沟，溯安子河北上后，顺着1968年开辟的伐木材的简易公路前进。

又过了两个钟头，弯曲的公路时而在密密的油松林中穿行，时而又在悬崖上起伏，扎西的头颠晕了，手震麻了，一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去路。山沟分成两条，一条继续往北，有装载木材的卡车驶出，是安子沟的地界。一条拐向东北，狭窄陡峭，只有湿滑泥泞的小道，这条沟叫尼欠沟。这里有一座高大雄伟如同人形的山峰，人们便把这条沟叫做尼欠沟。尼欠是藏语“大人”的意思。好在五年前扎西坐着吉西道杰雇下的卡车来安子沟拉木材时，从尼欠沟进去看过措美峰，在吉西道杰家住过两天，他认下了这条沟。他加大油门驶上通往尕干果村的陡峭湿滑的小路。

尼欠沟向阳的山坡上由近及远地坐落着三个村寨，分别是申木多、尼欠和尕干果。很快，第一座村庄就出现在他眼前。和他们的当多沟当加村一样，从村口到村子里的巷道堆满了一垛一垛锯短后劈开的木柴，还有紧挨着偏房的高大的架杆。不同的是当多沟的村民是纯牧民，架杆上只晾些芜根和燕麦之类的饲料，尼欠沟却是半农半牧区，架杆上要晾晒小麦和青稞。尼欠沟的家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村庄附近种着些山坡地，一部分在措美峰北麓的草场放牧着牛羊。

最大的不同是当多沟向阳的平缓山坡上用松木板围起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防止猪

跑进去，那些小块地只种芜根和燕麦草，而这里用木板把整个村寨都围起来，因为村外的耕地多而且种植小麦和青稞，不能叫猪乱拱。因此每穿过一个村庄，他都要停下摩托去打开栅栏门，过去之后再关上门。他走近尼欠沟最深处的尕干果村，停下摩托又去移动栅栏门。

你是做啥的！

扎西惊了一下，因为离栅栏门里边很近的一垛柴火后突然闪出个人来，且他的褐子夹袍的系腰上贴身斜插着一把二尺长的腰刀。

因为对方态度严厉且全副武装，搞得扎西猝不及防，扎西神情有点紧张，说，我是.....当多沟.....沟的.....

当多沟的？你到这达做啥来了？

我找个人，吉西道杰.....

那人的口气更严厉了，你找吉西道杰做啥？

终于，扎西缓过神来，他对于此人的严厉口气极为反感，便用力移动栅栏门，同时提高嗓门说，我找吉西道杰做啥要跟你说吗？你是啥人，我一定要跟你汇报吗？

咦，你还歪得很！喂，你们过来！随着那人的呼唤，柴火垛后边又站起两个人来，腰里都插着长刀，话说也都凶巴巴的样子，做啥了！做啥了！那个人说，你们看，这个人不说做啥呢，硬要进来。我看着不像个好人，你们看他的这身打扮。

扎西二十一岁，留着长发，且穿一件脏兮兮的花格子西装。

问清楚问清楚！我也看他不像个好人，说不定是探子.....

扎西完全搞糊涂了，也气坏了。这村子的人一副战争警戒的样子，像是已经发生了战争。但对方人多势众，长刀在手，他也不敢造次，便和缓了口气说，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的这个人个人凶巴巴的，还说我不像个好人。啊么了，我的脸上写着字了吗？我是坏人！我是当多沟的人，是吉西道杰的好朋友，我来看看他不成吗？

你真是吉西道杰的朋友？一个人又问。

那还有假吗？我冒充他的朋友做啥呢，我有病呢吗？快点快点，你们叫我进去。我有重要的事见他们家的人呢。

你有啥重要的事？

有啥重要的事我能随便跟人说吗？随便说的事能叫重要的事吗？你看你这个人怪不怪！

扎西的话还真产生了效力，那三个人用充满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说，叫他进去吧。你领着进去，叫他先见一下贡布交，看他有啥事。接着那人就对扎西说，去吧，你跟他进去吧，把你的摩托推上。

扎西没听他的话，把摩托推进栅栏后，就骑上去，对跟在身后的小青年说，来，我把你带上，快些走！

小青年似乎有点犹豫，说，你知道吉西道杰家啊么走吗？但他还是坐到后座上了，并用一只手扶住了扎西的肩膀。扎西没说话，猛地加大了油门，摩托就呼地往前冲去。摩托在一垛垛码放整齐的柴垛组成的胡同里左旋右转，从一面面嘛呢旗下驶过，又驶过了尼欠沟上的木桥。小青年像是很惊奇，说了一句，你来过吉西道杰家？

但是到了吉西道杰的家门口，小青年还是严厉地说了一声，你跟着我！于是扎西把摩托熄了火，跟着小青年走进院子，随即又进了他曾经住过的客房。

栅栏门口的警戒已经使扎西有点难以理解，进了客房就更是迷糊了。吉西道杰的家人一个都没在，几个陌生的老年人在炕上喝茶，还有几个年轻人坐在地板上打扑克。年轻人的身旁都放着长长的腰刀，还有两支“小口径”立在板柜旁。那小青年进屋后附在炕上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耳旁说了几句话，那老人就盘问起扎西来，问他是哪里来的，真的认识吉西道杰吗？当他确信是吉西道杰的朋友并且来过尕干果之后，才慢慢下了地，并对他说，娃娃你跟我来。

他带着扎西拐来拐去走过好几户人家，进了一个院子。在这家的客房里扎西才见到吉西道杰的阿爸阿妈。扎西先是告诉两位老人，吉西道杰藏在自己家里，一切都很安全，然后又问警察来过没有，吉西道杰的阿爸名叫阿仓，他感谢扎西收留了自己的儿子，也感谢他从当多沟跑来报信，然后告诉扎西，上午十点钟住在电尕镇的熟人专门来尕干果报信，说吉西道杰在城里杀下人了，全县城都知道。接着十二点钟的时候警察就来找他的儿子。警察没找到吉西道杰，问了很多话，临走时嘱咐他赶快把儿子叫回来投案去，说是抓不住他的儿子他们天天要来。警察走后，全村人经过商量，把他们老两口转移到这户人家来，吉西道杰的媳妇带着一岁的小女儿住到另一户人家去了。看着扎西惊愕的面孔，老人解释道，不能不防呀，我的娃娃杀下人了，人家不报仇吗？

说说话天就黑了，这天晚上扎西和吉西道杰的阿爸阿妈睡在一个炕上。临睡前老人问扎西，扎西娃娃，你给我说个实话，吉西道杰啊么把班代交杀下了？为啥杀下了？扎西回答说不清楚，我问过几遍了，为啥着戳刀子？他跟我说想不起来。他说昨晚两个人在一搭喝的酒，那时间还好好的，后来喝醉了，喝醉以后的事他一点点

都记不起来。

哎，这个畜生，你看他惹下的这祸！老人叹息良久，又说，他们两个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来往几年了，关系好得很，比亲兄弟还亲呀！连着两年了，过年的时候，两个人连措哇的茶都不喝，今天他到班代交的家里去，明天班代交又到我们家里来，天黑就睡下。整整半个月两个人就这么上来下去的，就像是穿着一条裤子，不分开。你看，今年的春节这才过去了几天嘛，就一个把一个戳下了，这事啊么做呢？

翌日晨，扎西去见过了吉西道杰的女人，然后就回当多沟了。当他出了尼欠沟转向卡坝沟的时候，正好一辆轿式北京吉普迎面驶来。他知道，这是县公安局的车！虽然车顶上没有挂警灯，但他一看车型就认出来了。迭部县各局办都没有这么漂亮的车。他心里惊叹公安局的神速，急忙让道，把摩托停在一棵巨大的铁杆松旁边，双腿点地站住。

回到当多沟的家里已是下午两点，他向吉西道杰报告，老人和妻儿都转移到平安的地方去了，尕干果全村的人保护着他的家人，并且轮流值班防备申木多的袭击。还看见了警车，他笑着说，今天他们又跑空了，他们跑上几天就不跑了，他们啊里知道你在我家藏着呢。吉西道杰脸色黄黄的一句话不说，午饭也不吃。到了天尽黑全家吃晚饭的时候，他还是不吃饭，把扎西的阿妈端来的碗推了一下，对扎西说，你吃，我实话不饿。扎西的阿爸在一旁劝，娃娃，饭还是要吃些呢。天大的事总是要过去，鸡蛋大的青稞总是要从磨眼里下呢。吉西道杰说，不好办，我总觉得要出大事呢！公安局不饶我，申木多也不饶我。

事情还真被吉西道杰不幸而言中……

扎西收购蘑菇的工作停止了，成了吉西道杰的通讯员，两天一趟地往返于尼欠沟与当多沟之间，有时候还当天连夜返回，探听消息，向吉西道杰和他的父母汇报情况。就在他第五天到尕干果，和那个头天领他去见吉西道杰父亲的贡布交，坐在吉西道杰家的炕上喝茶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申木多的人来了！贡布交猛地跪起，问，多少人？拿刀了没有？年轻人说没有拿刀，是十几个老汉，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贡布交忙着下炕，说，请，快请进来，不要挡！他穿了鞋，忙忙往外走，扎西和另外几位老人也下炕迎了出去。他们刚刚走到院子中间，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已经涌进大门来了，前边是七八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后边还跟着八九个六七十岁头发花白的老人。贡布交急忙弯腰行礼，满脸堆笑地说，老人家你们来了，请进，房子里请，我有失远迎了。一个为首的五十多岁的人粗声大嗓地说，贡布交你啊么在这达蹲着呢？这家的主人啊里去了？怎么叫你招呼人着呢？贡布交还是一脸的笑容，根登阿哥，你这是啥话嘛。我在这达蹲不成吗？阿仓是我的邻居嘛，从我们的先人到现在，我们在一搭坐了几辈子了，我就不能过来喝个茶吗？根登说，你少废话！阿仓在不在？！你把阿仓叫出来，我们有话要跟他说呢！贡布交说，阿仓在呢嘛，阿仓啊么不在呢，这是阿仓的家嘛。你进，你房子里进走嘛，有啥话进去了再说，阿仓有点事出去了一下，我这就打发人叫去。贡布交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向一个年轻人使了个眼色，大声说，去，你去把阿仓叫来，申木多的贵客来了，叫他接待客人来！年轻人噎噎地跑出去了，他又招呼这帮不速之客进房子。其他的几个老年人和几个年轻人也都客气又恭敬地说请进，脸上堆满了笑容。这些人进了房子却不上炕，其中一个人的胳膊一扬，就把一个年轻人端过来的酥油茶咣的一声打落地上，茶碗碎了。他说，去球过吧，什么茶不茶的！我们是喝茶来的吗？我们是来算账的！年轻人不敢吭声，贡布交又赔小心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账要算呢，茶喝的还是要呢。不喝不喝！又一个客人大声喊起来，啊么的个事吵，把我们的人杀下了，连个话都没有，一个活人也看不见！砸过，今天我们把这间房

子砸过，看你们的人出来不出来，活人有呢没有！说着话，他又把连炕灶上煮着大茶的铜壶提起来往门口走去，啪的一声甩在院子里。其他几个四五十岁的人都去砸墙上镶有照片的镜框，还把脸盆踢翻了。

这些事情都在尕干果人们的意料之中。十几个跟进来赔小心的年轻人急忙去拦，客客气气却又非常坚决地抓住了他们的手，低声下气地说，不要砸，不要砸，也不要生气。赔呢，我们把亏人的事做下了，就一定要赔，赖过去的心我们一点点都没有。就是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叫阿仓有个准备的时间嘛！

已经五天了！一点声气没有！客人中一位年纪最大，须发斑白的老人吹胡子瞪眼地说。

贡布交说，群久阿爷，你不要着气嘛。上炕，上炕了坐下，我们慢慢说。我今天给你保证下，两三天里阿仓和我一定出面，到申木多赔礼去。这几天你们知道的嘛，吉西道杰没回来，啊么的个事情我们还没做清楚。再说，警察一天到晚地骚毛着顾不上，一会儿问这，一会儿又调查那。你们宽限上几天，我们把吉西道杰找着，事情做清楚了，一定给你们赔礼去，阿仓和我们的老汉都给你赔礼去，事情该啊么做就啊么做，该赔命价就赔命价。

不成！我们今天就要见阿仓呢！有人大声说。

就是的，就是的，把阿仓叫出来，把阿仓叫出来！我们不是要命价来的！你们的人把我们的一个人杀过了，你们也要拿一条命出来呢！有人强硬地说。

说啥呢！有啥说的呢！砸了，砸了！把房子砸过，看阿仓出来不出来！还有人说。

申木多人群情激昂起来，贡布交着急了，大声恳求地说，不要砸呀，我的阿爷阿爸

们，我求求你们，不要砸！事情不要搞复杂了，已经一个人命出下了，再出一个人命了好吗？已经一个家庭有难了，还要另一个家庭出个难了好吗？

有人强烈地反对，你这是啥话？听你说的话，就像是我们的人杀下就杀下了，白杀下了！贡布交说，不是，我说的是我们要把大事化小，公平还要和平地解决问题。我的阿爷们，我实话给你们保证下，两三天里我就到申木多去，我们的老汉们都去，我们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说法……他又把脸转向那位白发老人说，群久阿爷，我说话算话，我单要是把你们哄下了，你叫你的孙子娃娃把我的头割下。

一言为定！白发老人说。

一言为定！

好，一言为定，那我们走了。你是村长，你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相信。说着话，群久老人就向门口走去。贡布交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忙忙地说，不要着急走，坐一会儿，喝碗茶，喝完茶了再走，来了就要坐一会儿嘛。虽然出了件不好的事情，但我们乡里乡亲的以后还要打交道呢……但那位老人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其他老人也都随着往外走。看看实在留不住，贡布交也跟着走到院子里送客人。这时候，几乎院子里站满了人，全村子没出去干活的年轻人都集中起来了。他们是被先前跑出去的年轻人叫来以防不测的。看见这些人，白发老人又生气了，说，做啥呢？你们站下这么多人做啥，打我们吗？贡布交忙说，不是的，不是的，娃娃们欢迎你们来了。接着他又招呼年轻人们，送一下，大家送一下客人。

几个老人和二三十个年轻人把申木多村的老人们送出村子的栅栏大门，为表示谦恭，还接着往前送。扎西也跟着尕干果的人送客人，但他走到寨子的栅栏门之后就停下了，毕竟他是外人。他一直看着那一大群人继续往前走。这时一个女人从村子

中央尼欠河的木桥上跑过来，尖厉的叫喊声传了过来，拆房子喽！申木多的人拆房子喽！快来人呀……扎西不明白申木多的人拆房子是什么意思，但从尖厉的喊叫声中意识到出了什么事情。

吉西道杰家的客房已经完全变样了。这里的房子全部是柱子撑起的架子，两层，四面全都用红松板镶嵌，然后干打垒的土墙把一楼围起来。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冬季住一楼，夏季住二楼。可是就过去了短短的十几分钟，当扎西跑回吉西道杰家时，一楼所有的墙板变成了碎片，四面都露出了土墙。十几个申木多村的年轻人正在挥舞长柄的斧头砍那些没打掉的隔板，木片像雪花一样飞溅。其中有三四个年轻人还在砍柱子。这是一间改革开放之后刚刚盖起来的房子，房子中间立着三根柱子，都是一个人抱不拢的柏木，桐油漆得黄灿灿的。这三四个人的斧头已经砍进去半尺深了，就剩下椽子粗细的木头心子了，眼看着整个两层楼的沓板房就要轰然倒塌。

房子里已经有几个妇女在阻拦他们了，但被两个年轻人横着斧头逼在墙角里。几个妇女急得跺脚，哭泣着喊叫，塌了！房子就要塌了！求你们不要砍了！把人砸死呢！

一个横着斧子的年轻人说，砸死就砸死，我们和你们一搭死！

几个尕干果的年轻人首先冲进房子，大喊，你们要出人命吗？停下停下！不要剁了！但是那十几个年轻人一齐用斧子逼住了他们，不要动，都不要动！你们谁是吉西道杰家的人，站出来！我们是找他算账来的。

算账来的你们就算账嘛，要多少钱你们说嘛！你们剁房子做啥！

我们不要钱。我们要他家的一个人！

啊呀呀，要出人命了……我们也拿刀子去！不知哪个人喊了一声，尕干果的年轻人就都往外跑，回家去拿刀。贡布交和几个老年人赶到了，大声喊，不准拿刀，谁也不准拿刀！已经死了一个人，你们还嫌死得少吗！但是，年轻人们不听话，不到十分钟，手里就都有了二尺长的腰刀，有的还拿着政府屡禁不绝的“小口径”，打猎用的火枪。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申木多的年轻人被他们挤出院子，退到木桥的南端。但他们不愿意撤退，在桥头上提着长刀举着斧子喊着，你们叫阿仓出来，叫阿仓家的人出来，我们不是跟你们打仗来的，我们要阿仓家的一条命。

时间僵持得久了，尼欠村的人发现了。尼欠村的年轻人在几个老汉的带领下赶了上来，他们都拿着木头棒子，站在桥中央把两个村的人隔开，连打带推地把申木多人逼出了栅栏门。

申木多的年轻人是从另一条山沟里绕到尕干果来的，他们偷偷地潜伏在尕干果村东的铁杆松树林里，趁着尕干果的男人们劝送老年人的机会偷袭了吉西道杰家。

事情闹大了。尼欠沟行政村村民调解委员会紧急召集会议进行调解。甘南藏区有这样的传统，旧时代，各大部落都有一个名叫日瓦的民间组织。日瓦是中间人、调解人的意思。它由各个帐圈——小部落，选出公正无私有智慧有威信的老人组成。该组织专事调解邻里纠纷和部落间的矛盾，还研究决定部落的重大事件。民主改革后该组织消亡，改革开放后出于实际生活需要，很多行政村又产生了类似日瓦的村民调解委员会。

尼欠沟有五个自然村，各村选出的调解委员加上各村的村长，以及行政村村长和党支部书记，再加上桑周寺院的三名僧人代表，共计二十八人，在尼欠沟口的草地上扎下四顶帐篷。就像是城市里的法庭调查一样，吉西道杰家的人和班代交家的人分别被委员们叫进帐篷进行问讯，证明人也被叫了进去……“法庭调查”和委员讨论进

行了三天，形成最后决议：吉西道杰家赔偿班代交家一百二十头牦牛，折合人民币八万四千元。吉西道杰家的房子受损严重，必须重盖，需材料费人工费一万四千元。扣除这笔钱之后，吉西道杰家还需付班代交家七万元，赔款在十日内付清。吉西道杰还必须离家出走三年，期满后才能回家，三年内若是私自回到尼欠沟，班代交的家人随时可以追杀，不承担任何责任。

吉西道杰过了十几天才离开了当多沟。为了付清命价，他把几年来倒木材挣下的四万元全部拿了出来，还卖掉了半群牛。大包干的时候他家分了二十头牛，他哥哥在措美峰背后的牛场里放牧十几年了，舍不得吃肉舍不得卖，才刚刚发展到九十头。这一次就卖掉了四五十头，且都是大牛，牛场里就剩了十几头犏雌牛和牦雌牛，还有一些小牛犊，真是损失惨重。由于调解委员会决定三年内不准他回尼欠沟，所以地就没人种了，家人商议后决定哥哥和嫂子回村做家务，他和女人去牛场放牧，这样他就避免了私自回家的嫌疑。

吉西道杰是从当多沟直接去牛场的，他走的是一条山路，翻过村后的班主山到扎尕那，再从扎尕那的东哇石峡上光盖山，从光盖山北坡的高山草甸牧场走到措美峰北木麓靠近大峪沟的牛场。他不能走尼欠沟这条路，因为在调解委员会作出赔命价的决定之后，县公安局还几次去尼欠沟抓他。调解委员会已经向公安局谈过两次，说这事已经解决，就不要再抓人了，可被公安局拒绝了，因为这是重大刑事案件。公安局已经立案，检察院也已正式起诉，调解决议不算数。后来调解委员会再去说，反倒被公安局训了一顿，说尼欠沟的年轻人胆子也太大了，戳刀子戳到公安局门口来了，不抓他我们公安局的脸往哪里放，国家的法律不是成了一纸空文吗？！

那天早晨，天刚刚亮吉西道杰就动身了，扎西送的他。才刚刚走出村子，吉西道杰就蹲下了。扎西赶紧问他怎么了？他软弱无力地说，没啥，我没啥，坐着缓一下。

你回去吧。他蹲了一会站起来走，没走上几步就又蹲下了。扎西大为惊讶，又追上去问，你到底啊么了，是啊达不合适了吗？他软声软气地回答，啊达都好着呢，就是.....乏得很，腿.....软得.....走不成路.....

扎西说，不成就回家吧，再坐两天再走。你是这些天不好好吃饭，没力气了。

吉西道杰说，不是吃饭的问题，我心里乏得很。从那天听说我的连手没了，就走不动路了。这些天在你家，往茅厕去一下都走不动。我实在想不通，为啥我要把我的连手戳死？我到底啊么戳下他的？可是我啊么也想不起来，一点点都想不起来.....

扎西说，回去吧，你跟我回去，过几天再去牛场。

不，我要走。不能再蹲到你们家里，我已经影响你做生意了。

我给你牵个马去。扎西想出好主意来，立即就跑回家去，回来的时候牵着两匹马，还抱着两件皮袄。他说，我把你送到牛场去吧。你这样子走我不放心。

吉西道杰不喊乏了，但是一上马他就睡觉，走着走着就掉下来，像是一辈子没睡过觉，摔得鼻青脸肿的。扎西不得不一次次地把他扶上马背。

措美峰北侧是安子沟和尼欠沟最好的牧场，这里山峦起伏坡缓草肥，植被优良。每年5月，牦雌牛和犏雌牛下过牛犊，女人们挤奶打酥油，男人们荡牛拔牛绒，山坡上时不时荡起年轻人的歌声，牧场呈现着一片悠悠然而又繁忙的景象。吉西道杰的牛场却是死寂一片，他一点儿也不想做活。他去赶牛，到半夜赶不回牛来。他走上几步就坐下休息，不要说爬山，就是平坦的草滩也走不动，牛场上的活全成了女人的。不到一个月，他家的牛犊子被狼吃掉了四只。邻近牛场的牧人来串门，坐着喝茶说话，他却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唯有不到两岁的女儿啼哭的声音打破帐篷的沉

寂。没办法，吉西道杰的上了年岁的父亲来到牧场，帮他照料牛群。

八月的一天，尼欠村的老吾在山坡上荡牛，中午时分回帐篷吃饭时听见狗叫声不断。走出帐篷就看见七八个人正朝他的帐篷走来，叫他看住狗。这几个人有藏民也有汉人，他们说是收皮子的，进了帐篷却又不问皮子的价钱，而是问这里有几户人家放牧，帐篷扎在哪里，男人叫什么名字？他们的言行引起老吾的戒备，因为来这人迹罕至的牛场收皮子、买牛贩牛的生意人他几乎都熟识，那是有数的几个回民。他们都是一两个人结伴来，从来没有七八个人一起走的。他趁女人出去抱柴的机会跑出去，对女人说，快跑，到吉西道杰家去，叫他藏过，警察抓他来了。

后来那七八个人打听走进了吉西道杰的帐篷，问阿仓，你们家的年轻人呢？

阿仓回答，年轻人来牛场坐了十几天走了，已经两个月找不见了，不知道哪里去了。

那些人终于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是迭部县公安局的。叫你们家的年轻人到公安局投案去。他要是不去我们还来，白天来，夜里也来呢。这拨警察是从卓尼县大峪沟开车进来的。他们把车开到旗布寺跟前一个叫三角石的地方——那里有三块成三角形分布的巨大的石块，有七八层楼高——然后步行翻过一座大山来到这片牛场。

大约过了一个月，这帮警察又来了。这次他们没进任何人的帐篷，也没向任何人打听吉西道杰牛场的位置，就直扑吉西道杰的帐篷。后来人们才知道，公安局抓住一个偷牛贼带路，这人半个月前来这里收过皮子，知道吉西道杰的帐篷扎在什么地方。就在他们悄悄接近吉西道杰的帐篷之前，吉西道杰的邻居——在对面山坡上荡牛的一个人看见了。邻居高声喊叫，卓玛草！跑！叫吉西道杰快跑，警察来了！

卓玛草是吉西道杰的媳妇。她在帐篷门口的草地上晾晒曲拉，急忙叫醒了睡觉的吉

西道杰。吉西道杰自从来到牛场还没这么迅速地奔跑过，像是疯了一样地跑。警察们看见他的身影，追赶着大声喊，站住，再跑就开枪了！吉西道杰跑了十几步就钻进稠密的白松林，警察们追进松林时已看不见他的影子。

自从这次抓捕之后，吉西道杰成了惊弓之鸟，一天到晚不敢放心睡觉，他和家人时时注意着各处的山冈和谷地，一旦看见生人出现就藏起来。晚上也不敢在帐篷睡觉，有时穿个皮袄躺在雪松下边，有段时间干脆就在冬窝子后边的白松林里搭个小棚子，天黑就到那里去睡觉，听见狗叫爬起来就跑，只有白天才敢在大帐篷里活动。这年的腊月，快过年了，又下了一场大雪，雪浅的地方就有七八寸厚，低洼处达一米。他心想警察不会来了，就放心回家睡觉去了。结果一天夜里警察还就来了。是他家的狗发现了警察，拼命地叫，把他惊醒了。他连鞋都来不及穿，仓促套上件大皮袄就跑。警察们虽然看见雪地上深深的脚印，但因为雪太厚，夜色太黑了，追起来吃力，才放弃了抓捕。

这天晚上吉西道杰受了重伤。他在山坡上奔跑的时候慌不择路，经过一处石崖时滑倒了，身体横着掉了下去，落在-块突出的石头上。虽然皮袄并没有戳破，但他的内脏却受到了重击，腹腔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了知觉。警察离去后，卓玛草循着踪迹找到他，将他背回了帐篷。

这次伤得太重，他长时间咳嗽，咳血，且腰痛得直不起来。眼看人就瘦成了一个骷髅，乡亲们用牲口驮着他去卓尼县医院。医生说他的肾破裂了，动手术切去了他的右肾。出院时医生对他说，不要吃肉喝酒，还能活个五六年，要是吃肉喝酒，说不清哪天就没命了。

回到冬窝子之后有段时间他的确滴酒不沾一口肉也不吃，但是咳嗽依然不止，时不时咳出血来。每当咳嗽时，吃过的东西全都呕吐出来，咳得他喘不上气。他的腰腹

依然疼痛，什么也干不成了。两岁的女儿哭泣时去抱她一下的力量都消失了，一天到晚只能坐着或躺着，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消磨着他的意志。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他突然吃起肉来，也跟人一起喝酒。时间不长，他的脸和腿就肿了，发高烧，接着小便不通畅，腹部胀疼。托人从卓尼买来消炎片吃，还有利尿的药，病情时轻时重。

那是五月的一天夜里，他肚子痛得一夜睡不成觉，身体烧得盖不住被子，在铺上滚来滚去的。早晨，乡亲们牵了骡子，驮他去医院。他骑不住骡子，乡亲们使用两根木头扎了个“人”字形架子绑在骡背上，要他骑在鞍子上，上身伏在架子上。他死活不上骡子，说他的阳寿够了，去医院也治不好。乡亲们硬是把他抱到了鞍子上，两个人在左右扶着，另一个人牵着骡子走。一路走着他还说，不去，我不去医院，去了是死，不去也是死。乡亲们说到医院就死不了，能治好。他说治不好，我的病医院也治不好，我们回去……我已经多活了一年，从我的连手死了，我的阳寿就尽了。

从冬窝子去卓尼县城是要翻一座大山，翻过山不远就到了三角石，顺着旗布沟走到大峪沟，再走到大峪沟口。正常情况下凌晨出发，下午两点钟就能走到沟口，到那里就能坐上班车，可是他们还没走到三角石，吉西道杰就断气了。

吉西道杰死后，他的媳妇抱着女儿回娘家去了。媳妇在牧场生活的一年时间里，神经有点不正常，经常好端端地从睡梦中惊醒，喊，警察来了！有时候挤着牛奶突然就愣住了，继而往四面看，大声喊狗扯开了！其实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奶牛反刍的咀嚼声。媳妇回到娘家后还是这个样子，一惊一乍的。父亲便带她去尼欠沟的桑珠寺算卦。这是座苯教寺院，尼欠沟的人信仰苯教。活佛对她的父亲说，你的丫头要磕头去呢。父亲就领着她走遍甘南州和若尔盖的苯教寺院，磕了四五年头，病才痊

愈。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九、“狼狗”

他们是五十六个人。每人手里拿根三四尺长的木棍，其中几个人背着小口径步枪和自制的火枪，还有几个牵着马跟随其后。马背上驮着褡裢，褡裢里塞着很多装了炒面的小布袋。他们大部分穿着夹袍，少数人还穿着冬季的皮袄，系腰上挂着小刀和碗套。他们顺着古峪山西侧色青沟的沟底往西北方滑滑跌跌地前行。山坡异常险峻，沟底流淌着一股很大的山水，还有大小不一的石头，大石头比房子还大，小的比洗脸盆还小，它们是从山头上滚下来的。山水湍急地流淌，从大石头旁绕过去，从小石头上漫过去。小石头长满了苔藓，人畜时不时滑倒，摔得鼻青脸肿。这里是迭山中段叫做光盖山的阴坡，雨水充足且蒸发量小，植物特别茂盛，漫山遍野都是巨大的铁杆松和雪松遮天蔽日，如果是单人行走其间便有阴森恐怖之感。松树稀疏的地方又都长满了灌木，枝枝桠桠撕扯着他们的衣裳。

他们分成两队走在山水沟的两边，观察着山水沟边缘偶尔出现的几个牛蹄印，观察着苔藓和草丛中时隐时现的两个人穿着胶鞋踩出的脚印。

这啊么了，脚印看不见了！

他们走到一段平缓的谷地处，山水沟变宽，两边的山坡变缓，沟底的大石头减少了，很多碎石在清澈的水底下显示出来。走在山水沟两边的人们自然拉开了距离，

右边的一个人先喊起来。

左边的人也叫起来，就是的，有一截路了，看不见脚印！

还有人补充说，牛蹄印子也不见了！

急急行走的队伍停顿下来，人们往四面看着议论起来，是不是又往山坡上去了？

不要急，不要急，大家分头找一下，看脚印啊里去了。它飞不过，它这达没有了那达有呢！鬓角已萌白发的丹知说。他是这伙人的头领。

人们分散开了，年轻人分成几拨，有的往长满灌木的阳坡爬去，有的钻进阴坡上的大森林，有的顺着流水方向搜寻而走去。几个五十几岁的老年人借此机会坐在山水沟边的草地上休息一下。他们累了，虽说年纪并不是很大，但终归比不上年轻人精力充沛。农历五月初的季节，太阳还不是很毒，但是他们被青藏高原上的太阳长年累月晒得黑黝黝的脸上流着黏糊糊的油汗。他们早就把皮袄褪下去堆在腰里，上身只穿着一件衬衫，衬衫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洇得湿溜溜的。

他们是迭部县益哇沟益哇村的牧民。六天前的中午，在光盖山春季牧场放牧的阿桑跑回村子找村长，说他的三头犏牛叫贼偷走了。他说前一天的傍晚，到荡牛的山坡上去了一趟，把牛往一处赶，在山坡上坐到夜里十点钟，然后才回到坡底下的帐篷吃晚饭，睡觉。今早起来去看牛，发现少了三头犏牛。那是他驯练出来的驮牛，平常往益哇村的家里驮酥油或从家里往牧场驮面粉驮日用品，春播和秋收的季节赶回家驮粪、播种和耕地，不用的时候就放在牧场吃草。三头牛的鼻子上都拴着柏树枝子缩下的鼻圈，鼻圈上各自拴着一条牛毛绳，不牵牛的时候牛毛绳就盘在牛角上。

村长丹知问他，你啊么知道是贼偷过了？没叫狼吃过吧？

因为政府查得严，牧民们的枪被公安局没收了，这几年狼又多了起来。阿桑说，那没有嘛。我查着看了，有两个贼昨晚上到牧场来了，有他们的脚印。

有脚印吗？有脚印了就好办！叫人，快叫人，到嘛呢房集合，带上五六天的干粮。

时间是1992年。改革开放以来牛羊到户，市场活跃起来，有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急于发财致富，就干起偷鸡摸狗的事来，再加上有些卓尼县、岷县的回民和汉民经常到牧场走动——其中一些人白天装扮成收购牛羊和毛皮的生意人，侦察地形和人员情况，夜里却来偷牛，搞得牧民们叫苦不迭。如果牧民发现的时间晚了，或者找不见脚印，那牛就找不回来了。

大概两小时后，益哇村嘛呢房的院子里就集中起来了四十多个人，包括三十几个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八九个三十岁以上的人。益哇村属高寒山区，以牧为主，也种几亩山坡地。所有的家庭都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放牧，一部分在家种田，在家的大都是老年人和小青年，中年人几乎都在牧场。他们每人手里拿着铁锹把粗的棍子，这是他们上山下坡的拐杖，又是护身武器——山林里有狼，还有雪豹，那是要伤人的。个别人还把深藏不露的火枪和小口径步枪也背上了。大家都知道，偷牛贼专挑山林和偏僻山谷赶牛，路难行，所以都做好徒步追赶的准备。只有几个人牵着马来了，丹知便叫大家把腰里挂着的炒面袋子放进褡裢里，叫马驮上。他对那几个人说，好吧，既然你们把马牵来了，那就把大家的干粮驮上。然后他就开始分配任务，对年轻人说，你们腿脚灵便，先走，堵关口去。岁数大些的我们到牧场，跟脚印去。

他说的堵关口就是阻挡偷牛贼可能要逃窜的道路。益哇村在迭山中段，光盖山的南麓，这里到处是石头山，草场面积小。他们的牧场大都在光盖山顶的高山草甸上。他凭经验作出判断，贼走的路有三条，一条是益哇沟后边的卡车沟，一条是与卡车

沟隔着一座名叫古岖山的车巴沟，还有一条是车巴沟上梢的什巴沟。偷牛贼从什巴沟下到车巴沟，越过车巴河再进入江车沟，翻越一座大山就可以到达碌曲县的双岔乡和阿拉乡。从光盖山的北坡往东有通往卓尼县大峪沟的小路，但他认为偷牛贼不敢走那边，因为沿途都有益哇村的牧民，看见生人赶牛就会拦截和盘问。他叫这三十几个人分成三组直奔那三条沟的沟口，把守沟口和公路。他说，你们走得越快越好，走到贼的前头，把那几个关口堵住，贼长上膀子也飞不出去。

年轻人走后，剩下八九个三十岁以上的人就直奔光盖山上阿桑的春窝子去了。人手一根棍子，都带上了手电筒，还牵着一匹驮干粮和铜锅的马。

阿桑的春季牧场在益哇沟上边的一片高山草甸上，他们走了四五个小时才走到。这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就在帐篷里挤着睡。半夜里，一些人家外出劳动的男子汉们也赶来了，有二十多人。这些人就躺在草滩上睡觉。天刚刚亮，太阳还没出山，阿桑就领着他们去草甸看脚印。

脚印很清晰，因为阿桑从益哇沟的冬窝子转场到这里才十几天，而这片草甸子与其他人的春窝子又被两堵墙壁一样陡的石头梁隔开。阿桑径直把他们领到草甸子接近光盖山顶的边缘，指着三头牛和两个人把今年新长出来的青草踏倒了的痕迹说，你们看，这不是脚印吗？！他们顺着脚印往上走，走到接近山顶的白色岩石附近，草稀了，黄土裸露出来，人的脚印看不见了，但三头牛踩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再往上很长一段路都是光秃秃的石头，什么痕迹都看不见，只有峻峻嶒嶒的大石头耸立着，就像巨大的竹笋从石头山上冒出来，又像一座座的尖塔。

再走就是一片平坦的石坡，有很多碎石，像戈壁滩。“戈壁滩”的东边不远处是奇峰突起，插向天空的两座又高又尖的石头山，像是犏牛的两只角耸立在蓝天上。这是和扎尕那石门一样出名的石门，它敞开在光盖山顶上，人们叫它九天门。从很远

的北方的临潭县就能看见它，是甘南一景，人称迭山横雪。据老人们讲，在以往的年代，这里冬天集聚的白雪整个夏季都化不完。过了九天门就该下山了，又出现倾斜的高山草甸。草甸上盛开着大片大片白色和粉红色花朵的高山杜鹃，它们植株高大，叶片又厚又肥，茂盛得如同挨挨挤挤的枇杷树。高山草甸的北部边缘是一条又一条的沟沟岔岔向前倾斜而下，沟岔里长满了铁杆松、白松，像是绿色的瀑布，在远方汇集成郁郁葱葱的绿色大河——卡车沟，它浩浩荡荡向卡车沟口冲去，直扑碧绿的洮河。

在这片高山草甸上他们盘桓许久，寻觅偷牛贼的脚印。他们必须在这里找到脚印，因为从这片草甸往西走一二十里是车巴沟，他们必须作出判断，偷牛贼往哪条沟去了。车巴沟深得很，长度是卡车沟的两倍，北抵洮河，南头在接近光盖山处又拐向西北方向的华尔干山。益哇沟的老人们极少去过那里的群山和深谷。

但是，他们面前的这片高山草甸是益哇村一户人家的春季牧场，自从农历四月下旬以来，有八九十头牛整天在这里吃草，走来走去踩下无数蹄痕。另外，这里又是益哇村的牧人往东边的光盖山牧场、措美峰牧场去的必经之地，草地上已经踏出一条青草稀少的小路，小路上新旧蹄印一层摞一层的，根本辨认不清。

在这片高山草甸上，几十个人整整寻找了一天，他们低着头像是寻找散失的素珠一样仔细观察着每一个蹄印。

还好，在很远的西边，在从扎尕那通往车巴沟的一条牛马踏出来的小路上，在乱糟糟的蹄印中，有人发现两三只牛的蹄印和其他牛蹄印有些异常——牛正常走路的时候，后蹄踩出的蹄印总是落在前蹄印的后边，这就像后腿长在前腿的后边一样天经地义，而这三头牛的后蹄印却落在前蹄印的前边，牛只有在快走的时候才是这样的。这种异常的蹄印还延续了好长一段路，一定是那三头犏牛踏出来的。他们判

断，因为贼偷了牛总想跑得快一些，不断赶着牛快走，以摆脱主人的追逐。只是这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太阳跌进西边的山谷里，路上的脚印模糊起来。他们只好露营，在一条小沟里坐下来，拾柴生火，从马背上卸下铜锅烧茶，喝酥油茶，拌糌粑，然后躺在火堆旁睡了。很多人穿的夹袍被午夜的露水打湿，冻醒了，就把火烧旺，坐在火堆旁打瞌睡。

翌日晨，喝完茶，能看清路了，他们便顺着蹄印往前追。追了半天，蹄印随着小路下到古岷山的一条沟里。这条沟叫什巴沟，顺着这条沟下去，就是一个名叫什巴的村子。那是个很大的村庄，有一百二三十户人家。他们正走着的这条沟和附近很多座山都是什巴村的牧场。可他们走着走着蹄印却又消失了，沟里淌着很大的山水。他们在痕迹消失的地方往两边山坡上搜寻了很久，也没找到蹄印和人的脚印，于是断定，贼把牛赶进山水沟里了，这样可以掩盖痕迹。他们继续顺着这股山水走，人分成两队，一队在这边，一队在那边，搜寻前进。果然，走出三四百米后，他们看见山水沟旁边松软的草地上有几个牛蹄子踩得很深的小坑。这是偷牛贼没看好牛，牛偶尔偏离水沟留下的蹄印。他们兴奋起来，偷牛贼的把戏被他们识破了！他们继续顺着这条沟追。

但是，他们在什巴沟跟踪半天之后又在一处山谷非常狭窄的地方迷失了，不见了牛和偷牛贼的踪迹。队伍沿着了无踪迹的山水沟往前又走了很长一段，还是无迹可寻，不得已停了下来。

啊么做呢？

脚印啊么没有了呢？这不是怪了吗？

人们乱糟糟地停在峡谷里，往四周打量着，议论起来，并把目光投向丹知。丹知是

村长，年纪已过五十，五十岁以上的人在这伙人里已经算是老人了，受人尊重。

丹知踌躇了一下，随即坚决地说，找，往两面找一下，还能没有了？它飞过去呢！他略停了一下又补充道，去几个人，到那个石峡跟前看一下！

人们都散开了，往两边的山坡上寻找，有几个年轻人又走回狭窄的山谷处。那儿一边是石崖，一边是光溜溜倾斜着的几块大石板，石板往上是一片长满白松的山坡。几个年轻人从那几块倾斜得很厉害的大石板上爬上去，钻进白松林。过了一会儿，松林里就传来他们的呼唤声，找着了！上来，你们上来看一下，这里有脚印！

丹知和一帮年轻人爬上石板，钻进茂密的白松林。由于山高林密阴湿寒冷，白松林里还有没化净的斑驳残雪，残雪上出现了牛蹄印，还有两个穿解放鞋的人踩出的脚印。

年轻人高兴又惊叹地说，这两个贼啊么上来的嘛，牛能上这石板来吗？那跌着下去不绊死吗？

有人欢快地回答，那硬牵着上来了呗！一个在前头拉一个在后头拽！

于是人群又改变了方向，沿着白松林里的脚印往上走，向着古岷山顶爬去。倾斜陡峻的山坡上残雪斑斑点点，但是白雪下面已经长出一寸多长的青草，和去年长得很长的枯草混在一起。融化的雪水把山坡上薄薄的土层泡软了，像是石头上抹了一层稀泥。人们拄着木棍往上爬，时不时会滑倒，鞋都变成了泥疙瘩。人们把褐衫下摆提起来掖在系腰上，结果裤子变成了泥片片。

终于，黄昏时分他们攀上了古岷山的山脊。他们以为，这两个贼上到山脊之后就会顺着山脊往北走，因为山脊上有条牧人多年来走出的小路，没想到脚印却顺着一条

山谷向卡车沟延伸下去。

晚上他们在卡车沟露营，离昨夜露营地仅仅五公里的距离，当他们在离上卡车村不远的碌雁沟点起篝火烧茶和烘烤鞋袜、衣裳的时候，有些人气哼哼骂着，驴日下的贼娃子耍的这手段，叫人在原地转圈圈呢！

也有欢乐的声音不断在山谷里回荡，这天夜里，他们和派到卡车沟守关口的十几个人汇合了。那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卡车沟中段的高山上搜索，露营的时候看见他们生起的篝火，还当是偷牛贼生火呢，偷偷地摸了上来，和他们不期而遇。并且，后半夜的时候又有一股生力军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益哇村自从牛羊承包到户以后又恢复了旧时代的村规民约：凡有人家盖房子、家中老人过世、念嘛呢或是牛羊被盗需要追贼的时候，每户人家要出一个人参加。尤其是牛羊被盗全村出动找牛的时候，每家要出一个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参与。如果哪家没有男人在家——在很远的牧场放牧，或在外打工，要由家人设法通知，在三天之内赶回来参加。如果没人参加，一天罚五十元钱。这天夜里来的人，是在遥远的岷县给汉人荡牛的男子，家人捎信给他们，他们骑马或坐长途班车赶回益哇村。他们昨天黄昏从益哇村出发，夜半时分上了光盖山，从光盖山的高山草甸看见了篝火，连夜走下卡车沟汇合。

偷牛贼真是费尽了心机。第四天的早晨，人们顺着碌雁沟继续追踪，发现偷牛贼的脚印拐进卡车沟的一条无名小山沟，又向着古岷山顶攀援而去。他们用了一天时间，随脚印和蹄印又一次翻越了古岷山。

现在是第六天的中午，他们来到古岷山西边一条名叫扎路沟的山谷里，痕迹又一次踪影全无。几位年近六十岁的老年人已经被几天来的风餐露宿折磨得筋疲力尽，一坐下就不想起来，说该吃午饭了，点火、烧水。

丹知也累了。他把年轻人分派出去找脚印，然后坐在草滩上休息。他对那些五十岁以下的中年人说，你们去些人拾柴、烧茶，等娃娃们找着了牛蹄印，吃罢了，缓一下我们再走。几个中年人往山坡上的树林去了，拾了些散落在地的枯枝抱回来，有的人抽出插在系腰上的长腰刀砍了几根已经干枯的油松枝干，拖回来。他们点着火，用三块石头支起铜锅，放上大茶。大约半个钟头，茶煮好了，他们从腰里拴着的碗套中取出绘有蓝色龙形图案的瓷碗，放上一疙瘩酥油，再倒上茶，慢慢喝着，然后舀上青稞炒面，用食指搅拌，捏成酥软的疙瘩丢进嘴里。

咦，年轻人啊么还不回来？丹知突然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他的糌粑都吃完了，却不见一个年轻人回来。

还没找着呗。一个年纪比他大几岁的老人说。

还没找着？一顿饭的时间过去了还没找着？这是啊么了嘛，贼把膀子长上了吗？牛也把膀子长上了吗？飞过了吗？！丹知显出诧异的脸色说，又扬起脸看两边的山坡。

啊么了，啊个知道呢。还是那老人说。

阴坡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年轻人都钻进茂密的白松林里去了，只有阳坡的灌木丛里闪动着稀疏的人影。这是一条宽阔且很长的山谷，顺流而去的年轻人也已经走出很远的路了，人影变得又矮又小。

丹知说，叫回来，叫回来！这么长时间还找不着脚印，这不是蹊跷了吗？！

欧——欧——一个中年人尖着嗓子吼起来。

欧.....欧.....两边山坡上扯着嗓门的应答声传过来，像是中年人的回声。

欧欧——还没找着吗？中年人问。

欧欧.....没找着.....

欧欧——叫你们下来哩！

欧欧.....不找了吗？

欧欧——下来！吃罢了再说！

几分钟的时间，白松林和灌木丛中的年轻人跑下山坡来了。丹知问他们，没找着脚印吗？你们细心找了吗？年轻人回答，细心找了，没找着。

那就怪了，还真是插上膀子飞过了吗？吃饭，你们先吃饭，等着往下头去的人回来再说，看他们那边找着了没有。

又过了一会，顺着山水沟找下去的五六个年轻人回来了，也说没发现痕迹，蹄印也没有，脚印也没有。丹知问他们啊么找的，他们说三个人走山水沟的这边，三个人走山水沟的那边，一直走出去了四五里路，没看见一个牛蹄印子和人的脚印。

吃饭，你们先吃饭。丹知说，然后他站起来四面打量，一边打量，一边心里想着偷牛贼到底往哪里去了？前边一直跟得好好的脚印到这条沟里来，怎么就消失了呢？他想了一会儿，朝坐在草地上的阿桑喊了一声，阿桑，走，我们两个人再往山水沟的方向找一下去。

没有，那边确实没有的。我们细心找了，就差拿放大镜看了。一个年轻人说。

丹知说，我们再去找一下嘛。山坡上的脚印明显，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山坡上没有找着，那就要在山水沟里找去。山水沟是做贼最好的路线，山水能藏住脚印，也

能藏住牛蹄印子。贼在古岨山上绕了几个圈圈，但他想把牛赶出山去，就还得走山水沟。再说往下不远就是车巴沟，那边人口稠得很，我们要是跟不住脚印，到车巴沟就没处找去了。

阿桑站起来，两个人一左一右从山水沟的两边往前走去。这条山谷比较宽阔平缓，从上游陡峭的山谷里淌下的山水到了这儿便失去喧哗的声音，只是发出汨汨的流动声。山水沟两边的青草一片嫩绿，他们仔细观察着往前走，脚踩在青草上有种软绵绵的感觉。

走了很长一段路，山水沟时窄时宽，水流时急时缓。越是水流急湍的地方，他们观察得越仔细，因为在这样的地方，牛越是有可能走出山水沟，在草地上留下蹄印，但是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一点痕迹，只看见刚才几个年轻人新鲜的脚印。

后来，他们走到一段山水流得很缓慢，山水沟变得很宽的地方，丹知突然站住了，眼睛朝着平静流动的山水看了一阵，喊，阿桑，你等一下。阿桑扭过脸问，你看见啥了吗？他回答，没有没有。我看见那达蹬下一些沙子。说着话，丹知就扑通扑通走进水里。他穿一双橡胶底的解放鞋，这是为找牛专门穿的，因为往常穿的藏靴是牛皮底子，光面的，走在草坡上滑得很，容易跌跤。起先，水淹到他的腿肚子上，但走了十几步，水逐渐就浅了，当他走到山水沟中央的时候，水只是淹过了脚面。他站住，低着头看水下粗糙的沙砾。

迭山的石峰是石灰岩结构，山谷里都有山头上滚落下来的白石头，大小不等。这条山谷由于比较平缓，大石头不多，倒是山水把碎石头冲下来了，不少，整个山水沟铺满鸡蛋大小的白石头，而他观察的这段沟因为更宽一些，水流更加缓慢，便沉淀了厚厚一层比豌豆粒还小的白色沙砾，形成一片白色的沙滩。沙层在水沟中央比边缘还要厚一些。就在这片白沙滩上，透过清澈的山水，他看见一串浅浅的圆圆的小

坑。只有牛和马这样体重大的动物才能在这片粗糙的沙滩上踏出这样的圆坑来，且因沙砾粗大，比重大，缓慢的流水没能将其抹平。他随着水流走了一截，山水沟变窄了，水流湍急起来，小圆坑不见了。他抬起头，嗓子发出快乐的喊声，阿桑，你过来看一下！

阿桑扑通扑通从水里走过来，弯腰看了看，笑了，狼尾巴总要露出来的！往扎路沟口去了，就是往扎路沟口去了，说不定就是扎路村的人偷了！

还就是扎路村的人偷了！丹知大声说。他们顺着山水沟又走了半天，始终没有牛和人走出山水沟的痕迹。直到扎路沟口的地方，这里的山谷已变成一片开阔的草滩，他们才看见三头牛从水里走出来的蹄印。蹄印在山水沟旁一个村庄的路口消失了。这是一片和他们益哇村非常相似的村庄，房屋都是二层楼，下层被厚厚的干打垒土墙包围着，上层都是木板房，房顶上整齐地覆盖着瓦楞一样的铁杆松木板。这个村子真是够大的，一栋挨着一栋的沓板房密密匝匝看不到边，村口的架杆也严如森林，排列整齐的柴火垛堆得像一堵堵的墙壁。在这里山峰已经退向远方，视线豁然开朗。

年轻人骚动起来，激动地喊着，走，进去找去，一家一家地找，一定要找着！

对，抓住了叫他赔，一头赔五头！

不成，一头赔七头！驴日下的，害得我们耽误了六七天的活，跑了这么长的路！

他们吵闹着，往扎路村的巷道走进去。这时丹知喊了起来，喂，你们都站住！

年轻人扭过脸，啊么了？

你们就这么闯进去吗？

年轻人很惊讶，啊么了，不能进吗？

等一下，你们等一下。不能就这么乱纷纷地闯进去。年轻人，你们想找麻达吧。车巴沟扎路村的情况你们知道吗？

年轻人突然静下来。他们猛然想起，车巴沟扎路村的人是很难缠的。但是有几个年轻人叫了起来，扎路村的人啊么了，他们是老虎吗？能把我们吃上吗？偷下我们的牛，我们还不能进去找一下吗？

就是，他们有多歪，我们进去看一下！走，放心走，进去找去！我不信他们是老虎，把我们益哇村的人囫囵吃上呢，我们益哇村的人是泥捏下的吗！

不行不行！娃娃们，你们要听话呢。站下，你们站下等一下，我们先进去几个岁数大的，找一下他们的老汉，说一下……

就在他们吵吵嚷嚷的时候，几个扎路村的人已经迎面走过来了。他们早就看见了这一大群人，他们满脸诧异的神情走近，问，你们是啊里的？

益哇沟的，我们是迭部县益哇沟益哇村的。一个年轻人大声回答。

那几个人显得很惊讶，问，你们是益哇村的吗？那在光盖山那边呢，那远得很嘛，你们到我们的扎路村做啥来了？

我们的牛叫人偷过了，牛进了你们扎路村。还是那个年轻人快言快语地回答。

对方说话的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大汉。他怔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几个人，又扭过脸对着益哇村的人大声说，你是说，我们扎路村的人偷下你们的牛了？

丹知看出对方神情的微妙变化，忙往前走了两步，客气地叫了一声阿佳，然后说，

是这么个事，五六天以前，我们光盖山的牧场上丢过了三头牛，叫人赶走了。我们跟着脚印走到扎路来了。我们要进去找一下呢。

对方听明白事情原委，严厉地说：那你们不能进！

啊么着不能进？丹知先是一怔，继而一副谦恭的态度说。

这达是扎路村，不是你们的益哇村。

丹知说，对着呢，这达不是益哇村，我们知道，不过我们的牛丢过了，进了你们的扎路村，牛你们总不能不叫找吧？

正因为你们是找牛来的，你们才不能进。

啊么了，我们找叫人偷过的牛有啥错误了吗？

错误是没有，你们就是不能进。

这话啊么说呢，我啊么有些谰不来了？找牛没啥错误，啊么不能进？

这有啥谰不来的？你们的牛丢过了，要进我们村子找牛，你这话就是说我们的人偷下你们的牛了。那你们说一下嘛，我们村的啊一个人偷下你们的牛了，名字叫啥？

名字我们不知道呗。我们是跟着脚印过来的，要进去找一下才能查出来是啊一个偷下我们的牛了。

对呀，你们要进村找去呢，也就是说一家一家的查去，这不是把我们扎路村的人都当成贼了吗？！

这么的话我没说呗。

这么的话你没说，你们的做法可是把我们全村的人都当成贼了。

那是你这么想着呢。这么想了我也没办法不叫你想，就是我们的牛我们还是要寻呢。

你们寻你们的牛，那是你们的权力，你们的牛丢过了嘛。就是我们的扎路村你们不能进来。

对方一点也不客气的态度令丹知很是愤怒，但他又无可奈何，看着眼前这片庞大芜杂的村庄他还真是有点怵头。沉默片刻，他才说，你们的扎路不叫进，那你说啊么做呢？我们的牛就不找了吗？

那是你们的事，我们管不着。对方依然口气傲慢。

丹知停了一下又说，那你看这样做好不好，你们不叫我们进你们的村子找牛，那就请你给我们找一下，牛到底在谁家里？我们就不进去找了。你把牛给找着了，把贼抓住了，我们好好感谢你呢。

我还没那个闲心。那人一副不屑的神情说。

你既然不想帮这个忙，那就只好我们自己进去找了。

你们一定要进吗？你们能肯定是我们扎路的人偷下你们的牛吗？你们进去了找着了，事情当然是好，你们要是找不着了又啊么做呢？

对方说话的口气已经带着威胁的味道，丹知感觉到了，他正想着怎么回答才好，与他站在一起的一个老年人说道，找不着了我们还要接着找呢。找不着说明你们扎路村的人没偷呗，说明贼娃子从这头进去，又从那头出去了，这样的事情也有呢呗。

哼哼。对方用否定的口气哼了声，说，事情不简单吧。你们啊里找了啊里找去，扎路村你们可不要进来。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非要进来，就怕你们进来了再想出去就难了！

做啥呢，你们还打呢吗？！益哇村的年轻人已经忍耐不住了，有人说。还有人大喊起来，打就打！把我们的牛偷下了，还不叫找，那我们就打！

胡说！刚才是谁说的？再胡说就先打烂你的嘴！丹知回过头狠狠地瞪着说话的年轻人，然后又转过身对扎路的那个男人说，不是这样的意思，硬来的思想我们一点点都没有，你们扎路村不叫进，我们就不进了。可是我们的牛进了你们的村子，牛还是要找呢。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们啊一个人麻烦一下，把你们村的老汉们请几个出来，我们说一下，这事啊怎么做呢？啊么做了合适？把你们的村长请来，村长来了我们商量一下也行呢。

这时候扎路村已经集聚起十几个人，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还有一帮小孩子也围着看热闹。一位年轻人说了一句，我们的村长不在家，到县上去了。

村长不在家就把你们的老汉们请出几个来，你们村里总有村委会，总有村民调解委员会，总有寺管会，说话顶用的几个老汉总是有呢嘛！

我们的老汉们闲球着没事干了！那位先前说话的大汉说，并向他身旁的人喝了一声，走，我们走，看他们能做球个啥！

那男人转身走了，站在他身旁的年轻人都跟着离去了。剩下几个看热闹的小孩子似懂不懂地站着，看着这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益哇人，觉得奇怪，这些人怎么这么脏，衣裳裤子沾满了泥巴，脸上也挂着五麻六道的汗水和泥浆？

老年人说话的时候，年轻人是没有发言权的。看着那些人走散，益哇村的年轻人还沉默着，感觉到了威胁！他们已经在光盖山北麓的山坡和密林里奔跑了几天，团结一致并且热情高涨。他们全村出动，认为一定能把牛找回来，并且把贼抓住，但是却碰到一块把脚趾头碰痛的石头。他们从家里出来时的高涨情绪顿时低落下来，因为知道这个村子的民风是很强悍的，强悍得全甘南都知道，并且令人畏惧。人家不叫他们进村，就真不敢贸然闯进去。他们都听说过1958年春天发生在车巴沟的事情。那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甘南州要在1957年冬季完成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工作。当时卓尼县已经建立了很多高级社，但是车巴沟的农牧民却都不愿意加入高级社，尤以这个扎路村最为顽固。他们在州县派来的工作组召集的会议上死活不开口，不报名加入高级社。他们还派出日瓦——一种民间组织，由村里各措哇（家族）的智慧老人组成，专事调解邻里和部落间的纠纷，研究和决定全部落的大事——和工作队谈判，并且到县上找县长和县委书记说，你们说高级社好，我们请个假行不行？晚一年搞高级社行不行？你们说高级社这样好那样好，那你们在旁的地方先搞着，我们看一看。过上一年，如果高级社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好，我们明年再参加。当时正好甘南州一位领导来卓尼县检查农业合作化工作，听说了这事，便亲自来车巴沟，召集各部落大小头人和各村的老年人代表开座谈会。州领导认为自己是藏民，在当地有影响力，说下的话下边的人会听。可是他讲完了动员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高级社的话，叫大家表态的时候，扎路村一个家庭并不富有、仅仅相当于中牧的老汉站起来问，你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加入高级社吗？州领导说对。老汉又问，高级社就是牛羊入社，对不对？州领导又说对。那老汉便大声说，牛羊入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那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就不走，然后拂袖而去。会开不下去了，有一半代表也跟着他离开了会场。州领导尴尬极了，散会后回县城去，临走指示工作队，把这些带头反对合作化的顽固分子抓起来。反对成立高级社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分子，不打掉他们的反革命气焰，高级农业社

就建立不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在甘南就进行不下去。没料到工作队和初级农业社的干部去抓这个老汉，却遇到了抵抗，老汉的弟弟开枪击毙了一个逮捕哥哥的工作队员，其他工作队员跑了。枪声一响，全村的男人都提着枪出来了，闻说工作队员在抓人，便一起包围了工作队的住房，并且叫工作队缴枪。工作队不缴枪，村民们就放火点着沓板房，把工作队十几个人全烧死了。这件事是根火柴，轰的一下把一堆干草点着了，甘南藏民的叛乱尔后便此起彼落地发生。后来，叛乱平息，这个村一帮当过叛匪的人被抓起来押往县城，过洮河的时候，有几个人串通好了，宁死也不进监狱。他们一起从桥上跳进河中，结果那根绳子串连着的几十个人都被拽进河里淹死了。

啊么做哩？现在啊么做呢？

这不成白跑一趟嘛，几天的路都白跑了！年轻人泄气地说，眼睛看着几个老年人。有的干脆就往地上一蹲，什么话也不说。一个老年人也垂头丧气地说，可不是白跑了……

看着扎路村的人走散，丹知的心头也沉甸甸的，不知如何办好，听见那个比他大两三年的老人说出沮丧的话，心里很是不快，说：啊么是白跑了！

那老年人说，不就是白跑了吗？

丹知说，我看是没白跑。以前我们也丢过牛，三个两个，找上两天找不着，连脚印都找不着，是叫人偷过了嘛还是狼吃过了也不知道。有一次还丢过了六个牛，也没找回来。这一次脚印跟住了，就不算白跑。

脚印跟住有啥用呢？人没抓住，牛要不回来，还是个白跑！

丹知很生气，嫌那老年人说丧气话，就说，不要说了，你再不要说了。然后面朝天空看了看，说，这天就要黑了嘛，先找个地方缓下，缓下了大家再商量啊么做呢。我的肚子饿了，你们饿不饿？

饿了。有人软塌塌地回答。

饿了就吃饭去。走，我们到河坝里去。河坝里烧茶方便。

扎路村坐落在古岷山根的一片平地上。扎路沟里淌出的山水在这里变成一条宽阔的小河，从村南流进湍急的车巴河。益哇村的人们来到河边的草地上，一帮年轻人很快跑进树林拾来树枝生火，用石头支起铜锅煮茶。他们喝酥油茶，拌糌粑。有些人的酥油和炒面已经告罄，因为没想到这次出来要跑这么多日子，他们只带了四五天的干粮，那些带得多的人便匀一些给他们。

吃着干粮，三十岁以上的人们商量和制定出下一步计划。三十岁以上的二十几个人分成五六个小组，分散到扎路村周围，点着篝火坐着，守住每个路口。他们是这样分析的，牛就在扎路村里。如果是其他村子的人偷了牛，是不敢把牛赶进这个村的，贼肯定害怕扎路村的人认下他们。既然牛在这个村里，那就要堵住路口，不能再叫贼赶出去，出了扎路村就是车巴沟，车巴沟又宽又大，人口稠密，村庄众多，再找可就难了。有人怕围住村子时间长了，贼把牛杀掉吃肉，但其他人不同意他的分析，偷牛是要卖钱的，一头牛能卖七八百元。杀掉吃不完，天气又热，会腐烂的，只能落下三张牛皮，这样一来偷牛贼就不合算了。贼一定会把牛关在牛圈里，等益哇村的人撤退，再把牛赶出去卖掉。

丹知把人分派之后又说，你们啊一个在扎路村有熟人和朋友呢？有的人分开进村去，把熟人和朋友叫出来问一下，到底扎路村有几个人是做偷牛营生的？要是能问

出来，要多少钱你们都答应下，一个牛给一万都成。钱我拿着呢，是从公共积累里拿上的，是现金……这时有个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的妈呀，一个牛给一万元呀！我们卖给牛贩子才七百元！丹知瞪了他一眼，说，啊么了，嫌给得多吗？这可是村民大会上定下的，不是我自作主张。我们的目的不光是追回一头两头牛，而是打击偷牛贼！接着他又对大家说，有的熟人可能叫不出来，害怕他们村的人看下呢，叫不出来也不要紧，就在他的家里问。家里问下的也给钱，答应下。记住，要好好下功夫问呢，一定要想办法问出来。

看着三十岁往上的人走了，年轻人坐不住了，问丹知，我们做啥呢？

丹知说，你们睡觉，明天还要靠你们出力呢。

年轻人躺在火堆旁睡着了。天黑下来，西边的天空消失了最后一抹秋水般的明净。天空一片墨蓝，布满星星，由于天空晴朗明朗，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星星与人类距离感觉特别近，特别密，特别亮。

丹知在草地上坐下来。他累了，想在地上躺上一会儿。阿桑走过来，在他跟前坐下说，丹知阿库，我有话跟你说呢。扎路村我有个朋友，名字叫单增。

嗯？你们是啊么的朋友？

三年前认下的。那一年他的两个牛丢过了，不是贼偷下的，是下了三四天的雨，他在古岷山上荡牛，牛跑过了。他找到光盖山上来，在我的帐篷里住了两天，牛还是我帮着他从哇巴沟里找着的。他临走时说过，到车巴沟来了就找他。

丹知眼睛一亮，嗯，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呀？好呀。那你找一下他去，问一下你的牛啊个人偷着去了。

我也这么想着呢。我们两个人一搭去吧，你这几天乏了，在他家睡一夜。

你知道他的家吗？

知道。去年我往卓尼县去过一趟，从什巴沟下来，在他家住了一夜。

走，那我们快些走。说不定找牛的事情，突破口就在他身上呢。

凭着记忆，阿桑领着丹知在房屋密布的扎路村巷道转来转去，终于敲开了单增家的大门。单增是个三十多岁的大汉，他一眼就认出阿桑来，大声地说，啊呀呀，贵客来了，欢迎欢迎。他立即叫起已经睡觉的家人，烧茶，端过炒面匡匡叫他们拌糌粑。然后才坐下来询问阿桑，这么迟了，你啊么到扎路村来了？阿桑告诉他，我是找牛来的。我的三个犏牛叫贼偷过了。单增说，是你的牛叫人偷过了吗？我听人说了，你们益哇村的人找牛来了，在河坝里坐着呢。还真不知道是你的牛叫人偷过了。阿桑说就是我的牛叫人偷过了。我们找了六天了，跟脚印跟到你们村口来了。单增说，我们这达是有两三个年轻人做贼着呢，常跑到外头偷人家的牛，偷下了再赶到卓尼和临潭县卖过。看他如此爽直，阿桑又说，单增，找牛的事，你要给我帮个忙呢。你说一下，到底是啊一个贼偷了我的牛，叫啥名字？单增热情地添茶，脸却躲开了阿桑炽热的眼睛，说，唉呦，啊一个人偷你的牛了，这事我还真……不知道。阿桑看出来他不愿意揭发同村人，又改变了策略说，不知道也没关系，你就给我说一下，你们扎路村啊几个人是做贼的，他们都叫啥名字。其他的事我去办。可是单增依然说不知道。阿桑说，你将将说这达有几个偷牛贼呢，问你是啊几个，你又不说。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单增又说，贼是有几个呢，可那都是人们平常传着说下的，你要我指认到底啊几个是偷下你的牛的，那我指认不出来嘛。阿桑说，你是害怕偷牛贼找你的麻达吧？这你不要担心，我们不会说是你揭发的。我们还为这次找牛的事，准备了些钱，你只要说出平常是啊几个人偷牛的，我们不叫你白说。我

们给报酬。

单增说，你就是出钱，我也不知道啊一个是贼。

阿桑说，我们可不是随便给你些钱。你只要说了贼的名字，一个牛我们出一万元呢。三个牛三万。

单增坚决地说，你就是一个牛出三万我也不知道。

看着对方实在不说，阿桑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便说，牛的事，我们不说了，我们睡觉吧。这几天我们跑乏了，好好的一个觉没睡下，今晚上我们要在你这达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还要找牛去呢。

不料单增眼睛往丹知脸上瞥了一下说，你睡下是成呢，他睡下不成。

阿桑说，这是我的叔叔呀，是我们的村长。他是帮着我找牛来的。

单增说，他是村长也好，是乡长也好，我不认得。你是我的朋友，你在这达睡一个月都成呢，他不能睡。

阿桑实在憋气得很，脸色变得阴沉沉地骗腿下炕，说，你把我的叔叔都不留，那我也走呢。但是下了炕的丹知老人抓住了他的手用力捏了一下，说，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们是朋友，你睡下。不要因为我，朋友伤了和气。我还到河坝里睡去。你们老朋友好好说话。

阿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送一下你。

送一下成呢，月亮还没上来，这路我也不熟，不要转不出去.....

阿桑和单增送丹知，到院子门口单增停住了，阿桑继续往前送。丹知小声地对他说，回去，他叫睡你就睡下，好好地喧一喧。

丹知回到河坝的宿营地，年轻人已经睡了，两个老人在河坝里坐着，观察扎路村的动静，还有一个老年人往火上添加树枝。夜里气温低，篝火熊熊燃烧着。看见他，一位老人问了一句，啊么个样，打问出来了吗？他回答，死活不说。接着他就把去单增家的情况说了一遍。那个老人也告诉他，在他回来之前，进村子去的几个人也叫出来了两个熟人，嘴都紧得很，不说。他们把酬劳的金额提高了两倍——只要说出偷牛贼的名字，一头牛给三万，来的人还是不说。到最后，老年人气哼哼地说，这个村子是个贼窝子，你知道不知道？有两个人家一个牛都没有，就靠做贼过日子着呢。

没牛了日子就不好过。扎路村的气候比益哇沟凉，益哇沟青稞洋芋能成下，这里只能种芜根。

你说啊么做呢，这事情？

丹知明白对方问的什么，但没回答。他在火堆旁坐下来，瞪着火堆发呆。对面看火的老人说他，你靠近火了睡一会儿，天亮了再说吧。也不知道麻路那边守关口的人查出啥线索了没有，还有往江车沟里去的那些人……

丹知仰面朝天躺下了，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他是三年前被乡亲们选为村长的，近年来牧场盗徒猖獗，村民们的牛时常被盗找不回来，他多次在村民大会上呼吁过，要加强追捕偷牛贼的力度。他还尖锐批评过改革开放以来当选的村长，没有在保护村民的牛羊上下功夫，村民们每年都要丢过十头八头牛，搞得在牧场荡牛的人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仅是他把牛看得贵重，益哇村的村民都把牛看得贵重

无比。益哇沟到处是石头山，耕地每个人才摊了一亩，还都是土质很差的石头碴子地、山坡地，一亩地打不了二百斤青稞。益哇人历来主要靠牛羊生活，可是改革开放大包干的时候，生产队分给每个人的牦牛才两头，能挤奶的犏雌牛一家才有两头，人们穷得很。为了发展牛羊，有的村民十年来舍不得卖一头牛，舍不得杀一头牛吃肉。丢掉一头牛就是巨大的损失，全家人心痛不已。所以上一届村长选举的时候，全村一致选他当村长。村民大会上，很多人就直着嗓门喊，我选丹知，我选丹知！丹知知道我们心里想的是啥！他会把我们的牛羊当成他的亲儿子对待！但是他不愿意当村长，一再推辞说，我是个劳改释放犯，不能当村长。

他真是个劳改犯，1958年参加过叛乱，被判六年徒刑（原先判二十年徒刑，因为有人揭发他在叛乱中打死过一个解放军。当时他提出上诉，叛乱时打死解放军的是他的父亲，不是他。父亲已经给打死的解放军抵了命——被解放军打死在光盖山上，这个账就不能再算在他的头上。法院进行调查，证实其理由确凿，所以改判），但是自然村的选举是村民民主选举，大家都说，那时候你才十八岁，是你阿爸领上你去当土匪的，你糊里糊涂跟去。那时候欠下的账已经还完了，现在我们信任你，你就把村长当上吧，为大家服务。

他实在推辞不掉，就当上了村长。既然当了村长还真动了心思，要给村民做些好事。在他之前的两届村长在各自的任期内都是有“政绩”的，一位村长组织全村把水从山沟引到每户人家的院子里，妇女们再也不用每天早晨去沟里背水了。另一位村长把在“文革”中拆掉的嘛呢房重建起来，全村人念嘛呢的时候再也不用搭帐篷挨冻了。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牛羊的安全，就在村民大会上表示了自己的雄心大志，要在三年的任期之内杜绝偷牛的事情……

现在已经是三年任期的最后半个月了，再过五六天就是五月十五，全村人要到嘛呢

房念嘛呢七天，然后就是香浪节。香浪节期间全村要举行村民大会，选举下一届村长。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丢了三头牛，他在全村乡亲面前怎么“述职”？他并不是“恋栈”。在过去的三年里，虽然已经尽了全力，益哇村还是丢了十来头牛，却只找回来四头，没有实现他在当选村长后定下的目标，这令他很惭愧，在乡亲们面前颜面丢失！他真是希望这次能把阿桑的牛找回来，卸任前稍稍挽回一点颜面……

他这样想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深夜里雾气重，露水打湿了衣裳，又把他冻醒了。一看，发现加火的老人竟然也在火堆旁睡着了，火已经熄灭，周围静静悄悄的，后半夜升起的半个月亮高高地挂在西边的天空。

他站起来想给火上添些柴，又发现天黑前拾下的柴已经烧完了。心里想，要是扎路村的偷牛贼趁着我们人困马乏睡觉之际把牛赶出去怎么办？想着想着，他就对那个老人的牛皮藏靴踢了一下，哎，你醒一下。

老人醒过来之后他说，我想着这么做一下，叫年轻人现在悄悄地进扎路村，一家一家的牛圈里查着看去，看我们的牛有没有。你看成不成？

那老人的神情由迷糊转为兴奋，说行呢，行呢。半夜了，扎路的人睡得正香呢……

于是二十几个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被叫醒了。丹知对他们布置，娃娃们，我原来打算天亮了叫你们到车巴沟各处查去。我想来想去，牛还是在扎路村，我们还是要从扎路村把它们找出来。要是叫他们把牛赶出去，再想找就难了。说不定他们一转手就卖过了，杀着吃过肉了。你们今晚上就要动弹。他停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你们现在就悄悄进扎路村侦察去，看我们的牛到底是啊一个人偷了，在啊一个人家的牛圈里……你们悄悄地进去了看，惊动人的事不要做。记下了吧，我们三个牛的样子，一个花牛，一个白膀子……

年轻人说，那早记下了。

记下了你们就走，天亮以前回来。现在是三点钟，再有两三个钟头天就亮了，你们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回到河坝里来。

年轻人拿着手电筒出发了，每人手里还提着个木棍。很快，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暗影浮动的月光地里。

年轻人走后，很长时间几个老年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河坝里看着扎路村的方向，倾听那边的声音。他们心神不定地等待年轻人的归来，希望他们有所收获。但是，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扎路村的狗叫起来，并且传来了“砰砰”的猎枪响声。凌晨的车巴沟雾气很重，大雾中的枪声很沉闷，他们的心猛然就提悬了！害怕双方打起来，打死人和伤下人，事情可就闹大了，说不定会升级成两个村庄之间的械斗！

但是，两声枪声响过，再也听不见任何动静。一直到黎明时分，年轻人才回来。对走在前边的几个人，丹知大声地问，出了啥事了，伤下人了没有？

年轻人汇报，进村后他们一家一家地查过去，但很多牛圈看不上，有些人家的牛不是圈在露天的牛圈里，而是关在和住房连在一起的木板房里。这要翻墙进去，从主人客房的门道里打开牛圈门，主人会听见门响的声音。有些人家养狗，人一爬墙头狗就叫起来，看不上，还引得主人出来打枪。人倒没伤着。

打枪了你们就要出来嘛！伤下个人啊么做呢！丹知说。

打枪我们就藏下不动弹了。他们也不敢出来，出来的话我们也打！我们也有枪呢！

丹知又生气又好笑，年轻人的行动太冒失，但他们的大胆令他很满意。他说，缓着去吧，你们缓着去吧。再不能进村了，再进村就要真打起来了，昨天晚上人家没防

备。

那下头我们啊么做呢？有人问。

侦察失败之后，丹知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阿桑身上了。他是这样想的，单增和阿桑认识三年了，在阿桑的帐篷里住过两天，阿桑帮着他找过牛，阿桑的牛丢了，单增总不能一点忙都不帮吧。可是太阳升起来之后阿桑回到河坝里，说昨天晚上他和单增谈了很久，单增却始终不说。后来，他对单增说，你把偷牛贼的名字说给我，我的牛要回来要不回来，不管私下解决还是通过法院解决，都不叫你出面作证，绝对不会暴露你。我们还给你三万元的报酬，三万元能买四十头大犏牛呢。可是单增死活不说贼的名字。单增说，我把人的名字说给你，我就在扎路坐不住了，没法活人了。你就是不暴露我，我的心里也不安宁，我出卖乡亲了嘛！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情。

阿桑正对丹知汇报昨晚上的情况，扎路村方向走过来几个年轻人。他们径直走到河滩上三五一堆坐着喝茶的人群中间，大声喝问，你们啊一个人是领头的？

丹知站起来了，说，你们有啥事吗？

一个年轻人说，做啥呢，你们非要惹出大事来吗？！死上几个人，你们的心上才到哩吗？

啊么了，出啥事了吗？你把话说明白一些。

我们的人昨天就给你们说了，不能进我们村子。你们啊么着不听？

我们一晚上就在这河坝里坐着呢，啊里进了你们村子？

你啊么睁着眼睛说糊涂话哩！你们昨晚上我们的村子里到处乱窜，搅得全村人睡不成觉。你们是看着我们扎路的人比你们瓢吧，欺负我们！

丹知看出来了，这几个年轻人是找茬来了，便改变口气说，哎呀，尕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吧，全甘南啊一个不知道你们扎路的人攒劲。我们没有进你们的村子。我们就是再有一个胆子，也不敢到你们扎路村找麻烦。昨晚上我们就是有几个老年人进你们的村子找熟人去了。老年人腰腿痛，找熟人睡个热炕，这没啥不合适的吧？

不对不对！你们的年轻人去了。

没有没有，年轻人都在河坝里呢，坐着烤火呢。不信了你查，你指出来，啊一个年轻人昨晚上到你们的村子去了。说着话丹知把两手摊了摊。

年轻人往满滩坐着的人群看一看，他当然指认不出任何人来，便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们，再不准进我们村子了。就是这话，你们听了就听，要是不听，出了啥事，后果自负！说罢，年轻人转身就走，他的同伙也跟着走了。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办的事都办了，事情却毫无进展。喝过早茶之后大家又进行讨论，决定三十岁以上的人继续“围困”扎路村，年轻人分散到车巴沟搜寻，因为有些人认为有可能偷牛贼已经把牛赶到其他地方去了。

“围困”和搜寻又进行了三天。车巴沟是一条非常大又非常深的沟，人口稠密，分为三个乡镇，沟口是麻路镇，以农业为主；中间是刀告乡，农牧各半；沟里头就是尼巴乡，纯牧区。二十八九个年轻人散布到车巴沟就像是一把沙子撒进去，连个响声都没有。往上走的人到了尼巴和什巴村，什么也没打听到，再往上走又到了江车村，他们和第一天夜里赶到江车沟堵关口的十个年轻人汇合了。那十个年轻人不光守住了从江车沟去碌曲县双岔乡的路口，还把江车沟两边的山山梁梁和沟沟岔岔像

是梳头一样地梳过来梳过去地跑遍了，双岔乡和阿拉乡的附近都没有发现阿桑的牛。两拨人汇合之后又往南走，搜查了尼巴乡最大、最接近华尔干山的勒保希沟、什巴沟和尼巴沟。三天后返回扎路村外的河坝处汇报：无任何斩获。从扎路村往北走的十几个年轻人分成四五个组，顺着车巴河的两岸也是见沟进沟，见村进村，看见人就问：看见两个赶牛的扎路村人没有？他们第三天傍晚到达了麻路镇，找到了第一批来这里堵关口的人。得知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便匆匆地连夜返回了扎路村旁的河坝。

这是第十一天的早晨。他们已经无计可施了，年轻人渐渐失去了耐心，老年人觉得体力不支。他们在河坝上一边做早饭一边讨论，决定放弃找牛，今天就回盖哇沟，因为他们所有人的炒面袋都空了。最近三四天大家都到附近村庄买方便面吃。有的嫌方便面贵，买来挂面煮着吃，用煮大茶的铜锅煮，缺盐少调料，真不是个味道。风餐露宿，他们的嘴唇干裂起皮了，有的人嘴唇上还起了水泡。

丹知就打发两个年轻人快地到车巴沟口叫回那十几个守关口的人。他已经打听清楚了，每天十一点钟有一趟从卓尼县城发出的班车到达贡巴寺。他叫那些人坐班车上来和大家汇合。然后他又说，大家这些天辛苦了，走，现在我们都到贡巴寺，用公费吃一顿面片，想磕头的人到贡巴寺磕头，想买啥的人到刀告乡供销社买东西。等到沟口的人上来，我们就回家。说到这里，丹知很是丧气，他哑着嗓门带着伤痛的声音说，乡亲们，这次我犯了个大错误，不该发动乡亲们这么兴师动众地找牛来。十多天了，一个牛没找着，白白耽误了大家工夫，要是算成工钱，三十头牛都买下了……我真是对不起乡亲们。

乡亲们说，这不怪你，你是好心。这都怪扎路村的那些人，他们不叫我们进去……

贡巴寺离扎路村四五公里，在车巴河的中游，坐落于老干山东麓一条狭长的土台子

上。一百几十年前，这里仅有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庄，村里有个小小的名叫尕贡巴的寺院，后来车巴沟出了一位名人——距这个村子几公里的石矿的村子里出生了一个婴儿，七八岁上被父亲送到尕贡巴寺当小沙弥。他长大后去西藏学经，后又云游内蒙，去新疆弘扬佛法。当时的新疆，由于清政府软弱，被沙俄军队占领了许多地方。是他组织了数万哈萨克、维吾尔和蒙古族民众与沙俄作战，将其势力逐出了新疆。为此，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伊犁府副大将军。由于长期没有任命正职的大将军，他实际上掌管着整个新疆的军政事务。清朝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北京召见过他，并封其为呼图克图。他在晚年赋闲之后回到车巴沟的尕贡巴寺，并且拿出一生的积蓄（薪俸和民众的布施）翻建尕贡巴寺。为此，尕贡巴寺旁的村民迁移到车巴河斜对面的山脚下，形成了今天的尕贡巴村。原先的尕贡巴寺翻建成了新的贡巴寺。寺院落成开光的第一年，全体僧人念的第一场大经是为慈禧太后的健康祈祷。慈禧闻讯大喜，御笔提了三个大字——慈恩寺，但是老百姓们依然习惯地称它“贡巴寺”。贡巴寺的规模之大，经堂佛堂之多之华丽仅逊于夏河县的拉卜楞寺，设有四个扎仓，僧人达四千人众。这位兴建贡巴寺的伊犁副大将军便自然成为了寺院的主持和第一任大活佛。车巴沟归卓尼杨土司管辖，但这位副大将军出身的活佛根本就不把杨土司看在眼里。他自愿把贡巴寺捐给夏河县的嘉木杨活佛，贡巴寺就成了拉卜楞寺的属寺，车巴沟的民众也成了拉卜楞寺的教民。

贡巴寺在1958年的民主改革中受到重创，僧人被遣返回家当社员。它的佛堂经堂在“文革”中被拆得一砖不剩，“造反派”强令农牧民把木材和砖头拉回生产队盖猪圈牛圈。改革开放以来，车巴沟的民众重建贡巴寺，益哇村民们来到这里的时侯，贡巴寺仅仅建起了一个大经堂和众多的僧舍，其他地方还都是60年代的废墟和建设中的工地。

刀告乡政府设在这里，还有一家卖羊肉面片的清真饭馆。这家只有十几个座位的饭

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过，吃饭的人挤得满满的，吃完一碗还要吃第二碗，门外还站了三四十个人等着。

阿若，丹知，你啊么到这达来了？

因为十多天劳而无功，情绪低落的丹知闷闷地蹲在乡政府大门口的阴凉里乘凉，突然听见有人喊他。抬头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三四个人，其中一个仅是比他小三四岁的益哇沟高杂村的益希坚措。他站起来说，这不是益希坚措吗？你啊么到贡巴寺来了？

我将要到寺里算了个卦。

算了个做啥的卦？这达的佛爷比高杂寺的佛爷算卦灵吗？

高杂村是一个大村子，有个很像样的寺院。益希坚措和那两个人从路对面走过来，说，我的三个牛叫贼偷过了。有人说是这面沟里的人赶过来了，我是找牛来的。这是扎尕那的班代交，他在这达有亲戚，我把他请上了。这是他的亲戚——妹夫，石矿村的。牛丢过四五天了，找不着，我到贡巴寺算了一卦。你到这达做啥来了？

你的牛丢过了吗！丹知似乎是很惊讶，说，我们村的阿桑的牛也丢过了，我们给他找牛来了。这不是嘛，我们的找牛的人正吃饭呢。

啊呀呀，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找牛吗？丢过了多少牛？

丢过了三个牛。我们村子的人都来了，一家一个人。

找着了么？

啊里找着了！找了十一天了，路白跑了。吃罢饭了回家呢。

没找着呀，你们来了这么多人都没找着吗？你们丢过的是啊么的三个牛？犏牛么牦牛？

犏牛，三个都是犏牛。

三个都是犏牛？你们丢过的都是犏牛吗？你好好地说一下，是啊么的三个犏牛？

一个是花牛，黑白两个颜色；一个是白膀子，就是黑牛的后腿上长着一椭圆白毛的；还有一个黑牛，一只角抵仗抵折了，剩下半截。

嗯，那就对着呢！快，你们快到石矿沟下头的那个沟里找去，那个沟叫益路沟，就是阿加沟下头的那个沟。今天早上我们在尕贡巴下头找牛呢，看见三个人赶着三个牛往那个沟里进去了。我们当成我的牛了，追上去看了，不是我的。那三个牛里真是有一个白膀子呢，还有一个牛的角也不全.....

这真是个好消息，意外的收获。真是佛爷保佑了！丹知千恩万谢地说，兄弟，谢谢你，谢谢你！不要着急，你接着找你的牛，找着了找着，找不着也不要发愁。你给我们提供线索，我这就追牛去，我们的牛要是找着了，把贼也抓住了，你三头牛的价钱，我们给你出上。

他匆匆和益希坚措告别，跑到清真饭馆的门口大声喊，出来，吃过饭的人出来，牛有下落了！

听说了牛的消息，人们顿时精神一振，没吃饭的人也不吃饭了，一起急急地向着车巴河下游走去。走着走着竟然跑了起来，健步如飞，浑身是劲，一个个跑得全身是汗，气喘吁吁的也不休息。他们认为就要抓住偷牛贼了，前几天的劳累和困顿一扫而光，仅仅用一个钟头他们就跑过了石矿沟和阿加沟口，进了益路沟。益路沟是和

阿加沟平行的一条大沟，一进沟年轻人就分成两股，一股上北山的阳坡，一路上南山的阴坡。后边赶到的老年人顺着沟底往西走，分散开来找脚印。到处是牛蹄印和人的脚印，他们要从乱糟糟的印痕中找出三头牛三个人走在一起的印记。

大概找了两个小时，南山坡上跑下来一个年轻人告诉沟底的老年人，脚印和蹄印找到了。他们不喊着通知，怕惊动了偷牛贼，他们决心要贼脏俱获。七十多人用十多天的时间找牛，其实找牛已降为其次，捉贼成了目的。一头牛的价钱才八百元，不值得这样兴师动众。抓住了人，一头牛要赔五到七倍的价钱，但这也不是最终目的，赔七倍的价钱也抵不上七八十个人的工钱。他们要的是这次行动的意义，显示益哇村人打击偷牛贼的决心和威慑力。

阴山上是一片茫苍苍的白松林。偷牛贼钻进白松林的目的是要借树木掩护摆脱猎手的追捕，也可能想翻越老干山到碌曲县去，但他们没想到白松林里湿滑的山坡不仅留下了牛蹄印，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真如益希坚措说的，偷牛贼变成三个人了，脚印和光盖山上的脚印也不同，解放鞋变成了藏靴。这使大家生出许多想法：他们是故意增加人数和换鞋以迷惑追踪者，还慑于追踪者的决心，已经把牛转手卖给了另一伙偷牛贼？

偷牛贼在白松林里往西走了三公里，又翻过山梁到阿加沟的阳坡上。这边有一片很大的柏树林。在柏树林里一棵巨大的雪松下边，三头犏牛被找到了。三头牛的牛鼻子绳接长了，绳子高高地拴在树枝上。贼把绳子拉得很紧，牛的脖子伸得长长的，头扬得很高，用以减缓牛鼻子绳造成的疼痛。它们的鼻孔几乎要被撕裂了，前腿绷得直直的，前蹄几乎都要离开地面了，一动不动地站着，一点活动余地都没有。

看不见偷牛贼的影子。透过柏树粗壮的树干之间的空隙，他们看见山下边的阿加村。老人们赶到之后嘱咐年轻人，不要乱跑，不要大声说话，不要叫阿加村的人看

见他们。他们做出新的判断：扎路村的偷牛贼已经把牛卖给阿加村的偷牛贼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盗窃团伙的。慑于益哇村连续三四天的围困，扎路村的贼心虚了，把牛转卖以便摆脱困境。阿加村的贼则认为他们已经成功逃脱了益哇人的监视，把牛藏在柏树林里，想等到夜里再来赶走。

老人们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牛是怎么从他们几十个人的眼皮下被贼赶出扎路村的。是不是昨天或者前天夜里他们的疲劳和松懈给贼钻了空子，铤而走险把牛赶出了包围圈？

他们经过简单的商议，留下几个拿着“小口径”的年轻人，在距牛五十米的地方设伏，其他人都随老年人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下山，进了阿加村。他们在阿加村的小卖部买了方便面和挂面，在河坝里煮着吃，烧茶喝。有几个老年人到村民家去借宿。他们说找了十天牛了，没找到，再不找了，明天要回家去。

丹知嘱咐设伏的枪手，一定要抓住偷牛贼。贼要是反抗和逃跑就开枪打腿，把腿打折。但是七支“小口径”瞄了一夜，贼却没有露面。年轻人明白偷牛贼已有察觉，想要抓住贼已无可能，就把牛从树上解下来。牛已经十多天没好好吃草了，体力衰竭，走路摇摇摆摆。他们让牛在山坡上吃了三个小时的草，才把牛赶下山来。这一天他们并没有动身返回盖哇沟，丹知和几个老年人出面找阿加村的老年人交涉，把你们寺管会或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人叫来，我们谈一谈。你们村的人偷了我们的牛，这要赔钱的。你们村的偷牛贼是二道贩子，我们不以最高价钱追赔，但是一比五的价钱要呢。阿加村寺管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没有一个人露面，只有三四个老人和他们周旋。这几个老人叫人从小卖部抱来十几箱啤酒和十几箱方便面，说，你们喝些啤酒吧，一人吃两碗方便面，缓一缓回去吧。你们能把牛找着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其中的两个老人举着大拇指说。

这天晚上他们又在阿加村的河坝里过了一夜，转天早晨动身回益哇沟去。路上在光盖山的牧场里睡了一夜，第二天的下午才回到益哇村。

到家的这天晚上，丹知闷闷地喝了两盅青稞酒，认为这次找牛不成功。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也没把贼抓住。转天是五月十五，全村人集中到嘛呢房念嘛呢。七天的嘛呢念完开始浪山〔14〕，浪山期间举行村民大会选举下一届村长，他硬是把村长辞掉了。奇怪的是继任村长上任之后，益哇村再也没有丢过牛。车巴沟的人们说，益哇村的人是一帮“狼狗”，贼跑到河坝里他们闻着呢，跑到森林里也闻着呢……这话传遍了卓、迭、岷三县，当然也传到了益哇沟的益哇村。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十、尕干果村

挖了一天芨根，天黑时分班代次力和母亲才回到家中。天上落着鹅毛般大的雪花。

尼欠沟属于高寒山区，农历九月就飞雪，山上飘雪沟里下雨。现在是十月初了，山沟里也雪花飞舞。芨根是做饲料用的，四月播种，五月间苗锄草，夏天长根长叶子。整个夏天它的根都细细的，像一根钉子往地下扎；到了八九月它的根茎才突然地长大，像吹气儿的气球一样膨胀起来，长得像苕蓝一样大。到了地面结冰的时候挖出来，搭在地边的架杆上冻干。整个冬季，用来喂猪，喂牛，喂马。人也吃它，但必须是放在窖里没冻着的，或是洗净切成条晾干的。冬季里吃芨根干儿，就像汉族人嚼红薯干一样，别有一番甜丝丝柔筋筋的滋味。

尼欠沟的尕干果村是个五十多户人家的村庄，房子盖得很密集，分布在一条马鞍形的小山梁上，巷道弯弯曲曲的。拐过一个人家的院墙，班代次力和母亲看见自己家的大门口有个人影。

阿班，你挖荒根去了吗？那个人喊了一声，班代次力听出是才让旺杰的声音，便应了一声：是才让吗？你啊么在门上站着呢？

才让旺杰回答，我将将从牛场回来，有件事要给你说一下。

有啥重要事在门上站着！你啊么不进去，门没锁嘛！这几天啊么看不见你的影子？你要把荒根冻在地里吗？

是有要紧事呢，进去了我给你说。

才让旺杰跟着班代次力进了院子又进了房子又进了泥都。班代次力的老母亲抱柴生火，在连炕灶上烧水煮茶。班代次力把才让旺杰让到炕上坐下，他自己也在长条形炕桌的对面坐下，拿过一盒廉价的香烟给才让旺杰，然后说，有啥事你说。

吃晌午饭的时候，柴火把炕就烧热了，下地的时候，又在火炭里埋了一块很大的木头，所以炕是热的。才让旺杰一坐在炕上，就感觉到绵软的羊皮褥子传递的热量。他便放松了一下勒紧皮袍的系腰，把头上红色的狐皮帽也摘下来放在炕上。但他没有点烟，说，是这么的个事，半个月前，我到牛场去了……

你都出去半个月了吗？怪不得这些天看不见你。做啥去了？

这么的个事，婆娘来了个电话，说是丢过了二十几个羊，她找了七八天，找回来了五六个，再的找不着。说是贼偷过了。

是贼偷过了么还是走散过了？班代次力问，并且补充了一句：你们家的羊夜里就不收嘛，几天都不看一趟，连数字都不点一下。

顾不上嘛。才让旺杰说。就婆娘一个人在牛场，还带着两个尕娃娃.....

班代次力点头，表示理解才让旺杰的难处。尕干果村虽属高寒山区，但地处迭山主峰措美峰的南麓，阳光充足，青稞、蚕豆和油菜都能成熟，这里的人们世代过着亦农亦牧的生活。每个家庭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措美峰南北两侧的牧场放牧牛羊，一部分在尕干果种地。在牧场放牧的以青年夫妇为多，因为牧场皆为山地，老年人行走吃力。才让旺杰的家庭却是特殊，他是个招女婿，女人的家里只有姐妹两个人，没有兄弟，父母又早逝。为了拉扯年幼的妹妹，姐姐没有出嫁成了“蹲女”。妹妹大了，姐姐从洛大乡给她招了女婿才让旺杰。才让旺杰初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和女人在牧场放牧，姐姐在家种地，姐姐还拉扯着一个和情人生下的三四岁的男孩，一家人生活得也算和美。才让旺杰和女人把酥油、曲拉和牛羊肉驮回尕干果村叫姐姐吃，再把姐姐种下的青稞炒面驮回牧场食用。但是好景不长，姐姐因为患肝炎去世了，才让旺杰和女人只好分两头居住，他在尕干果村看家种地，女人在牧场放牛放羊。他家的牛多羊多，有一百头牦牛和犏牛，还有二十头产奶的犏雌牛和近二百只羊。女人带着姐姐的已经八九岁的男孩和他们自己四五岁的女孩放牧，光是看牛挤牛奶打酥油都忙不过来，根本就顾不上照看羊群。羊是应该每天傍晚都收回住处来的，因为羊的自卫能力差，遇到一只狼就会被咬死一大片，可是她无法干这么多活计，每过一个星期才到草山上去一趟，把羊赶到一起数一遍，看羊的数字够不够。才让旺杰只是在农闲季节去牧场住几天，还在接羔、下牛犊、剪毛和转移牧场的时候去帮女人干几天活。

才让旺杰接着说，真是叫人偷过了。婆娘打电话的第二天，我就坐班车去卓尼了。

在木耳镇坐“招手停”到阿角沟，再翻山到了牛场。到牛场一看，听婆娘说了一下，还就是我猜对了，实实在在是叫人偷过了。羊丢过以后，婆娘在牛场四面都找了，只是在从牛场往阿角沟去的路上，翻过山往下走的那片柳棵子找着了几个，其他地方一个都没找着……

这啊么说明你的羊是叫贼偷过了？班代次力插话。

你想嘛。要是羊走散了，那肯定其他地方也有呢，啊么偏偏就在往阿角沟走的路边上有呢？这说明是贼赶着羊往阿角沟走，羊钻进林棵里，贼顾不上找丢下了。他们把剩下的羊赶到阿角沟的公路上，用汽车拉走了。

你想得好！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班代次力用冷冷的口气说。你光这么想不成呀，你要找到线索……

线索，线索……当然有呢，我已经找……到了……说到这里才让旺杰激动起来，说话都结巴了。他还没有完全暖和过来的脸上泛着红晕，眼睛也闪着亮光。他说，我把情况分析了一下，就把干粮拿上把水壶背上找去了。我先是在大峪谷沟打听，后到了卓尼城里，到回回们宰羊卖羊的地方打听，后来又到岷县……我整整找了半个月没找见，就又回到大峪谷沟去了。我想着还是回牛场给婆娘宽宽心吧，叫她不要惆怅了。丢过了十九个羊，不是还有一百多羊嘛，算了算了，就当自家杀着吃过了。

你还真想得开！班代次力哈哈地笑。才让旺杰也跟着笑了，但笑着笑着，就收敛了笑容，脸上露出神秘兮兮的神情，你猜，我在大峪沟碰见谁了？

你碰见鬼了吧！

我碰见你姐夫了！

碰见我姐夫了？是我姐夫把你的羊偷过了？班代次力依然用冷冷的口气说。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你大姐夫，不是牛场里的尕姐夫，是那个三格毛姐夫。你不是有个姐姐出嫁到大峪沟，就住在木耳镇吗？

就是，我是有个姐姐在木耳镇。那是十几年前、近二十年的事了。我阿爸带着我大姐到牛场去，那时间大峪沟还没有“招手停”，他们在木耳镇下车，在一个人家住了一夜。那个人家有个年轻人看上我姐姐了，后来跑到牧场去提亲，我姐姐就给到他们家了。他们那里是农区。

那天在大峪沟口的木耳镇下了车，我还是想坐“招手停”，在车站坐着呢，听见有人喊我名字。抬头一看，是你姐夫。我跟你姐夫就见过一面——前两年过年，他们两口子不是来过尕干果吗？我们喝过一次酒。我没把他认下，他倒把我的名字记下了。他问我啊里去呢，做啥着呢？我说找羊着呢，我的羊丢过了，没找着，要回牧场去。一听说我找羊，他把我拉进家里去，问我丢过了多少羊，啥时间丢过的，我说丢过了十九个羊，丢过近一个月了。他捏着指头算了算日子，说，丢过近一个月了，这就对上了！他说，差不多一个月的前头，那是一个阴天，大峪沟叫雾拉严着呢，他和木耳镇的两个人在车站旁的牛肉面馆吃午饭，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刚刚走出饭馆，一辆长安牌面包车从沟里开过来了。司机像是要在饭馆里吃饭，车速减慢了一下，但是又开快了，没停，开走了。就是车速一慢一快的时候，他们看见一块车窗玻璃破着呢，一只长着角的羊头紧靠着窗窟窿。他说，他们从来没见过用面包车拉绵羊的，而且因为拉得多，羊挤得很，把玻璃都抵破了，所以他们很惊奇，一直看着车跑远了。

他们没看下那辆车的牌号吗？班代次力的神情不再冷漠，说话的口气变得郑重起来。

没有，没看下牌号，但他们知道那是一辆黑车，没有拉客的执照，但经常来大峪沟拉人挣钱，来大峪沟旅游的人多。那车是上头博峪沟东哇村的一个人开的，那人名字叫宫布扎西。

是吗？他们认下那个人了吗？

噢呀。他们过去还坐过这个人的车。

事情就这么巧！你找去了吗？

找去了。博峪沟小得很，那里就两个村子。我去了一打听，就问到东哇村，找着那个司机了。我就跟他谈，二十几天前，你从阿角沟拉了一车羊。我说得很客气，我说，我知道羊不是你偷下的，是别人偷下了叫你拉的。你给我说，是啊个人叫你拉的，拉到啊达去了？他死活不承认，说他的车是拉人的，从来就没拉过羊。我说，你不说出来是不行的，你拉的羊多得把玻璃都挤破了。这事我已经调查出来了，你想瞒是瞒不过去的，就实话告诉我吧。我给你保密，说到哪里我也不说是你说出来的。我这么说了他还是不承认拉过羊。他实在不说，我也没有办法，就把我的戒指抹下来给他，说，这个戒指重五十克，也值些钱呢，把叫你拉羊的人说出来，戒指就归你！你知道的，我的戒指真是有五十克重呢。那还是我来尕干果的时候，我哥哥找匠人给做下的。我们洛大乡的那条河里有金沙，我哥哥淘金子淘下的。可是宫布扎西还是不说，金戒指他也不要。他说，我没拉过你的羊，你啊里告了告去，告到啊里我都是这话。没一点办法，我就又回到木耳镇去了，在你姐夫家住了一夜，天亮后坐上卓尼县的班车到岷县，再到迭部，回家来了。才让旺杰说完找羊的经过，看着班代次力说，你看，这事啊么做好了？

班代次力略一沉思说，你看这样办好不好。各家的荒根都挖完了，就你这几天不在

家，人们也都不知道你到啊达去了，做啥去了，没敢动你的荒根。今晚上我给全村通知，明天收你的荒根，一家出一个人。荒根收完，休息上一两天，我叫上几个人，我们到博峪沟去一趟。不要担心，你的羊我们要来，贼我们抓住，叫他两倍三倍的赔下！

过了两天，班代次力就带着几个人去卓尼县了。他们是副村长阿加——一位三十岁的年轻人——才让旺杰和与他同一个措哇 的两个老汉、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去卓尼县的木耳镇有三条路。尕干果村在甘南州境内第一高峰措美峰的南麓，但是他们的牧场有一部分在措美峰北麓绿色山峦起伏的广阔地区。夏季的时候，强健敏捷的男人空手就能翻越措美峰东侧较低的一个豁口，到达那片牧场，再过阿角沟不远就到了木耳镇。这条路上有段小路是人工在悬崖上凿出的一溜仅能容一只脚的石头窝，人像壁虎一样贴在石崖上一步一步挪过去。曾有个猎人在过那一段崖的时候，后背上探出的火枪枪管不小心碰到头顶上凸出的岩石，坠身而亡。平常人们要是赶着牛去牧场，必须绕到更东边的一道山口才能翻越迭山，路上要走两天。这两条路都是他们以往去牧场走的路。现在他们去的不是牧场而是离着木耳镇不远的博峪沟，所以他们从尼欠沟出去，在沟口坐迭部县的班车去岷县县城，然后又坐岷县通往卓尼县城的班车直接到博峪村下车，往沟里走，到东哇村找到了那个司机。他们出发前商量好了，和司机交涉由班代次力说话，如果事情不顺利，那两个老汉再出面找东哇村的寺管会交涉。老年人在藏区是受尊重的，年轻人不得无礼。尽管两位老人一路上一遍一遍跟班代次力说了许多，叫他和司机说话时委婉一些，口气和缓一些，慢慢地盘问，但是说了不多几句话，司机还是顽固不化，不揭发同伙，他便严厉起来。我们找到你这达，不是没缘由的，我们有证据！我们知道，你不是偷羊贼，但是你是给贼拉下羊的，你们就是一伙的。你说实话，把贼说出来，我们把你放过，就算你为这件事立功了，我们找贼算账去，再不追究你。你说下的话，我

们还给你保密呢。要是不说，抵赖，包庇同伙，你的长安车我们今天就要开走。你看这个年轻人……他指了指自己的连手阿加又说，他家里也有车，是个金杯中巴，也是开“招手停”的。我们叫他一搭来，就是准备好开你的车来的。我们不光要把你的车开走，还要把你交给卓尼县的公安局。你好好思谋一下，是说实话的好，还是不说的好！

司机不再狡赖了，坐在卡垫上低着头不说话，过了三五分钟，他才抬起头来说，我还有个连手呢，这车是我们两个人合伙买下的。我找他商量一下再答复你。

班代次力说，你找连手商量一下是成呢，但是你要把车门打开，把车钥匙留下。我们坐在车上等你。要不你跑过了啊么做呢？

司机把车门打开，把钥匙给了阿加。阿加发动汽车试了一下，说车好着呢。班代次力对一进门就站在院子里的两个年轻人说了一声，叫他找连手去，那两个年轻人才让开出门的路。

不到半个钟头，司机回来，说，我们进房子说去。进房子坐下后，他先是指了一下才让旺杰，说，他上次来找我，说是给我个金戒指呢，我也没说。啊么没说，我也不解释了。给人办事，要讲信用呢。今天既然你们啥都调查好了，我再不说也就没意思了，但是我有个要求你们要答应，要是不答应，我还是不能说。你们把车开走就开走！

啊么的个要求，你说出来。班代次力说。

我今天把实情给你们说了，你们要给我保密呢，不能给赶下羊的人说是我把他揭发了。

班代次力说，这话我头会儿就给你说了，我们一定保密，说到做到！

于是，司机把实情都说了。他在木耳镇到阿角沟森林公园的路上开“招手停”，专门拉那些到森林公园旅游的散客和背包客，还拉沿途的农民，包括从尕干果村的牧场去卓尼县和迭部县的牧民。这条路上他已经跑了三年，期间认识了一个尕干果村的小伙子。小伙子坐过三四趟他的车，名字叫杨嘉措，二十一二岁的样子。今年八月的一天，杨嘉措又坐他的车，在车上说闲话时问他，用他的车拉一趟羊行不行。他回答，我的车是拉人的，啊么能拉羊呢？杨嘉措说，我就是要用你的车拉羊呢。他听出来了，小伙子是要干偷羊的事，就说拉羊也成，但你要多出些钱。杨嘉措说，你的车跑一趟卓尼县城一百元，我给你出一百五十元行不行？他说，我知道城里啊个人收羊呢，你给我出上二百元，我直接把羊拉去给你卖过。杨嘉措说，那样更好。大约是一个月前，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接到杨嘉措的电话，叫他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把车开到阿角沟偏僻的公路上等着。他按时去了，看见杨嘉措和一个年轻人已经把羊赶到路边的一片灌木丛里等着他了。一共是十八只羊，把车装得满满的。羊不上车，他们一只一只抓住塞进车里。装羊的时候杨嘉措还说，我们赶了十九个，这啊么就剩下十八个了？那个年轻人说，羊夜里不好好走路，丢过了呗。他不认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也就二十四五岁。装上车以后，那个年轻人回牧场去了，杨嘉措跟车到卓尼县城收羊的人那里拿钱去了。

讲完拉羊卖羊的过程，司机说，我原原本本把事情说了，但是这事你们千万不要给杨嘉措说，你们单要是说出去，那跟我动刀子呢。

那当然不说，我们给你保证下。那个杨嘉措的连手到底是谁，你不知道吗？我们在山这面的牛场上荡牛的人就那么一二十户人家，年轻人一年几趟从木耳镇走，坐你的车呢，那个年轻人你没见过吗？

也可能坐过我的车吧，但我没认下嘛。那不是你们村的人，你们村荡过三年两年牛的年轻人我都认得嘛，差不多的连名字都叫上呢。那个年轻人我真是不认得。这么办嘛，你们回去，把你们的小伙子抓住一问，就啥都知道了。

班代次力觉得谈话可以结束了，便和其他人交换个眼神，然后说，我们给你保证下，往后不追究你，也保证下不给人说是你说下这个事的，但你也要给我们保证下，我们来你这达调查的事不对偷下羊的人说。

我啊么能给他们说呢，那不就把我暴露了嘛！

那可难说，我们还怕你两面当好人，贼娃子就跑过呢！

离开东哇村天已经黑了。司机讨好地要留他们过夜，他们没留，连夜赶到木耳镇，住在班代次力的姐姐家。班代次力已经两年没见过姐姐了。原先他和女人在阿角沟附近的牧场放牧，进卓尼县城买生活用品或是冬季回家过年，都要经过木耳镇，在姐姐家站个脚，可是自从两年前当选村长，他就离开了牧场，他的父亲和小弟弟来牧场帮着女人荡牛荡羊，他和母亲在村子里种地。在甘南藏区有不成文的规矩：当村长的人家里人口要多，要在当选村长后住在村子里为村民们服务。那些当了村长还住在牧场里的人是不能当村长的，因为不能做到随叫随到办好公共事务，也不能及时解决邻里纠纷。当村长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回报，虽说乡政府每年给每个村长七百二十元的误工费（每月六十元），但那还不够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时喝茶的招待费。当村长唯一的收获是，证明当选者有办事能力，有雄辩的口才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样的人是受人尊敬的。

翌日晨，才让旺杰和自己措哇的四个人坐班车回迭部孕干果去了。班代次力和阿加雇农用三轮车进了阿角沟，走到没路的地方又下车爬山，赶到牧场去了。昨天夜里

他们讨论了很久，与杨嘉措联手偷羊的人是谁呢？为什么“招手停”司机不认识他？是村里哪个人家的娃娃新近去牧场了吗？还是杨嘉措从卓尼县勾搭上什么人？会不会是哪个村民新近雇用的牧工？

尕干果村有个习俗，有的人家牛羊少，每户只有四五十头牛，他们便两三户合起来放牧，由一家人出人放一年，明年再换一家……轮流放牧，或者是两三户合起来雇用扎尕那或是卓尼县车巴沟的牧民来放牧。扎尕那和车巴沟的人世代放牧，有丰富的经验，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远近闻名。若是雇用扎尕那或是车巴沟的青年牧民，报酬是这群牛每年生下牛犊（尕里巴除外）的三分之一归雇工。若是雇用关系能持续十年八年，从家乡出来打工的青年夫妇就有属于自己的数量可观的牛群了。

班代次力和阿加在牧场的冬窝子住下来，询问自家的亲人，并一户一户地串门调查了三天，却无任何结果。十几户尕干果村的牧民是这儿的老住户了，他们的祖上到现在已经在这儿放牧好多代人了，从未出现过偷盗邻里牛羊的事情。从外地雇来的牧民也都是年轻的夫妇或是与父母同来的单身汉，他们均为受雇于此两三年以上的卓尼人，都是熟人，不能想象他们会偷尕干果村的牛羊，因为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牛群，少则二三十头，多的已经达到五六十头。他们若是偷了尕干果村的牛羊，被雇主发现，不但会被解雇和赔钱，还要失去在这片草场上放牧自己牛群的权利。他们甘愿离开家乡来这里当雇工，就是因为这里有比家乡广阔得多的草场，可以放牧自己的牛群。他们来这儿的时候，还都带来了自己家的奶牛——犏雌牛。

三天后，他们返回尕干果村口与先前回来的人会合，商议了一下。第二天班代次力和阿加去了杨嘉措家，跟杨嘉措的父亲拉麻焦谈了情况。你的娃娃和一个卓尼县的年轻人合伙把才让旺杰的十九只羊赶到卓尼县卖掉了。拉麻焦是个说话温吞性格敦厚的人，但是听完他们说的话竟从炕头上跳下地说，你们搞错了，我的娃娃决不会

偷人家的羊！班代次力说，我们调查了，有证据，确实是你的娃娃偷了。拉麻焦坚决否认，说，我就是当着佛爷的面也敢说我的儿子不会偷人家的牛羊，我平时对儿女们的管教严着呢。他还说，如果我的儿子真是干出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啥话都不要说，把他绑起来，交给公安局。

班代次力看老汉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偷了羊，便劝解说，阿库，你先不要把话说得这么肯定。你的娃娃偷羊，肯定你不知道。你打电话问一下，看他承认不承认。拉麻焦一口回绝，不会的，我的娃娃是啊么的人，我知道呢。这不用问！

谈话实在进行不下去了，班代次力改变口气，严肃地说，阿库拉麻焦，我说的是实话，我们有确凿证据，证明就是你的娃娃偷了，这事你要认下。你认下，我们就不向调解委员会报告，私下解决。办法是你们给才让旺杰把羊赔上，一个赔两个。你要是不认下，我们就汇报到村民调解委员会，叫他们来处理。到那时间，可就不是一比二地赔了，一比三、一比五地赔！十倍八倍地赔呢！另外，调解委员的吃喝你们还要管上呢，他们是三十八个人，一人一天一斤肉，一斤酥油，一斤炒面，还有误工费一人一天三十八元。这些都折成钱，一天是一千七百多元。就算只开上两天会，你家就要出上三千五百元。

拉麻焦还是不承认自己的儿子偷了羊。他说，这话你跟我不要说，我们的先人从旧社会里就这么做的，这我不知道吗？！我要说的是我的娃娃不会做贼！他单要是做了贼，你们该啊么做就啊么做，是按着汉人的办法送公安局，还是按老办法处理，都成！

谈话到如此程度，只好作罢。从拉麻焦家里出来，正副村长便去寺院找活佛。

尼欠沟的寺院是个苯教寺院。苯教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宗教，是一种泛神教，认为

世界上万物皆有神灵，山有山神，地有地神，天有天神，树有树神……好的神灵护佑民众，而坏的神灵——那些恶魔会带来灾难。信仰苯教的人供奉好的神灵，又念经诅咒驱赶为害人间的恶魔，所以苯教比其他宗教更显神秘。迭部沟的百姓历史上是尊信苯教的，因该教派僧人身穿黑衣，故也被称为黑教。后来，卓尼的杨土司依仗中原王朝的支持发展和强大起来，其势力不断向迭部沟扩张，武力征服了迭部沟的众多部落，并强行在这里推行格鲁派佛教——黄教。到解放前夕，迭部沟只剩下几个部落还尊信苯教。

尼欠沟的寺院名叫桑珠寺，建在沟口一个石头台阶上，规模不大却豪华无比，比甘南州的拉卜楞寺还华美。原因是古老的桑珠寺僧人在1958年民主改革后被遣返乡里当社员，寺院改做学校和人民公社的粮仓，“文革”中又被拆得一砖不剩。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尼欠沟有两个姓杨的村民，一个做包工头、一个做生意，两人在短短二十余年间成了甘南州的著名企业家。他们出资重建桑珠寺，并从成都定做了千尊释迦牟尼铜像置于大经堂两侧，名曰千佛阁。他们买了全套的《甘珠尔》、《丹珠儿》经卷，还定做了黄色华丽的手工栽绒地毯，把经堂的所有柱子都包起来……

桑珠寺的活佛既是寺管会的主任，又是尼欠沟七个自然村的村民调解委员会主任。两位村长讲述了事情过程，他便坐在电话机旁拿出通讯簿来，给行政村的村长和支书打电话，给七个自然村的三十多个调解委员打电话，叫他们两天后拿上碗到尕干果村的嘛呢房来。他说，调解委员会要开个会，为时两天。于是，班代次力就忙起来了，他叫阿加去通知才让旺杰，告诉他，佛爷已经给调解委员们打招呼了，过两天这些人都来，一共是三十八人，为他家的事开会。他把嘛呢房借下，把帐篷搭上，麦草铺好，还要准备三万元钱，后天晚上以前交上来，作为押金，委员们吃的喝的一天的费用要从这钱里支出。如果事情不是目前知道的这样，他输了，罚款也

要从这钱里出。然后他又一次跑到拉麻焦家去，对他说，阿库，我最后一遍来跟你说一下，你的娃娃把人家的羊偷了，这事你就认下。我已经跟寺管会主任说了，再过两天调解委员就开会处理这件事呢。你认下，我们就私下解决，一个羊赔两个，我再给寺管会主任下个话去，把这会撤消，还来得及，这样你的损失就小些。你要是还不认账，调解委员来了，你想再改变主意就来不及了。

拉麻焦的嘴还是硬得很，阿班，你昨天来过后我就给娃娃打电话了，娃娃说他没偷过羊。我的娃娃我知道呢，他说没偷那就是没偷，这事我不能认下。我认下就冤死了！班代次力说，你实话到现在还不认吗？那我们真是要开会了。你要是输了，那可是十倍八倍地罚呢，你的损失就大了！

罚呗，你们只要能真真实实地证明我的娃娃偷了才让旺杰的羊，该啊么罚就啊么罚！

你实话是像汉人说的一样，不到黄河不死心！

拉麻焦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问，你说了个啥？

没说啥没说啥，你先准备下六万元交上来，押下。

多少？！拉麻焦吓了一跳。

六万。

啊么押这么多钱？

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十九个羊，分成三等，现在的市场价格是，一等的一个七百元，二等的一个六百元，三等的一个五百元。我们全部按中等的六百元算，赔的话

是一万一千四百元，按一赔五着算，你们家得出五万七千元。另外的两千多元作为一天的“搅费”，多退少补。

啊么一赔五着算呢？！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先人们就这么做的，外村的贼偷下了，一个赔三个，多的要赔五个。本村的偷下了，五到十个赔呢。我这还是按最低标准算的。

拉麻焦费力地咽下一口唾沫。

班代次力又说，明后两天把钱准备好，大后天调解委员就要开会。

这么多的钱我一时拿不出来。

找措哇的人借去。全措哇的人还凑不出这些钱吗？要是真的没偷，你也把心放宽，钱还是要退给你呢，一分钱少不下！记住，通知你的杨嘉措，大后天的早上叫他到嘛呢房开会。

经过两天的准备，调解会议如期在尕干果村的嘛呢房召开。才让旺杰从看守嘛呢房的孤老头那里借来全村人开会用的白布大帐篷，在措哇亲友们的帮助下在嘛呢房的院子里搭起来。地上铺了一层青稞草，帐篷外头还码下一大堆木柴。吃早饭的时候，尼欠沟七个自然村的调解委员和寺院的三名僧人调解委员都骑着马或是步行赶到了，总共三十八人。当事人才让旺杰早早就到了，他把两个取暖用的大铁炉子塞满了柴，烧得旺旺的。杨嘉措还没有出现，拉麻焦叫人捎话过来，他打电话叫儿子从牧场回来，儿子答应往回赶，但不知道啥原因没到家。调解委员会主任是桑珠寺院的活佛，他召集大家开了个临时会议，说被告不在也没关系，会议照常举行。然后由行政村村长，也就是调解委员持周宣布了几条纪律：会议期间，任何委员不经

会议授权，不得和当事人及其他人接触，被授权调查时必须要有三位代表同时前往。所有委员在会议期间不得回家住宿。有些委员是行政村支书、村长和自然村村长，如有公务要办，要经调解会议全体委员同意才能离开，一旦离开，便不得再参加会议，以防营私舞弊。当事人在会议上只有回答问题的权利，不得反问和狡辩，不得犟嘴和说谎，违犯一次罚款一百元。尕干果村是个大村，有七名调解委员，他们与原告被告有近疏不同的关系，为防止偏袒，这七名调解委员不参加会议，但村长和副村长可以列席会议，因为会后有许多事情要他们执行。他们只能旁听，没有发言和表决的权利。回避会议的调解委员则抱柴烧火、烧菜做饭或采办生活用品。

临时会议结束，活佛指定一位僧人和村长持周主持会议，他就回寺院去了。这是习惯，活佛参加只是仪式。尕干果村的调解委员急忙去嘛呢房的灶房点火烧菜，让大家吃早饭。

早饭后正式开会，三十名代表在帐篷里膝地而坐围成圆圈，留下一个豁口作为走道。把才让旺杰叫进来，坐在圆圈中间，陈述事实经过。他讲完后，他们措哇的两个老汉和两个年轻人也被轮流叫进帐篷，接受问讯了很久，以证明才让旺杰陈述的真实性。

这天晚上三十七名调解人就睡在帐篷的青稞草上。穿皮袄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一半，他们把系腰一解，皮袄上下抻了抻，头和脚缩进皮袄里睡了，把牛皮靴垫在头下当枕头。中年人和年轻人中有些人穿着防寒服睡觉，半夜里冻醒了，坐起来点火，烤热了再睡。睡觉前班代次力和另外两个委员被派去通知拉麻焦：明天全体调解委员要到你家来，帐篷就扎在你家的院子里，在你家吃在你家住。你把娃娃叫回来，我们要问话。你的娃娃要是不回来，调解委员两天三天等着呢，吃的喝的还有误工费都要从你押下的钱里扣除。

拉麻焦说，娃娃跑到啊达去了我找不见着。

班代次力回答，找见找不见我们不管。他不来我们就等着。不过等的日子不能超过五天。五天的期限里要是他再不回来，第六天，你家的财产除了住人的房子，调解委员啥都抬，抬出去赔人家的羊。你家的牛羊要被赶到卓尼卖过了，给丢羊的人赔钱。

原先硬犟死犟的拉麻焦慌了，夜里打电话把躲藏着的杨嘉措叫回来了，转天早晨天不亮就打发他去了嘛呢房。于是杨嘉措坐到前一天才让旺杰和证人坐过的位置上，轮番接受调解委员的问话。第一个问话的是桑珠寺的一位老僧人，活佛指定的会议主持人。他已经年过七十，头发花白。

他和气地说，杨嘉措娃娃，你把你们村才让旺杰的羊赶到卓尼县卖过了。村民调解委员会要调查处理这件事，通知你昨天到嘛呢房来，你啊么没按时来？

我不知道你们开会的时间。我是昨天晚上才接到阿爸的电话，说你们找我着呢。昨晚我在县城的朋友家喝酒，今早上我就借了摩托车赶回来了。

有个老汉立即说，你说谎！前天晚上，你骑着摩托车回家了一次，有人看下着呢。你半夜又走了。你是故意藏过的，想逃避调解委员会的问话。你娃娃说，我说的对不对！还要叫我找证人来吗？

杨嘉措不出声了。

立即有人说：记下，记下！说谎一次，罚款一百元。

一个声音回答，记下了，违规一次，罚款一百元。这是尼欠行政村的文书说的。文书是尼欠沟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也是调解委员，被指定为此次会议的书记

员。接下来老僧人说，好了好了，这个事我不问了，我就问你偷羊了没有？偷了牧场里才让旺杰的羊了没有？杨嘉措咬着嘴唇沉默很久，终于说，偷了。老僧人又问，你的连手是啊一个？你的连手有几个？你们啊么合伙偷羊的？不要叫我问了，你一五一十地交代。

杨嘉措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于是好几个人催促他，说吧，年轻人，你们几个人是啊么偷下羊的。我们都调查了，你是掩盖不住的，我们有证据。

连手我不说。我偷了羊，我赔。就是有连手我也不说。我就赔我的那一份，连手的份子我不赔。我知道，揭发我的人是拉下羊的司机。出事了，司机揭发我，但实际上不光是我和连手的事，司机的责任更大。有一次我坐他的车，是他先跟我说，要是能赶上羊，他的车给我拉着卖过去，他的车严实，别人看不见拉的是羊。司机不说这话，我不会偷才让旺杰家的羊。所以我只赔三分之一的钱，连手的份子，你们找连手去。杨嘉措一连说了很多，看来这些话都是事先想好的。

老僧人说，你们三个人一搭做下贼的，啊么串通到一搭的我们不管。你是尕干果的人，偷村里人的羊，责任最重大，你是家贼嘛。你要全部赔下，那两个人的份子，你找他们要去。

我不替他们赔钱！错误主要是那个司机的，是他叫我偷羊的，我最多就赔我那份！

态度不好！狡辩！再罚他一百元！有人大声说。书记员说，记下了，再罚一百元。

杨嘉措一会儿狡辩，一会儿沉默，一直到中午也不说连手是谁。马上就要吃午饭了，老僧人说，杨嘉措，你不要顽固不化。你的连手是谁，一定要说出来，不说出来，会议就结束不了，下午接着开，明天接着开。不光是全部羊价你一个人赔，调

解委员每天开会的费用和误工费都要你出上呢，一天就是一千七百元。你算一下，开上三天会，要出多少钱？开上十天会，要出多少钱？

吃过午饭继续开会，杨嘉措终于开口了，首先交代他的连手，是卓尼县扎哇沟的一个年轻人，名叫杨朗木久。他是尕干果村杨光荣家雇来放牛的，还没有成家，和母亲住在杨光荣家的牧场上。偷羊是杨嘉措的主意，他对杨朗木久说，才让旺杰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娃娃坐牧场，顾了牛顾不了羊，咱们一起把她的羊赶走上一车，她发现不了，也抓不住。于是，一天夜里，他们合伙把羊从牧场里赶过了山，过了阿角沟，塞进事先等在那儿的长安面包车上。装车后，杨郎木久回牧场去了，杨嘉措跟司机去卓尼县城拿钱。

调解委员对杨嘉措的交代还算满意，但在偷了多少只羊的问题上又发生了龃龉。才让旺杰说丢了十九只，杨嘉措说偷了十八只，委员们认为那只羊是在路上走失的。羊是夜盲眼，夜里不能好好走路，人要是硬赶，它就乱钻，也许钻进柳棵子里丢了。委员们判决这只羊也由杨嘉措赔偿。杨嘉措不同意，说他们装上车的羊就是十八只，就赔十八只。委员们说一定要赔十九只，并决定再罚他一百元，说他犟嘴。

接下来调解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天黑前作出决定：司机提供破案线索，再说在最初的调查中，班代次力和阿加已承诺放过他，那就按原先的承诺处理，不再追究。村规民约规定，外村人偷牛羊，按三至五倍的价钱赔偿，本村人偷盗赔五至十倍，这事就按五倍赔。取外头的最高数；内部的最低数。这五倍的羊价，杨嘉措负责赔五分之三，杨朗木久负责五分之二。

吃过晚饭，调解委员各回各家。大家商定休息两天，然后由尕干果村的村长、副村长去牧场找杨朗木久要钱。

班代次力刚刚回家不久，牧场里尕干果的牧民就打来电话，说杨朗木久几天不见了，他母亲赶上自己的八九个犏雌牛和这两年打工挣下的十几头小牛犊要逃跑。

还在前几天去牧场调查的时候，班代次力就跟家人和尕干果村的牧民打过招呼，叫他们注意那几户给尕干果村放牛的外乡人。他的直感是杨嘉措的连手可能就在那几户外乡人当中。

班代次力明白，杨嘉措散会后一定向杨朗木久透露了消息。于是，他在电话里告诉自己村的牧民，拦住老婆子不要叫跑掉。然后，就跑到寺院找活佛汇报情况，活佛立即打电话给所有的调解委员，明早还在尕干果村的嘛呢房开会。

会议开过后的当天下午四点，调解委员当中五十岁以下的十几个人租客货两用车，出了尼欠沟，拐到白云林场的加油站加了三百元汽油，买了几十个大饼，然后经腊子口过岷县直奔卓尼县的阿角沟。跑了一夜，于早晨八点在阿角沟森林公园门口下了车。他们都冻僵了，农历十月中旬的天气，夜里经过腊子口时又遇上大雪纷飞。尽管所有人都穿着羊皮袄，下了车还是双腿僵硬，走不了路。他们闹哄哄地走进公园管理处看门人的房子暖和了一下，喝茶吃大饼，然后经过冰雪世界的阿角沟，向牧场走去。

这天晚上他们住在尕干果村牧民的冬窝子里，转天早晨去杨朗木久母子的冬窝子赶牛。他们早就调查清楚了，杨朗木久和母亲卓玛草来到牧场的时候，赶着自家的九头犏雌牛。扎哇沟的村民以务农为主，因为草山很小，每家只能养几头犏雌牛，供家人喝奶子和打酥油拌糌粑。他们算过，把老婆子的七头犏雌牛赶走。老婆子的娃娃赔两倍的羊价是两万三千元，一头犏雌牛的价格是三千元到三千五百元，赶走七头就可以了。

老婆子昨晚已知道一大帮尼欠沟的人过来了，估计是来赶牛的，连夜就做好了准备，把往常在草场上过夜的牛群赶回住房旁边的牛栏里。早晨，当她看见一大群穿皮袄的男人往她的冬窝子走过来的时候，便提了柴刀，双臂从袖筒里褪出来，把皮袄堆在腰里，裸露着上身，挥舞柴刀，大声威吓：我看你们啊一个动我的牛！我把他的手剁过呢！

男人们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村长班代次力尽可能温和地对她说，老阿妈卓玛草，不要胡来！你儿子偷了才让旺杰的羊，现在要赔呢！一赔二。十九只羊的价钱是一万一千元，要赔两万两千元。你有钱就拿出来，你的牛我们不动。你要是不拿钱，我们就赶牛！

卓玛草声嘶力竭地喊，我儿子做下的事，你们找他算账去！不要动我的牛！

你儿子藏过了，我们就要找你。你要为儿子承担责任。快些把钱拿出来！

我没有钱！我的牛你们也不要动！

那不成，杀人偿命，偷了羊要赔钱，没有钱我们就赶牛呢！这是规矩，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们的啥规矩！我就不多的几个牛，靠它们过日子。你们把我的牛赶走了，我也不活了！

不是我们的啥规矩，是祖祖辈辈的规矩。这事你不要抵赖，想赖也赖不过去。你想过没有，才让旺杰家的羊也是人家生活的来源，你儿子偷着卖过了就做得对吗？

我儿子做的不对你们找他去，不要动我的牛！我的牛是十几年攒下的钱置下的，你们赶走就把我的命要下了！

那不成，和尚跑过了还有寺院哩，我们就是要叫寺院赔！班代次力扭过脸对伙伴喊了一声：赶去！快赶去！

他身旁的委员和尕干果的牧民就往牛栏走去，卓玛草像疯了一样举着柴刀，向要把牛栏门拉开的男人身上砍去。那男人很机灵，双脚一跳，躲开落下的柴刀，一转身就把卓玛草的手抓住了，三下两下夺了柴刀。卓玛草又举着双手抓那人的脸，却被另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从侧面推倒在雪地上。那人说：成了成了，闹一下就成了，还真想动手！

卓玛草从雪地上爬起来，噢噢地叫着又扑过来，有人喊：拿绳子来，绑在杆子上。这还真骚毛得不成！

于是，两个男人把卓玛草推到牛栏的横木上，用牛毛绳拦腰把她绑在横木上。然后，他们打开牛栏门去抓牛。

你们抢吧！把我的牛抢走吧！我不活了……被绑在牛栏上的卓玛草一跳一跳的。她干瘪的双乳在脏污的皮袄上荡来荡去，寒风呼啸着刮过，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冷。

尼欠沟来的男人们再也不理她。在尕干果牧民的指认下，他们在一百多头牦牛和犏牛群里把卓玛草家的九头犏雌牛挑了出来。然后，尼欠沟的调解委员从这九头犏雌牛里挑出来七头。他们就像做收牛生意的回民一样，品评着哪头牛能卖三千元，哪头牛能卖三千五百元，然后就将牛两个一对地用绳子把它们的角连在一起。生人赶牛就是这样，否则牛在路上乱跑，不听话。

一切都准备好了，尼欠沟的调解委员要上路了，班代次力对绑在牛栏上已无力跳骂的卓玛草说，老阿妈，你不要着气，我们把你的牛赶上了七个。你看好，就是这七个牛。你还有两个牛呢，你儿子跑过了，就你一个人过日子的话，两个牛挤的奶打

的酥油够吃够喝。你儿子我们再不追究了，你能把他叫回来了。他要是觉得我们处理不公，叫他到尕干果找我，要是心疼牛的话，拿上钱来赎牛也成。我们给三天时间，三天不来的话牛我们就卖过了，给才让旺杰家赔羊价。然后，他对尕干果的牧民说，我们走远后，你们把老婆子解开。

就在这时，斜刺里从与尕干果村牧场相邻的阿角沟牧场里跑来几个骑马的人。他们远远地大声喊着，做啥呢，你们做啥呢？为啥赶人家的牛？！

尼欠沟的调解委员没回答，问尕干果村的牧民，他们来做啥呢？

一个牧民笑着说，老婆子是卓尼人，乡亲嘛，帮着说话来了呗。

班代次力也笑了笑，朝旁边的人说，走，你们赶上牛先走。我等着。

几个人赶着牛走了，其他人留下来和班代次力一起站着。那几个人骑马跑近了，喊，站下站下，不要走！然后下马，气势汹汹地说，做啥呢，你们为啥赶卓玛草的牛？！

班代次力没回答，拍打着皮袄上赶牛时蹭的泥雪，然后直起身体来，对带头的那人说，白玛扎西，我可没听你说过有这么个亲戚！

白玛扎西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班代次力又说，你说，你们是啥亲戚？

白玛扎西还是眨眼，啥亲戚？

我啊么知你们是啥亲戚，我还等着你说呢。你是替杨朗木久还钱来的吧？

白玛扎西突然知道受了奚落，气急败坏地说，阿班，少胡球来。你当你们人多，就这么欺负人吗？

我欺负啊一个了？

你们来上一大帮人，把卓玛草的牛赶走，这不是欺负人吗？！

噢，你不是替她还钱来的呀！那你叫我们等一下做啥呢！

我是看不惯你们欺负一个老婆子。你们把卓玛草绑在杆子上，这是做啥呢？有你们这么做事的吗？！

不绑上？不绑上出人命呢！你看见她脚底下的柴刀了吗？

那怪谁？你们赶人家的牛，人家不拿柴刀拿啥呢，给你们烧酥油茶吗？

不赶牛，不赶牛你替她给钱吗？你知道不知道，她儿子偷下才让旺杰的羊了！

她儿子偷下羊，你们找他要去，找老婆子做啥呢？！

说球子的话，我们啊达找她儿子去？你能，你把她儿子找来给我们把钱要下。

我凭啥给你们找她儿子去？

那你就少管闲事。我们不找她儿子，嫌麻达呢。我们找着她儿子，要赶他家的牛，找不着也要赶。他要是真的不叫我们赶牛，就不藏过了。他藏过了，那就是同意我们赶牛。他自己都不出面拦我们，你倒替他管闲事！

我就是要管！你们今天把牛赶不走！

呦，你能球得很！我们今天就是要赶牛哩，你有本事拦下？！

我就是要拦下！走，追上去，把牛拦下！

白玛扎西和伙伴骑上马追去，远远地喊，站下，站下！他们很快跑到犏雌牛前头，拦住牛和尼欠沟的调解委员，说，你们不能把牛赶走！调解委员问他，啊么不能把牛赶走，你把杨朗木久的钱出上了吗？他说，我为啥要出杨朗木久的钱？调解委员说，你没出钱，就少管闲事。他说，这闲事我就管。你们欺负一个老婆子，我看着不公！他拦住牛不叫走，调解委员回头向班代次力喊，人家不叫走，这事啊怎么办呢？班代次力从后边赶上来，大声喊，走，赶上了走，我看啊一个能挡住我们赶牛。于是调解委员合力赶牛，牛被逼无奈，朝前拱去，把白玛扎西和伙伴冲散了。白玛扎西驱马气急败坏地跑到班代次力身旁，大声喊，阿班，你硬要赶牛吗？！

班代次力坚决地说：做啥哩，你要打仗吗？下来下来，我们一对一地戳刀子！你把我戳下了，这牛我们今天就不赶了！

戳刀子就戳刀子！白玛扎西从马上跳下来，走过来。尕干果村的牧民拦住他，七嘴八舌地说，做啥呢，扎西，要耍英雄吗？羞不羞！杨朗木久偷羊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帮着他说话，他给你啥好处了，你这么护着他？

白玛扎西说，杨朗木久给我个屁的好处。我是看着他们赶卓玛草的牛不公道，心里不来！

赶牛不公道，那偷羊就公道吗？你袒护偷牛的，那以后牛场的人都互相偷牛，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就公道了？你的心里就来了？！把你的牛偷过，你的心里就来了？！不要管，这事你不要管。偷下牛羊的贼就是要惩治呢！

在众人劝说下，白玛扎西终于退让了。他自我解嘲地说，好，不管了，我不管了，你们尕干果的人就欺负一个老婆子吧！就不怕老天爷打雷把你们炸死吗？

有人说，大冬天啊里的雷呀，你不是说梦话吧.....

众人大笑起来。

调解委员赶着牛往东走了两天，从措美峰东边很远的一个山口翻过迭山，然后走尖尼沟，翻过尖尼梁，回到了尕干果村。他们休息两天，把牛赶到县城卖了，然后召集调解委员会会议，把丢羊的和偷羊的人叫来，按一赔二的价钱，当着大家的面给才让旺杰两份羊价。其余的三份，一份捐给寺院，两份上交村子，作为以后办公益事业的费用。拉麻焦押下的六万元中，扣除三份羊价和一天开调解会议的费用，再扣除几百元问讯时杨嘉措的罚款，剩下两万多元退回。做完这些事，班代次力代表调解委员会问双方，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吗？双方都说没啥说的。于是，双方在书记员写好的调解书上摁手印，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然村保留一份，行政村存档一份。调解书上还有一句话：自签字之日起，双方当事人不准反悔，若有反悔者，罚款一千元，再反悔再罚。

今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松赞宫与几位藏族朋友喝大茶，一位尼欠沟的男子对我讲了这个故事。听完故事，我非常惊讶问他，你们这里出了啥案子不报公安局？

他回答，不报。杀下人了都不报，私下解决呢。有村民调解委员会的叫委员会解决，没有的由寺管会管，佛爷出面调解呢。

我又问，那么你们的调解委员会有没有调解不成功的例子？

他说，有呢，有一年他们牧场里丢了六匹马，丢马人家的男子跟着马蹄印追到岷县

一个回民居住的村子，看见马，打听出偷马贼的名字，但就是进不了门，要不回马来。偷马贼的亲戚多，把他赶出村子。他回来报告村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会的一帮老汉坐上车去了，发现马已经被卖掉了。他们想抓人，却被村民撵了出来，那村子人口多得很。这是调解委员会没本事，丢马的人啥都侦察好了，给他们汇报，他们解决不了嘛。最后，调解委员会用村里公共积累的钱赔给丢马的人，一比一赔了。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十一、图美

秋季的上午九点钟，我和图美坐在松赞宫酒吧的“金轮厅”包厢里。

我和图美相识已经一年多了。去年夏季，扎尕那东哇村的几位藏族青年和我在松赞宫酒吧喝奶茶，把他介绍给我。他们告诉我，图美也是东哇村人，是这里的老板。十年前，图美曾偷渡到印度上了几年学，回国后便开设了这家酒吧。扎尕那还有几个年轻人想学他那样去印度，都被边防武警抓获，羁押劳动半年后灰头土脸地回家了。

九点钟还不是营业的时候，酒吧静寂而空旷，只有几个服务员忙碌地抹桌子摆椅子做卫生。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图美穿着黑色皮夹克的身体上。我喝了口咖啡，对他说，咱们开始吧，说说你是怎么去印度的，为什么要去？

他咯咯地笑，为什么去印度，怎么去印度……这啊么说呢……他讲的是普通话，又夹带本地汉族方言。

我说，从头说，从你们离开扎尕那说起。

我小时候在扎尕那的拉桑寺当和尚。十二岁，爸爸送我去那里念经，那是1990年。到1996年我不想念经了，就和另外两个人坐车到合作，再到兰州……

他讲述很流畅，但我打断了他，不行不行，你这样说不行。你要说清楚，为什么不想念经了，为什么要到印度去，而不是别的地方？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也是和尚吗？

他说，那两个也是拉桑寺的和尚，比我大一岁。我们当初不是去印度，而是去拉萨打工。

去拉萨打工？我怔了一下，说，你们是和尚，是去拉萨磕头的吧？

他说，是不是，我们都不想念经了，还会跑那么远去磕头吗？那时迭部到处都在伐木，外边来拉木头的人多得很，我们这里出去的人也很多，有的跑兰州，有的去广东深圳打工。他们回来后说了很多外边的事，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我们就想，一辈子在扎尕那念经太没意思了，要是到外边闯一闯，能挣上些钱就好了。那时候我们家里都穷得很……

那你们为什么没去深圳，或者北京、上海，而是去拉萨呢？

深圳我们不敢去，那远得很，没熟人。拉萨离得近，是藏区，我们去方便些。再说，到拉萨就算搞不出名堂也可以回家，跟人说我们去拉萨磕头，还接着当和尚，也没人说什么。

噢，你们是到了拉萨才改变主意去印度的。你说说你们去拉萨、去印度的过程，还有你们怎么离开家的。

去拉萨的事家里人不知道，知道了就去不成了。我们先卖出些炒面和酥油，那都是当和尚时扎尕那人们的布施。然后又借了些钱，每人凑了三百多元就出发了。走的那天，我们把袈裟脱下，放在寺院里，每人背着二三十斤炒面、七八斤酥油，还有些煮熟的羊肉猪肉，在路上吃。这样可以省点儿钱。

你们是拉桑寺的和尚，不穿袈裟到汽车站坐班车，遇上熟人怎么办？

那时候白龙江林业局在迭部县伐木，拉木头的汽车多得很。我们半夜出发，在迭部去郎木寺的路上等着，拉木头的汽车来了，把我们捎到合作，再到兰州。我们从兰州坐班车到西宁，西宁有直发拉萨的班车，一张票八十几元。车在路上总出故障，走走停停，四天三夜才到拉萨。

拉萨是我们心里的宗教圣地，我们先去了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还去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磕头和参观。没过几天，手里的钱就花光了。尽管我们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青年旅馆，就是到西藏旅游的背包客住的旅馆，一晚上至少也要十元。于是，我们就去找工作，在拉萨城里到处走，见到有人盖房子就问要不要小工。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更没啥技术，只能当小工。我们在拉萨城边的一户人家找到了工作。他家正在盖房子，要几个小工。工钱不高，一天十元，但包食宿。我们挖地基、搬砖头、拌水泥，干了一个多月，房子盖好了，我们每人挣了三百元。就是这一个月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道路——这户人家有个老人，大概六七十岁的样子。他曾参加过叛乱，1959年去了印度。我们到他家的前一年他回国探亲，那时改革开放好多年了，国家政策允许参加叛乱的人回国探亲 and 居住，既往不咎。他原计划在家乡住一两个月再回印度，可是他老母亲和他媳妇都不让他走。他去印度三十几年了，他媳妇没改嫁，把儿子养大。儿子儿媳妇孙子也都不让他走，说家里现在生活好了，你回印度做什么？！他为难得很，因为他去印度后又娶了媳妇，还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姑

娘，不回去的话那边的媳妇就守寡了，家也就散了。他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不走了。他从印度回来时带了不少钱，一旦决定不走了，就在家里盖起房子来。

休息的时候，我们和他聊天，他问我们的家乡在哪里，为什么来拉萨打工？我们说我们是安多的人，因为家里穷，出来打工挣些钱，也想出来闯一闯，见见世面。这样的谈话有过几次，有一次我们终于告诉他，我们原来是和尚，念过六七年经。这时候他突然说，你们在拉萨当小工能闯出个啥名堂呀，一天十元也挣不下钱呀。我给你们指条道，看你们敢不敢去闯。他说，在印度的省会城市喜玛加有一所为藏民办的学校，你们有决心去印度的话，就到喜玛加藏族学校上学，那里管吃管住还管穿衣，学的是藏语和英语。上完小学还可以上中学，只要上完中学，就能过上好生活，就能去欧洲工作了。你们在寺院里念了六七年经，会藏语，正好可以教欧洲人学藏语呀！我们说，哪有那样的好事呀！他说，他两个在印度生的儿子就是在那里读完中学的，都去欧洲工作了，教欧洲人藏语。我们问他，你是1950年代去印度的，你的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我们去了人家要我们吗？他说，怎么不要呢，这些年有国内的藏民去那儿学习，毕业后都去欧洲和美国工作，成了那里的公民了。他的话把我们的心说活了，就问他，怎么才能到印度，国境线能过得去吗？他说，最好回安多办个旅游护照，就可以从日喀则的章木口岸出国。我们说，那不行，我们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他说，那你们就去阿里，听说这几年从阿里去尼泊尔的人多得很，那边的国境线卡得不紧，尼泊尔也管得不严，阿里还有些人专门做向导挣钱。

一个月后我们离开了这户人家。我们想，在拉萨闯什么呢？当小工盖房子跟在家乡当牧民有什么区别？如果到印度学几年英语再去欧洲，那是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现实是我们每人口袋里只有三百元钱。要想办法多挣些钱，然后到阿里去偷

越国境。我们又住进了青年旅馆，每天在市内转来转去，想找个能挣钱的工作，哪怕多吃些苦也行。

那是一天中午，我们在四川人开的饭馆吃了担担面出来，看见门口有几个内地来的广东游客正在向藏民买虫草。他们问藏民，一个虫草多少钱？那藏民说二十元。游客叫了起来，太贵了太贵了！藏民说，这是那曲虫草，你们知道不知道？结果，一个游客一下子买了四百元虫草。他一边从卖虫草的人的包袱里挑大个儿的虫草，一边对他的朋友说，那曲虫草好，那曲虫草好。另外几个人也都跟着买了一些。我在旁边看到买卖虫草的过程，突然就想，我们也去那曲挖虫草吧。在家乡的时候，我也在迭山的牧场里挖过虫草，迭部的虫草一个才卖五元。我听人说过，那曲的虫草最值钱，长得又多又大，那曲人挖一季能挣三四万元。我们商量了一下，就急匆匆坐班车到那曲去了。迭部挖虫草的季节就是四五月份，过了五月就不能挖了，挖了也没人要。现在已经是五月下旬，我们到那曲还能挖上虫草吗？我们是碰运气去的，也许赶上个尾巴。那曲是藏北，海拔高天气冷，我们挖了半个月。虽说那时的虫草质量已经不行了，但我们便宜一些卖给内地来的贩子，每人还是挣了七八百元。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些钱到阿里去了，想到那里看一看，到底能不能从阿里去尼泊尔，能不能找到向导。不行了我们再回拉萨打工。

我们先到日喀则，然后坐上去阿里地区首府噶尔县的班车，半途上在普兰县一个名叫巴嘎的村子下车。巴嘎村挨着玛旁雍措，“措”在藏语里是湖泊的意思，那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夹在冈仁波钦峰和纳木那尼峰之间。冈仁波钦峰是冈底斯山的主峰，是一座圣山，就是佛教中说的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佛祖和神仙们居住的地方。纳木那尼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雪峰，也是圣山，海拔7694米。夹在两座圣山之间的玛旁雍措被认为是佛祖赐给人类的甘露。我们到达那儿正是盛夏，尼泊尔、印度和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到那里朝圣的多得很，他们绕着圣湖走上一圈，

就认为洗净了自己的灵魂。很多欧洲的游客也云集那里，他们有的是从尼泊尔，有的是从北京、香港来的。玛旁雍措四周有七八个寺院，我们到达的时候有几家寺院正在修建大经堂，还有几家旅馆也正在兴建。我们很快就在玛旁雍措南边的科迦寺找到修经堂搬砖搬瓦的工作。我们在科迦寺当小工，是因为寺院挨着一座不是很高的山，翻过这座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大山的山口，翻过山口就是尼泊尔。

我们还要找一个向导。

我们的运气特别好，在科迦寺打工三个月，不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向导，还结识了七个和我们一样要到印度上学的年轻人。在玛旁雍措打工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外地来的藏族人，他们说康巴藏语、安多藏语，也有说拉萨藏语的，其中有些人也想到印度上学，却都没有护照。这七个人中有三个来自青海省的也当过和尚，另外两个是合作来的，两个是阿坝州来的。他们也在找向导。

那是我们到玛旁雍措的第三个月的某天，因为下雨，没干活，我披着塑料布围着玛旁雍措走，抽空转一圈玛旁雍措。转了一天，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在科迦寺附近看见一个藏民正和几个外国游客说着什么。那人手里提着黑色人造革提包，打开了让游客看。游客弯着腰看，有一个还从提包里摸出什么东西看了看，又放回去，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话。那藏民像有点急了，大声争辩着，几个游客扭脸看着他，不再说什么就走了。我觉得奇怪，他们在说什么呢？更奇怪的是那藏民竟然也说着和外国人一样的话。我走过去问他，你们刚才说什么了？他用藏语说，那几个英国人说我的虎骨是假的。我还真没见过虎骨，就从他的提包里拿出两块骨头看，问他，这真是虎骨吗？那人回答，我前几天才从尼泊尔带来的，是孟加拉虎的骨头。我跑这一趟容易嘛，为什么要带假的？听他说这话，我突然心头一颤，问他真是从尼泊尔带过来的虎骨吗？怎么带来的？这些东西海关可查得紧呀。他说，为什么要走海

关呢，我是从这个山上翻过来的。我说，你真是从山上走过来的？这条路你熟悉吗？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不怕被武警抓住？他笑了，哈哈地笑，说，能抓得住我吗？哪一年我不走几个来回，从来没被抓住过！我吃惊了，睁大眼睛看他，心想他是开玩笑还是说真话。这时他又说了一句更让我吃惊的话：我就是那边的人，每年都要来这里做几趟生意。我又问他，你真是尼泊尔人呀？可我看你和我们藏民一样，长的一样，说话也一样。这时他笑着说，我就是那边的人，这个大山翻过去就到我家了，我的家乡叫黎米。怎么，你不相信呀？等我做完这趟生意，回家时你跟我一起走，我领你到尼泊尔玩几天。

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就把他叫到寺院去。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把他留住，同吃同住，慢慢知道他的确是尼泊尔人，专门做走私生意，贩卖虎皮虎骨什么的，经常偷越国境。

我们对他说，你把我们带到印度去，我们要去那里上学。他立即答应带我们去加德满都。他说把我们带到加德满都就行了，到了那里找一个藏民，一切都能解决了，用不着他带我们去印度。但他暂时还不回尼泊尔，而要去拉萨，把手里的货卖出去。等半个月后，他从拉萨回来就走。他还开玩笑地说，早些走好，加德满都热得很，去早了怕你们受不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塔巴。

我们在玛旁雍措又住了半个月，开始做偷渡的准备。有人买了防寒服，有人买了毛毯，还买了青稞炒面、酥油、大茶、盐巴什么的。

九月底，塔巴按时回来了。他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我们就出发了。那时科迦寺的和尚都睡觉了，来自青海的三个人也和我们一起走。

一出门就上了靠着科迦寺的那座小山，到了山顶迎面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大山，我们没休息，接着爬。大山的山脊就是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交界线，今夜一定要翻过去。我们一路走着，向导塔巴说，翻过山脊天就亮了，就算被中国武警发现也没关系，他们不能越界抓人。

爬大山的时候很冷。阿里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区，比甘南冷得多，一上山更冷，而且还下雪，雪大得很。但是我们既紧张又兴奋，没觉得冷，反而走得浑身发热。下雪其实更好，大雪会掩盖我们的脚印。那座小山上就有雪，却是前几天的，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塔巴说，中国武警经常在小山上巡逻，会发现我们的脚印。

大山上的积雪半尺多厚，越往山顶越厚。我们一次都没休息，不停地走。到了天亮，从一个两边都是石峰的豁口上翻过了大山。一翻过山脊就下坡，滑滑擦擦的，我们走得很快。走了一截，塔巴把我们领到一个石洞里，他说，不能走了，这边山谷里有他们的边防军巡逻，要防止被发现。进了山洞，我们要点火烧水，他不准，说点火冒烟，山下能看见。不能生火就没水喝，就不能拌糌粑，我们只能吃一口炒面吃一把雪。这时塔巴说，他家的牧场离这儿不远，要回家去拿衣裳，再侦察一下情况，看路上安全不安全。他是一个月前离家到西藏的，穿的衣裳太薄，就一件皮夹克和一件毛衣。他嘱咐我们天黑的时候生火煮饭，等他晚上回来。天黑后在洞里点火，外边看不见火光，烟冒出来山下的人也看不见。他回来了就出发，今晚还要走夜路。

太累了，整整爬了一夜山，心情又紧张，一休息就瞌睡得很。但是天太冷，刚睡着就冻醒了。我穿着毛衣和皮夹克，用毛毯把身体裹起来睡，还是冷得受不了，被冻醒了就站起来跺脚，原地跑步，身体稍热一些再睡。

天终于暗下来，看不清山谷的景物了，我们从石头缝子里拾些蒿柴在石洞里点火取

暖，把雪在锅里融化了烧茶喝。我们正拌糌粑吃呢，塔巴回来了。他原先穿的皮夹克上套了棉大衣。我们叫他拌点糌粑吃，他不吃，说在家吃过才来的。吃过饭，喝了茶，大家收拾东西出发。一夜都是下坡，走，一个劲地走。走到凌晨两点，下到一条山沟里，他站住了，指着前方说，那里有座桥，桥头有部队。你们等一下，我到前边看一下。山根里有片松树林，他把我们领进林子里坐等。他去了不到两小时，回来了，说没问题，我们走。

他领我们拐过一个湾子，果然看见山沟上搭着木桥。过了桥有几排房子，有的房子里亮着灯，像是煤油灯发出的光。没看见人，静悄悄的。我们轻手轻脚从房子旁边走过，我的心紧张得都快不跳了，身上出了一层汗。这一定是边防检查站，可能哨兵睡着了。然后我们进了山谷，上坡路往前走，走到天亮，到了一个有几块比房子还大的大石头的地方。塔巴叫我们在大石头旁点火做饭。他说，这儿没问题，前面沟里有户牧民，荡牛的，其他什么人也没有，你们放心生火做饭。

说是做饭，实际上就是烧水煮茶，拌糌粑吃。这条沟里有水流出来。天不算太冷，不用披毛毯也能忍受，吃过饭身上就暖和了。我们顺着一条沟走，两边是石头山，沟底下有草，没有迭部的草长得好。走着走着，看见牧民的帐篷了，就在沟底下的小路边上，是黑色牛毛帐篷。塔巴始终走在我们前面，离我们有五百米。他说过，遇上牧民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他，他也不会管你们。可是没想到我们刚到帐篷前，帐篷里出来一个军人，穿着制服，拿着步枪。他朝我们喊起来，叫我们停下。我们心里虽然很紧张，但有所准备。我们装作不明白他喊话的意思，还往前走。他应该是尼泊尔的主体民族——廓卡民族，黑头发，五官像新疆的维吾尔族。见我们不理睬他，他就把帐篷里的牧民叫出来，让那牧民用藏语喊话。我们仍然不停往前走。已经走过帐篷了，就听军人哇啦哇啦地大声说话，牧民又大声喊起来：停下，再不停就开枪了！我们真是听见了拉枪栓的声音，只能停下了。

军人走过来问，你们有护照吗？

从玛旁雍措出来前，塔巴用一个小时教过我们几句尼泊尔话——有护照吗？你好，你们是哪里人，你们要去哪儿，我们要去加德满都，我们是黎米人……他告诉我们，跨过边界的大山里居住的是尼泊尔少数民族牧民，和他同族，长相和我们藏民一样，说藏语，穿着和生活习惯也一样，都信仰佛教。那里有个地方叫黎米，就是他的家乡。往前走上几天，就是廊卡民族地区了，说尼泊尔语。他还说边防检查站的军人和警察都说尼泊尔语。他要我们装成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懂几句简单的尼泊尔语，对付突如其来的检查。一路上吃饭的时候，他都教我们练习。此刻，我们只好用那几句还不熟练的尼泊尔语回答。

没有护照。

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要去加德满都。

你们是哪里人？

我们是黎米人。

黎米哪里？

黎米哪里？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回答了，因为塔巴没给我们讲过黎米是个什么地方，是个县，乡，还是村子。我们对尼泊尔的社会组成一无所知，再说话就会露出马脚，还不如不说。那军人看我们不说话，知道我们没听懂他的话，便叫来那个牧民问我们，你们没有护照，那还有别的证件吗？

我们回答，什么证件也没有。

你们是中国人吗？

我们不能回答，回答等于承认是非法越境了。军人已经判断出我们是中国人了，他对牧民说了两句尼泊尔话，牧民又问我们，你们是中国人的。谁给你们带路的？

我们说，没人给我们带路，我们自己来的。

塔巴这时候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他肯定看见我们被当兵的挡住了，但他没敢过来。军人不再问我们了，他哇啦哇啦了几句，牧民就把帐篷旁边一间土房的门打开，叫我们进去。我们进去后他们从外边锁上门。进了土房我们发现，这是牛圈，地上有很多牛粪，一抬头就能碰着房顶。

我们商量着，会不会蹲监狱？我们要去印度上学，但刚进尼泊尔就蹲监狱，倒霉透了。也可能被押送回国，那样也很惨。我们听说被抓住的偷渡者在拉萨押上几个月，劳动改造，然后释放，要着饭回到家乡。我们商量来商量去也想不出好办法，只能寄希望于向导塔巴。塔巴是本地人，多年来在国境线上跑来跑去做生意，可能有社会关系把我们救出去吧。另外，我们计划等晚上军人疏忽的时候逃跑。塔巴一定在附近山谷里藏着，等着我们跑出去。我们答应过他，如果带我们到加德满都，每人就付他三百元。他要是不管我们，就挣不上这笔钱了。

黄昏时分，山上下来三名军人，制服和拦截我们的那个军人不一样。他们是军官，腰里挎着手枪，手里拿着步枪。他们用木棍抬着一只死了的岩羊。它和迭部山里的岩羊长得一样，脊背的毛是蓝灰色的，肚子底下是白的。

原来他们是去打猎的。

打猎的人一回来，那个当兵的把我们看得更紧了，一整夜他都没进帐篷，抱着枪看着我们。他在帐篷门口的板凳上坐着，有时站起来来回走动取暖。我们根本没机会逃跑。

第二天早晨，他们吃过饭，当兵的才来开门，对我们喊，走！

我们都不动弹，问，去哪里？他把牧民叫来，告诉我们到边防检查站去，就在我们头天夜里走过的木桥那里。我们想，是不是要把我们送回阿里？那么我们上学的计划就泡汤了，我们不能去。我们说，我们不去边防检查站，要去加德满都。我们都是佛教徒，要去加德满都的白色宝塔磕头，还要去佛祖出生的地方磕头。佛祖是尼泊尔人，出生在尼泊尔一个叫提罗拉科特的地方，这我们都知道。加德满都有一座白色的宝塔，前边的墙上有两只黑色的眼睛，是世界有名的建筑和旅游景点，这我们也知道。

一上午我们都没动弹，不出牛圈。看我们不走，他们也不强迫。他们进牛圈检查我们携带的东西。我们从玛旁雍措出来的时候是有分工的，两三个人一伙，一个人背简单的行李，就是毛毯和不穿的衣裳，另一个背炒面口袋和酥油，空手的人背锅和碗勺。他们把这些东西抖了抖，查看一番，也没搜出啥来——他们没有搜身。

后来，他们在帐篷里吃了午饭，又走进牛圈，说，你们不走吗？不走就罚款，罚了款放你们走。我们问，罚多少？他们说一人三千卢比。三千卢比说起来也不多，我们的钱大部分在阿里都换成尼泊尔卢比了，一元人民币换八个卢比，可我们还是心疼一下子拿出三千卢比。去加德满都还要走好多天，到了加德满都和新德里还不知要耽误多少天，我们怕钱不够。我们说，我们没那么多钱，要是有钱就办护照走海关了。我们又求情，少罚点吧，一个人一千卢比。当官的说，一千不行，走，快走！

我们商量了一下。看来这几个人是要钱，不给些钱是不会放我们的，在这里跟他们讲价钱不方便，因为牧民在旁边，他们会有顾虑。后来，我们就跟着走了，想路上再说。

沿着我们头天夜里走过的路往回走了一截。这是一条很长的山谷，沟底下都是白花花的石头疙瘩，路难走得很，走着走着，十几个人就拉开了距离，我们故意这样。一上路，两个军官走在前头，另一个军官和一个士兵走在后头看着我们。我们就叫两三个人跟住前边的两个军官；两三个人在后边慢些走，让后边的两个军人拖后了一大截；拿钱的人走在中间。我们从阿里出来的时候就把钱分给两三个人保管，其他人只带点零钱。我们让拿钱的人找机会把钱藏进路边的石头堆里，认下地方。等钱藏好后，我们就对军官说，我们不走了，给你们钱，放我们去加德满都吧。我们每人只有千八百卢比，还有几条毛毯，都给你们。说着我们把口袋里准备好的钱拿出来数给他们看，多的一千五六百卢比，少的一千二三百卢比。我们的话他们听不懂，但是看着我们掏钱，连零钱都掏出来了，他们同意了。而且，把钱交给他们的时候又说，我们每人只能给一千卢比，这些零钱我们要留下，到了加德满都还要住店，还要吃饭。我们把零头拿出来，他们也同意了。我们的七八条毯子他们没全要，只要了两条新毛毯，然后示意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又回头往牧场方向走，路上把藏在石头堆里的钱拿上。走了一截，塔巴迎上来，其实他一直在远远地看着我们。他问我们，罚钱了吧，罚了多少？然后像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太大意了，以为这里没问题了，没注意帐篷。谁知道他们打猎来了！唉，叫你们多花钱了。他还解释，我们被军人挡住的时候，他不能出来，出来就要被抓起来，那样就没人给我们带路了。他说，他知道罚点钱就能放我们走，这种事以前发生过。

天黑时，我们开始爬山，又翻了一座山。天热了起来，夹克穿不住了。天还没亮，我们烧火煮茶拌糌粑。这时塔巴说，天亮就到牧区，可以白天走路，没事了。然后我们睡了一觉，太阳升起很高了才醒来，饭后出发。走到下午两点左右，看见牧民和黑色的牛毛帐篷。那里的帐篷比我们送部的小一些。我们没进帐篷，在草地上休息了一下，吃了饭继续往前走。

走过一座又一座山，经过牧区和村庄。有时白天走，有时路上有警察，就夜里走……塔巴比先前警惕多了，经常叫我们在山谷或者树林里坐等，他去前边侦查，然后再带我们走。不住店，不进农民的房子和牧民的帐篷，不管白天黑夜都是露宿……走到第十天，我们的炒面吃完了，酥油也吃完了，就拿衣裳和毯子换大米吃。尼泊尔气候炎热，夹克、防寒服都不用穿，毛毯也用不上了。尼泊尔比咱们穷，我的夹克已经穿破了，还换了二十斤大米。每天煮米饭，没菜，就光是吃米饭。有森林和草原的地方，就拔野菜，摘蘑菇下饭。塔巴叫我们拔野菜，说哪个能吃，我们就拔来吃。走呀走呀，走了二十一天，全是山路。尼泊尔全是山，没有大片的草原。那里的牧民一家只养十几头牛，牦牛。第二十一天傍晚，走到一个山顶，看见山下有小城镇。我们在山坡上的森林里休息，等天黑进城。

天黑后，我们来到小城镇里的一家餐馆。楼下是餐厅，楼上是包厢。塔巴认识餐馆老板，他一进餐馆，老板就热情地迎上来说话，并把我们领进楼上的包厢，吃的是尼泊尔的咖喱米饭。饭后塔巴说，今晚没车了，明天早晨出发，我现在买票去。他叫我们在包厢里睡觉，今晚就住这里。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说票买好了。他还要去看看个朋友，你们不要出去。

在包厢里睡了一夜，就像在路上一样，穿着衣裳睡在地上。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们跟着塔巴去汽车站，下一个小坡就到了。这是个小镇，由于来去匆匆，没顾上

看，印象中就和迭部县城差不多大，房子还不如迭部的好，楼房不多。汽车九点半出发，是辆大轿车。尼泊尔的轿车大得很，特别高，方向盘靠右。尼泊尔街上跑的都是印度车。一路上还是山，车跑不快。从那个小城镇到加德满都路不远，却跑了一天。

汽车走到半路，大约是中午一点的时候，在一个小城镇停下，车上的人都下去吃饭。饭吃得很快，就是一碟子米饭，我几口就吃完了。司机喊着叫大家上车，马上开车。可是我们上车坐好后，发现塔巴不见了！我一开始不知道塔巴没上车，因为他没和我坐在一起。司机问人到齐了吗？和塔巴坐在一起的是个尼泊尔人，他发现身边的座位空着，就跟司机说还缺个人。司机喊起来，有谁认识这个人吗？我们这才知道塔巴没上车。我们说认识这个人，他还没上车。我们和司机语言不通，从他的手势看，是叫我们去找一下。我们下去了五个人，在街上找，找了半个小时没找到。怕车开了，我们回到车上，说找不到人。司机又等了二十分钟，说不能再等了，车就开了。

下午四点到加德满都。

原先和塔巴约好，把我们带到加德满都，并帮助我们买好去印度的车票，办好手续，我们就付给他报酬。现在塔巴不见了，我心中有点慌，到了加德满都怎么办？我们找谁去？另外，我也担心起塔巴来。这是个热心人，诚实可靠，一路上操了那么多心，把我们带到加德满都，自己却不见了，他别是出了什么事吧？他还没拿到应得的报酬呢！

其实，我们的恐慌是多余的。加德满都有很多藏民，还有不少汉人。一听他们说话就知道是藏民，看长相就知道是汉人，有开商店的，有开旅馆餐馆的。汉人大多是来旅游的，也有做生意的。我们下车走了几步，就听见两个人在说藏语，穿着却是

尼泊尔打扮。我们问了一下，还真是藏民，听说我们要找旅馆，立即把我们带到一家藏族人开的旅馆。

在这个旅馆我们住了一星期。在尼泊尔住宿比拉萨的青年旅馆还便宜，一间房子住六个人，一人一天五十卢比，相当于六元多人民币。吃饭也比国内便宜。旅馆老板是第二代藏民，他听说我们要去印度上学，很热情地帮我们去买假身份证。他说，尼泊尔与印度非常友好，根本就用不着护照。他给我们买的不是身份证而是学生证，就是与阿里交界处的尼泊尔人的学生证。然后，教我们背熟学生证上的地名和人名，又教会了几句关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尼泊尔语。他说，行了行了，这几句话就可以过海关，够用了。而且他还告诉我们，到新德里之后找哪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那些人就会把我们送到喜玛加去。

我们去了加德满都的白色宝塔，磕了头，然后就上了开往新德里的汽车。正如旅馆老板所说，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车，顺利到了新德里。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处的海关在一片平原上，有一条河，河上有桥，桥这头是尼泊尔的岗哨，那头是印度的岗哨。站岗的警察一句话都不说，海关工作人员拿着我们的学生证问了两句，哪里人？干什么去？我们说是尼泊尔黎米人，到印度旅游去，就顺利过关了。

在新德里我们住了两星期，游览了新德里和德里。从新德里到德里的路上人多得很，车也多得很，有汽车，有摩托，牛车也赶到大公路上，汽车跑不快。就在我们到处玩的日子，新德里的藏民帮助我们办好了上学的手续，买好了车票。我们坐车到喜马拉雅山下的城市喜玛加，然后又转车到了一个小城市，专为藏民开设的中小学都设在那里。喜玛加的藏民学校是由藏民开办，印度人管理的。我们在那里终于开始了学习生活！

我再也没见过向导塔巴。后来的几年里，我去过加德满都，到那个餐馆问老板，塔

巴来过吗？老板说没来过。我至今都怀念塔巴，没有他，我到不了印度，上不了学，也学不了英语。我还欠他三百元钱呢。

我在喜玛加上了四年学，学的是藏语和英语，其次是印度语。我们吃的是印度的咖喱米饭。我怎么也不习惯吃那种饭，一开始每顿就吃几口，肚子总是饿着。过了一段时间勉强可以吃了，还是吃不多。印度太热，那里的冬天就像迭部的夏天，总是汗流浹背。我对气候不习惯，就总是得病。第五个年头，我写信给家里，叫家里寄三千元钱，我就回来了。

回来时我先到加德满都住了一星期。那时候我在加德满都有朋友了，请朋友替我找个向导。我没有护照，还是要找向导偷渡。还有三个人和我一起回来，两个阿坝州的，一个云南的，都在藏民小学上学。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学业，要回国。我以为还要走老路才能回到国内，可是这次找的向导说用不着去阿里，直接走章木海关。他说有办法带我们到章木，不让海关抓住。我们从加德满都坐了五个小时的车，在到达章木前不远的路旁下车。过章木海关要过一道峡谷，那里有座桥，桥这边是尼泊尔海关，那边是中国海关。我们绕过那座大桥和海关进了章木。到章木我们就放心了，我们都有国内的居民身份证。章木是个口岸，有很多做生意的人，还有旅馆，我们就住进旅馆，准备坐班车回拉萨。可没想到几个警察来旅馆抓住了我们，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估计是我们在途中下车的事被班车上的人举报了，海关盯上了我们。

海关押了我们一个星期，审问。我们就实话实说是去印度上学，现在不想上了，就回来了。然后，我们被押到日喀则，又审了一个星期，就放了。我们坐班车去了拉萨。

在拉萨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回家了。那两个阿坝人留在拉萨，第二年我去拉萨时还

见过他们。那个云南人第二天就回云南去了，他说想家得很，一天都不想呆在拉萨。我在家住了半年多，身体状况好转了，过完年又去拉萨打工。这次不是给人盖房子，而是为游客当导游，因为学了四年英语，可以说点英语了。拉萨的外国游客非常多，有从尼泊尔、印度来的，还有日本人、韩国人、欧美人。一到夏天，拉萨的导游不够用，旅行社就雇用我们这些“黑导游”。我没导游证，不能带团，就带单身或三两个游客。外国游客里老年人居多，他们退休后开始享受生活，到处旅游。这样的游客往往是夫妇二人。他们不愿参加旅游团，嫌跟团太累。我带他们大多去山南地区，去日喀则，去阿里。旅行社把行程都安排好，越野车也安排好。我和他们一起去，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或者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我带的这些客人大都愿意跑那些偏僻的地方，主要是为看自然风光，去寺院了解佛教知识和藏族的历史，比如山南地区就是藏族的发祥地。大昭寺和布达拉宫我不能去，那些地方进门要查导游证。有时一定要去，进门时我只能说自己是游客。我也不能带游客到文化含量太高的景点去，因为我的英语水平低，虽然学了六年佛教，但还不能英语全部表达出来，不能使游客满意。我主要安排他们的吃住行，日常生活用语还行。

在拉萨干了两年“黑导游”，就回甘南了，在郎木寺当导游，因为这几年甘南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郎木寺来的外国游客特别多，缺少能说英语的导游。

在拉萨和郎木寺当了几年导游，我发现外国游客特别喜欢藏族风格的餐馆和酒吧，就想在拉萨开一家。可在拉萨的投资太大，资金不够，我就决定在迭部干。家里卖了些牛又贷了款，就干起来了。迭部的外国游客多了，却没有好的酒吧。我想迭部的旅游很快就会发展起来的。

我特别欣赏外国人进餐馆的样子。他们不大吵大嚷，吃饭时小声说话。孩子要是大声喧哗，大人就会制止。进了餐馆，看见熟人，他们也不大声呼唤，都是举手打个

招呼。

现在这个酒吧我就是按外国人的喜好开办的。

图美讲完去印度上学和开办松赞宫酒吧的经历，略一停顿又说，我们那一次去印度的三个人，就我回来了。那两个人上完小学，就被从印度、尼泊尔来西藏旅游的欧洲人聘请到欧洲，去当家庭教师了。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法国，现在都是欧洲人了.....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十二、沉默的柴垛

尕干果村坐落在尼欠沟北侧一个马鞍形的小山坡上。它的背后是层层梯田，森林还在大山的后边，女人们拾柴就要到村庄对面名叫尼吉巴的山上去。尼吉巴山是一座神山，所以拾柴还要绕到它侧面的山谷里去，不能在正面的山坡上砍柴，那里黑压压地长满了粗大的铁杆松，齐刷刷十多丈高，是尼欠沟一处风景。

召吉草从山谷里背着一捆柴出来，顺着尼欠曲左岸的小路走到村前的水泥桥上，身上出了一层汗。她背了多大一捆柴呀，背着柴弯着腰往前走的时候，不管从哪个方向都看不见背柴的人，只见一堆柴往前移动，颤颤巍巍的。人整个儿都埋在柴捆下面了。她背的是干柴，不是新砍下的湿柴。如果是湿柴，这么大的一捆，多么强健的男人都背不动，不要说是个女人。这里的人们去森林里拾柴，都是把新砍下的松枝堆在林子里晾晒，而把上次砍下的柴背回来。

走到水泥桥上之后，召吉草把柴放在栏杆上休息。她每次拾柴回来都要在这儿休息一下。原先，通往村里的桥是木质的，前年，村里一个在县上搞建筑发达起来的老板出了点钱，把木桥换成水泥桥。桥两边还装了水泥栏杆，有三四十厘米高，柴捆放上去正合适。

从尼欠曲下游的路上走来的刀杰草认出了她，问，拾柴去了吗？拾柴去了。召吉草回答。她把柴捆在水泥栏杆上放稳，身体站直了，肩膀倚着柴捆，双手撩起围裙抹着脸上的汗水。她反问了一句：你啊里去了？往恰路库去了吗？

恰路库是尼欠沟的一个自然村，小学设在那里。

没有。我到县上去了一趟，给大娃娃送了一些吃的。娃娃星期天没回来，说是毕业班的学生要补课呢，吃的完了。

你啊么给我没说一声。我的阿帕也没回来，也说是补课，叫我捎些馍馍去呢。

我今早临时定下去县上的，走得急了些，忘过了。昨天我还想着叫初二的尕玛带上的，昨天下午到尕玛家去时人已经返校走了。你啊么没叫尕玛给你带上呢？

忙糊涂了。一个在县上上学，一个在恰路库上学，家里一个尕的，吃哩喝哩。这几天我一直在荒根地里锄草间苗。我们那一口子也指望不上，前一阵来了个信，说是要回来一趟，啊么着又没回来.....

说到这里，召吉草的眼窝突然红了，住口了，眼泪差点淌出来。她又用围裙擦汗，也把泪水擦去。刀杰草已经看见她的眼泪，突然说了一句：召吉草，我看你要把你们的阿桑赶快叫回来，再不要叫他出去了。要是再叫他在外头漂着，你后悔的事在后头呢。

召吉草怔了一下，看着刀杰草说，男人们的事，我能管住吗？

管不住也要管呢，一定要管！你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阿桑现在就在县城里住着呢！

召吉草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哼，我想你就不知道。今天上午我到了县上，给娃娃把馍馍送到学校。中午的时候，我去牛肉面馆吃面，正好碰见阿桑，他也在那达吃面。和他在一个桌子吃饭的还有个婆娘，两个人亲热得很，一个给一个的碗里拨肉呢。我心里就想，这是阿桑在外头找下的那个人吧，他们啊么这么亲热？后来阿桑看见我了，走过来跟我说了两句话，问我进城做啥来了。我当时想问一句，那个婆娘是做啥的？这话我没说出口。这两年人们不是传说阿桑在郎木寺那头有个人了。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那个人呢？那个人顶多不超过三十岁，年轻着呢。我心想可能就是的，你们的阿桑是个标致人嘛，找就找年轻的呢。吃罢面我还到阿班的茶馆去问阿班。我说我在牛肉面馆里碰见阿桑了，领着个婆娘，那是个做啥的？阿班说，那就是阿桑在郎木寺那头勾引上的那个婆娘。他们来迭部已经三天了，就住在他的茶馆里，见了熟人也不避，就像两口子一样，同在一间房子住。阿班还说，阿桑这次来迭部，就是要这件事挑开哩——要把那婆娘领到家里来！

刀杰草说话的时候，召吉草静静听着。只是，她刚刚因为背柴而挣得发红的脸变成了黄蜡一样的颜色。后来她问了一句，阿班这么说的？

就这么说的。刀杰草回答，并很果断地补充一句：你要思想好，阿桑真是把那个婆娘领来了，你啊么做呢！

召吉草不再说话，她的脸上突然就飞起一片红晕，红得像旗布一样。她似乎是想掩盖自己的窘态，扭过脸去，看着水泥桥那边的村庄。村庄的沓板房鳞次栉比，从山

脚下往马鞍形的山冈爬去。这个因为贫困和一年四季的劳作失去青春颜色的中年女人，脸色从来没有这么红过。

刀杰草看出她的窘态，便匆忙地说，你缓着，我走了。回家还要喂猪，做饭呢。

召吉草像是没听见，依然看着山冈。她站了很长时间，才拉紧肩头的毛绳子，弯着腰，背起柴垛，蹒跚着走过水泥桥。

这天晚上，召吉草没有做饭，只烧水，叫她才七岁的小丫头拌糌粑吃，然后就匆匆赶到丈夫桑杰次力的哥哥尕让家去了。

桑杰次力弟兄两个人，十年前，他们的父母先后去世，不久弟兄分家。两家人关系还可以，尤其是桑杰次力出门做生意的这几年，哥哥和嫂子经常帮召吉草种地收庄稼，她遇到啥事也经常找哥嫂拿主意。

召吉草走进尕让家的时候，嫂子日欠草正从柴房里抱柴，看见她问了一声：你来了，还没做饭吗？

召吉草没说话眼圈先红了，泪水糊住了眼睛：嫂子，哥在家吗？

日欠草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在家呢。你啊么了？出啥事了？

召吉草没回答，拐进家人居住的偏房，看见尕让正坐在炕沿上拨着念珠念嘛呢，喊了一声“哥”，就呜呜地哭起来。尕让很吃惊，攥着念珠问，出啥事了？

召吉草满脸泪水说，阿哥你要给我做主呢……

尕让莫名其妙，忙忙下了炕穿鞋，说，你哭啥呢，出啥事了就说嘛。这时，日欠草抱着柴进来了，把柴放在连炕灶跟前，说，到底出啥事了？啊一个人欺辱你了吗？

召吉草哇哇地哭，悲伤得说不出囫囵话来，阿桑.....回来了.....

桑杰回来了？回来了好嘛，你哭啥呢？尕让更是奇怪。

他把那个.....那个人.....领来了.....

把谁领来了？

把那个.....婆娘.....

哪个婆娘？日次草也问。

尕让已经明白召吉草的意思了，他瞪了日次草一眼，对召吉草说，他真把那个人领来了？现在到家里了吗？坐下，你坐下了说。

召吉草不坐，她用因长期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指抹着眼泪说，没有，没有回家来，在县城的旅社里住着呢。

你啊么知道的，啊么知道他们在县城的旅社里住呢？

刀杰草给我说的。她今天在县城的饭馆里碰上了阿桑，说阿桑把郎木寺的那个婆娘领街上浪着呢。

日次草拉着召吉草坐到炕沿上。召吉草稍许平静一些了，才把刀杰草跟她说过的话完整地说了一遍。最后哀求地说：嫂子、哥，你们说我啊么做呢？前一阵人们都说他在郎木寺麻古村找了个人，连娃娃都有了。我想是人总有做错事的时候，过一阵他回来我劝劝他，你们也劝劝他。只要他改正了，再不和那个婆娘来往，事情就算过去了。可啊个知道呢，他啥话都没给我说过，几个月也没回过家，现在一回来就干脆把那个婆娘领来了。这不是明摆着要和那个婆娘过吗？不要我了.....嗯哼哼.....

啊呦呦，这个阿桑啊么这么做呢！日欠草既惊讶又生气地说。

尕让的脸色变了，气哼哼地骂起弟弟来，这个瞎熊，不办人事嘛！

骂归骂，事情还是要解决。过了一会儿，尕让说，召吉草，这事你先不要哭，也不要伤心，我们等两天，阿桑来了我们再想办法，看事情啊么办。我还不相信，阿桑跟你过了二十年了，娃娃们那么大了，大的都上中学了，他还真是要把一个野婆娘领到家来吗？他的胆子还大得很！这不是人干的事嘛！

召吉草再次悲痛欲绝地大哭起来，唉呦呦，这个家里我是坐不成了，我走呀，回我的娘家去……

尕让说，不要胡说，这个家里你啊么坐不成了，你和阿桑是夫妻，是原配，他说领个人来就领个人来吗？能那么随便吗？他不害怕措哇〔4〕的人骂呀！再说，他就是想这么做，政府也不准呀，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夫一妻制，娶两个媳妇的人，政府要治罪哩。那叫重婚罪。

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嫂子嫂子”地喊着走进院子。她朝着偏房大声说：嫂子，你家的柴刀我用一下。前些天拾柴去，我把柴刀忘在沟里了。这一阵做饭呢，尽是一些木头墩子。她进了偏房，感觉气氛不对劲，问道，啊呀，二嫂子也在这达呀，出啥事了，这啊么哭着呢！

她是措哇里一个年轻人的媳妇，二十几岁，名叫阿闹。她体格好，做活泼辣得很，说话粗声大嗓门。日欠草站起来说，柴刀在炒青稞的小房里呢，我给你拿去。

阿闹却站着不走，问，你们说谁犯了重婚罪了？我在院子里就听见了，你们说的啥事？

尕让把大致情况告诉了阿闹，阿闹一听这事，立即就说，啊哟嫂子，你啊么这么想呢？阿桑想把谁领来就领来吗？这事不是好办得很吗？明天我们去上几个人，把那个婆娘打一顿，把她从迭部打着出去不就成了，我不信她敢来尕干果！

日欠草说，你胡说啥！能随便打人吗？！走走走，我给你拿柴刀，你破柴做饭去。可是尕让把她们叫住了：喂，你们不要走。我看这倒是个好主意。阿桑现在昏了头，脑子进水了，你跟他讲理，他还不一定真能听进去。他迷上那个婆娘了，那个婆娘有钱，也年轻嘛。你跟他讲道理，他要是真不听，啊么做呢？他真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说我就是看上这个婆娘了，我跟你不想过了，还真不好办。要是就像阿闹说的，叫上几个婆娘，找到旅社去，打她一顿，她害怕了，不敢再跟阿桑黏，阿桑也就没意思了，说不定会回家和你好好过日子了。

日欠草想了想说，行，这办法确实行。召吉草光是抽泣，不说话。阿闹和日欠草出去拿柴刀，临走还说，我吃过饭再找两个人去，多叫上两个，明天我们打去。啊么的个野婆娘，敢勾引我哥，我叫她知道一下尕干果的厉害。尕让说，召吉草，你吃罢饭再回去。你放心，阿桑再没良心，他还不能把你打发回娘家去！这两天我给措哇的老人们先说一下，等阿桑回来了大家再说，叫他把毛病改一下。

召吉草不说话，就是哭。

召吉草是卓尼县尼巴村的人。那个村子是甘南州最大的藏民村寨，有二百户人家。她家里兄弟姊妹多，两个男孩子三个姑娘，家里的一群牛用不了这么多劳力。1980年代末，她二哥和嫂子包了尕干果村的一群牛，在措美峰北麓的草场放牧，她跟去帮嫂子挤奶打酥油。就是在那里，她看上了尕干果村的桑杰次力。桑杰次力高高的个子，穿着牛仔裤和绿色军大衣，帅气得很，天天往她家的帐篷跑，还叫自己的父亲到尼巴村她家去提亲。召吉草的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他来过尕干果村的牧场，

知道桑杰次力家牛少，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担心召吉草嫁过去以后日子不好过。尕干果村的草山面积大，一户人放牧二百头牛没问题，村里牧业大户有七八十头牛，而桑杰次力家只有三十头。他家和另外三四户牛少的人家合伙，每年轮流放牧。

尼巴村是纯牧业区，看重的是谁家有多少牛多少羊。召吉草不听父母劝阻，就在桑杰次力在牧场放牧一年期满回尕干果村的时候，偷偷跟他跑到尼欠沟的尕干果来了。父亲听说女儿私奔，从车巴沟骑马翻越扎尕梁找到尕干果来，严肃地和召吉草谈话——找婆家要找个近些的人家嘛！你如果找车巴沟的男人，将来两口子闹啥矛盾了，男人打你，娘家人也有个照看，就算我和你阿妈死了，就算你的哥哥们不管你，亲戚朋友也会照看。现在你嫁到尼欠沟来，一个熟人都没有，两口子吵仗闹矛盾，男人让你死，也没人管你！召吉草说，我们不会打仗的。父亲说，现在当然你们好着，你们还年轻着哩，在一达亲热得很。过上几年，他要是变心了，不要你了，你啊么做呢？到那时候你上岁数了，再想改嫁也没人要。就像个罐子，你已经是个破罐子了，啊个人要呢？！召吉草回答，不会的，我老了他也老了嘛，他为啥不要我哩！再说，我已经在他家过了一个月了，阿桑人好着呢。

父亲劝不转召吉草，只好作罢，而他的话却慢慢开始验证。

渐渐地，召吉草发现丈夫原来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桑杰次力的哥哥尕让老实本分，每天和婆娘在自家十几亩地里下苦，桑杰次力却一天到晚在外边东游西逛，不务正业。那时，正逢改革开放，村里年轻人买汽车搞运输，贩木头，钱好挣得很。他们家钱少，也贷不上那么多款，哥哥就卖了十几头牛，给他凑了些钱，叫他雇上几个外地农民到林场买树伐树，再卖给贩木材的商人，可他捣腾两年，钱被别人骗走了，连本钱都没拿回来。那时他们的父亲已经过世，哥哥当家，哥哥一生气，干脆和他分了家。分家后桑杰次力在家里蹲着不出门，就种山坡上的十几亩薄

田。他喝酒上瘾，谁家盖房子呀什么的他就跑去帮着干活，混喝酒。人家房子盖完了，他还去问有酒吗？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能说没酒呢，拿出一瓶给他喝，他喝完了又问还有吗？人家只好又拿出一瓶来，他喝上几口，就提着酒瓶走了，又到另一家讨酒喝。他成天醉醺醺的，有时甚至半夜去敲人家的门，要酒喝。时间久了，谁家也不愿给他酒，他就把分家分下的牛卖掉一头，换酒喝。

今年卖掉一头，明年卖掉两头，十头牛都卖完，再没钱买酒了，他就拿家里的腊肉去商店换酒喝。召吉草每年要养几头蕨麻猪，农历十月杀猪，把肉挂在房梁上。这是过年和明年一年吃的腊肉，遇上邻家有红白喜事还要当礼品送的，他都在春节到来之前就换酒喝了。有一年召吉草把最后一扇腊肉藏在被子里，心想，这下他找不着吧，可是她从沟里打柴回来，却发现被窝里的腊肉不见了，桑杰次力也不见了，半夜里他才摇摇晃晃地回家。召吉草问他，过年全家还吃不吃肉！他拿起劈柴把召吉草打了一顿，召吉草的腿肿得半个月没出门，走不成路。他喝醉酒就打召吉草，用拳头打，用柴火棍子打。那年春天，有一次他又喝醉了，把召吉草打急了，跑回车巴沟娘家去了，半个月不回来。这下桑杰次力被难住了，因为上小学、上初中住校的孩子没人送吃的，不去上学了。他也不会照看一岁多的女儿，地里活没人做，猪没人喂。他只好跑到车巴沟的尼巴村向丈人和召吉草承认错误，说再不喝酒了，也不打召吉草了，叫召吉草回家去。可是就在和丈人说话的时候，他跑出去了两趟，说是到外头看一下尼巴村的风景，其实他来的时候把两瓶酒藏在路边的草丛里，他这是酒瘾又犯了。结果他和丈人说着话就醉倒了，睡着了。丈人哭笑不得，劝召吉草，跟上了去吧，回家去吧。他再打你就跑，跑到他哥家里藏下，等他酒醒了你再回家。

就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酒鬼，后来却因为一件再小不过的事突然戒酒了。那是2002年5月浪山〔5〕的时候，全尕干果的人把帐篷扎在尼欠沟东边一片山坡上，大家吃

喝唱歌。成年男子都坐在大帐篷里喝酒，一个老人带了录音机放音乐，桑杰次力正坐在录音机旁，他嫌音乐太吵，喊着，把声音关小些。老人不高兴了，说了他一句，嫌声音大吗？把你家声音小的录音机拿来呀，放着大家听一下。在众人面前受此奚落，桑杰次力的脸可没处放，趁着酒性他回了一句：有个破录音机有啥了不起，不就值个三五百元钱吗！老年数落起他来，哪里值三五百元呀，我这个录音机也就二百元，可你家里有什么？二百元钱你掏得出来吗？大包干的时候，村里每家分到十几头牛，我的十几头牛现在变成三十几头了，你的牛啊里去了？你哥哥和你分家的时候不是也分给你十头牛吗？你哥哥的十头牛现在变成二十头了，你的牛啊里去了？你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人模人样，不缺胳膊少腿，就是不知道好好过日子，一天到晚喝尿水水.....还嫌我的录音机声音大了，把你家的录音机拿出来叫我们听.....

众目睽睽之下，桑杰次力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像哑了一样。自此，他就把酒戒了，他明白的确是喝酒把家喝穷了。过了几天，他说要出门打工，挣钱去，去郎木寺当小工，那里的旅游业发展很快，很多人盖旅馆，当小工一天能挣三十元钱。

召吉草看到男人真要痛改前非，很支持，东借西凑借到一百多元钱，给他买了件八十元钱的防寒服，做了床新被子，郎木寺地方高寒，怕他冻着，然后高高兴兴把他送到卡坝乡政府门口坐班车去了。

在郎木寺的头两年，他干得真不错，每过三五个月回家一次，每次都给召吉草拿回两三百元钱。原来，他在那里认识了几个饭馆老板，干起卖蔬菜的生意了。他雇车从临夏拉蔬菜、水果，供给几家饭馆酒店，还在郎木寺镇租下两间房，开了蔬菜水果店，还雇人照看店面。

可是到了第三年，他却整整一年没回家，也没捎钱。只是过春节回来了几天，十五一过就走了，说要去临夏看病，他的胃痛。他还真是面黄肌瘦的样子，不好好吃

饭。召吉草很心疼他，要陪他去看病。他不让去，说是这一年生意不好，没挣下啥钱，召吉草陪着他看病花钱更多。

召吉草对他的话很相信，因为桑杰次力连着几年回家再也没见他喝过酒，回家后跟她和娃娃们和和气气地，也没打过她。后来的两年，桑杰次力回家的次数就少了，一年只有一两次，都是过年才回家，住上三五天就匆匆走了。他说过年的时候郎木寺的游客多，要回去挣钱。也就在这两年里，不祥的消息传到召吉草的耳朵里。传言说桑杰次力和给他的蔬菜店打工的女人勾搭在一起，双宿双飞，形同夫妻，还说那女人是郎木寺附近麻古村的人，家里很有钱，桑杰次力看上那女人的钱了。那女人原来有男人，和别人打架打死了，对方赔了十万元命价。

召吉草一开始对传言半信半疑，问过桑杰次力，他不承认。问急了就骂她，你不听人们的闲话不成吗？钱给你捎来就成了，你还审我呢！是不想跟我过了吧！

今年春上，有关桑杰次力的传说更是有枝有叶，人们说，安子沟葱地村的一个人到郎木寺附近牧区去买牛，在麻古村遇见桑杰次力。桑杰次力在那个女人家里住着呢，和那个女人生了个娃娃，娃娃都快两岁了。那个女人很年轻，才二十七八岁。

尽管召吉草不相信桑杰次力是虔诚的佛教徒，不拈花惹草，但对于传言她还是有点不信，不信和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丈夫又在外头有了媳妇。难道他不念及和她一起生活了半辈子的情分，要离婚吗？再说，她不太相信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会跟上年近四十岁的桑杰次力，难道不知道桑杰次力有媳妇，还有三个娃娃吗？大的已经十六岁了！

安子沟离着尼欠沟很近，只隔着一座大山，是一条大沟的两道分岔，从措美峰发源的两条河——安子曲和尼欠曲——流出卡坝大沟时汇合在一起。召吉草专门到安子

沟的葱地村去了一趟，找那个男人，打听传言的真伪。

那个男人告诉她，这是真的。他说，他去麻古村不是买牛的。春上的牛瘦，啊里有春上买牛的？他是因为村上一个年轻人打架打死了，把这个人送去天葬才去了郎木寺的。在安子沟，普通死者的遗体在村外火葬台火葬，因为这里是林区，有的是木材，火化后把头盖骨捡出来，请安子沟茶古寺的和尚念经超度一下就行了。而那年轻人是非正常死亡，不能在村外火葬台火化，又因为茶古寺是郎木寺旁边四川格尔登寺的属寺，他们就把死者用牦牛驮到格尔登寺去了，请格尔登寺的和尚念经超度，然后在郎木寺的天葬台天葬。事后他们返回迭部的路上经过麻古村，正好遇上桑杰次力。他看出桑杰次力在那个人家当招女婿了，桑杰次力就给他说实话，说那个女人在他的蔬菜水果店干了两三年，两个人有感情，把娃娃养下了。旅游旺季他们贩卖蔬菜，淡季就到麻古村住。桑杰次力没告诉那个女人他在尕干果村有媳妇和娃娃。

从安子沟回来后，召吉草就去找桑杰次力的哥哥和嫂子了。

听了她的诉说，哥哥暴跳如雷了一阵子，痛骂桑杰次力，但桑杰次力不在家，骂也白骂。哥哥嫂子都劝她，算了算了，他在外头找了找去，你还是在家的坐着吧。他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你就一个人过吧。有房子有地，打下粮食够吃呢，你就当没他这么个人算了。

她哭哭啼啼跟哥哥和嫂子说，不行，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再不能迁就他了，我要回娘家去。哥哥和嫂子劝她，回娘家去啊怎么做呢，你还要改嫁吗？年轻丫头嫁不出去的多多的，你回到娘家啊怎么过日子，守着你的阿爸阿妈吗？再说，你走了娃娃们啊怎么做呢，是带走还是放在尕干果？放下了啊个管？娃娃们受罪你舍得吗？带走的话，阿桑同意吗？

嫂子还推心置腹地说，召吉草，阿桑是个不争气的人，不是个好男人，这是确实的。没挣下家业，还在外头胡来。可是你也要认命，毕竟阿桑没有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嘛，毕竟他还过几个月给你捎钱，还管你呢。

翌日晨，召吉草天不亮就起床了。她换上新裙子，精心梳理头发，编了两个大辫子盘在头上，又裹上粉红色的方巾，领着八岁的小姑娘到哥嫂家去。她想，要打扮得漂亮些，不能叫郎木寺的婆娘看她已经老了。

昨天晚上，嫂子和阿闹已经约了措哇里的两个妇女，都是和她同辈的，比她年轻。嫂子不去，嫂子还要等着桑杰次力来了劝说呢。四个女人去县城教训郎木寺的那个女人，由阿闹的丈夫杨旦巴开农用三轮车送她们。到了哥哥家里，召吉草看见尕让又叫来了本措哇的两个年轻人，叫他们也跟着去。尕让说，去上几个小伙子，他们不是去打架，而是为保护你们。阿桑要是护着不让你们打那个婆娘，他们会把阿桑拉开。

他们一直把车开到县城里阿班的茶馆门口。阿班是尕干果村的年轻人，家里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原先有四十几头牛，他在牧场放牧。后来他父亲得了肝炎，为了看病把牛卖光了，可父亲还是病故了，全家人就都靠种地过日子。直到前两年，他把迭部县民政局一栋闲置旧办公楼的二层全租下来开了茶馆，生活才好起来。迭部县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开高档旅馆、酒店或酒吧都能挣钱，但他没有多少资金。他就把两间大房间作为茶馆，把几间小房间改成客房，服务对象是旅游的背包客和进城来的农牧民。酥油茶奶茶一碗四元，架子床一人十元。他的母亲、媳妇和妹妹都当服务员。结果他的茶馆天天顾客盈门，客流不断。

他们没有一下子闯进去。杨旦巴先进去找阿班，问桑杰次力住哪间房子？阿班说桑杰次力住在这里唯一的一间高级房——就是摆了两张沙发床的客房，闹柔这才出来

把一伙人叫了进去。他叫几个女人在茶馆里等，他和两个年轻人去敲门。

桑杰次力，我是杨旦巴，开门！

杨旦巴喊了几声，一个女人才开了门。女人下身穿白色牛仔裤，上身穿棕色皮夹克，红扑扑的脸蛋，两个明晃晃的大耳环吊在耳垂上。

阿桑不在。你是做啥的？

阿桑不在？杨旦巴一时语塞。在他的心目中，郎木寺的婆娘应该是穿藏装，脸皮很黑，因为郎木寺地处高寒，紫外线很强烈。可眼前的这个女人却像是大城市来的游客。他怀疑走错了门，便扭脸看隔壁的房门。这时女人又问：你是谁，找阿桑做啥？

你是阿桑的朋友吧，是从郎木寺来的？

那女人似乎很警惕，立即就要关门，说，我不认识你，你问这做啥？！

杨旦巴立刻顶住门，把一只脚塞进门缝里，说，哎，你关门做啥？！是阿桑叫我们来的，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女人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用力关门，大声说，你推门做啥？！阿桑不在这达住！

杨旦巴哪里相信她的话，肩膀一用力就把门撞开了，大声喊道，你们快过来，就是这间房！

那几个人呼啦啦跑过来。一进门，召吉草就骂了起来，你这个母狗，你嫁不出去了，勾引我的男人！你在郎木寺勾引人，还勾引到迭部来了，你还想到我家里来！安的什么心？要把我们一家人拆散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娃娃都上中学了.....

女人先是大惊失色，惊慌失措，不知出了什么事。当她明白过来时，脸突然涨红了，说，谁勾引你的男人了，是你的男人到我家去跟我父母提亲的。

你还犟嘴，你还敢犟嘴！阿闹嚷起来，今天把你的嘴扯破哩，你还敢犟嘴！嫂子，不跟她说这些，打！今天我们把她的嘴打烂，腿打折，看她还敢不敢勾引人！

说着，阿闹就冲过去，朝女人的脸上很响亮地打了一巴掌。就在那女人用手去捂脸的时候，她又一把抓住了对方的头发，往地上一摞。女人痛得跪在地上呻吟，唉呦呦，我的头发拔掉了……但阿闹一点儿不手软，一用力就把一绺头发拔了下来，接着就用脚踢对方的腿。她一边踢，一边还喊着，来呀，你们都来打呀！把这个瞎熊打死！于是，包括召吉草在内的另外三个女人也都围上来拳打脚踢，一通乱打。

她们打了两三分钟，却都不约而同地停手了。打人是要有对手的，对手越是反抗，越能激发攻击者的愤怒，而眼前这个女人却丝毫不反抗。她们踢对方，对方也不躲，连喊叫声都没有，只是轻微的呻吟，真是索然无味！她们只好住手了，围着那女人站着，又骂起来。阿闹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今天就给我滚回郎木寺去，再不要让我们看见你！你听见了没有？！

你是啊么勾引下我男人的，你说！还勾引不勾引了……你这个母狗！召吉草说。

那三个男青年进门后一直在她们身后站着，阿桑不在，他们就无事可干。此时看几个女人光动嘴不动手，就有点着急，大声喊，打呀，你们打呀！说啥呢，你们跟她有啥说的！有个年轻人嫌她们打得轻，便左顾右盼，但客房里连一把笤帚都没有。后来他发现过道里有个散架的板凳，就把一条凳腿掰下来，递到召吉草手里，说，嫂子，用这东西打，把她的腿打折，叫她再也来不了迭部。

这时候，那个女人已经从地上爬起来，正倚着床沿擦脸上的血。她的半边脸已经红

肿起来，鼻梁上不知被谁抓破了，两道红红的印子渗出血珠，像红色的玻璃珠一样鲜艳，嘴角也流出血来。

召吉草接过凳腿朝她的胳膊打过去，她却只是把身子扭了一下，让凳腿落在后背上。凳腿打在皮夹克上发出闷闷的“啪啪”声，就像打在沙袋上一样。召吉草打了两下就下不去手了，把凳腿撇在地上。

看看几个女人都不动手了。三个男青年互相看了看说，你们打罢了吗？再不打了？不打我们就走。可是阿闹不干，说，打罢是打罢了，可事情还没解决。嫂子，我们要她说清楚，她以后还来不来送部，还勾引不勾引阿桑。

对对对，这话今天要她说下呢，阿闹说得对。另外两个妇女说。

于是阿闹大声地质问那女人，你说，从今以后你还往送部跑不跑了？说！

女人不出声。

阿闹又问，还有，阿桑哥再到郎木寺做生意，你还往他的蔬菜店跑不跑了？

女人还是不出声。

阿闹一下子恼了，你不说吗？看起来把你打得还是轻了！没记性嘛，难道还不想和我的阿桑哥断？！她气呼呼地从地上拾起凳腿说，你还是欠打！不说话，那就是没把你打痛！就是要把你的腿打折，你的毛病才能改掉！

阿闹抡起凳腿，狠狠打下去，又是一声闷闷的打在沙袋上的声音。那女人终于说话了，这事不要问我，你们要问桑杰次力去。

啊么着要问桑杰次力？

这事你们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这是啥话？

就是这话。当初桑杰次力认识我的时候，说是他在家里没娶媳妇，我才跟下他的。我们一达坐下三年，我给他养下的娃娃都两岁了，这事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不知道，那就是他把你们骗了，把我也骗了。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到底啊么解决，要桑杰次力来了说呢.....

召吉草听出这女人的话里有话，问，你叫阿桑来了说啥呢？

阿桑把你骗下了，把我也骗下了。那就现在叫他说，是要你，还是要我。他要你了我就走，要我了你就走。他还能两个都要吗？

阿闹又举起凳腿，你这个不要脸的母狗，把我嫂子的男人抢去了，还嘴硬得很。叫我哥说要你还是要我嫂子！你觉得你年轻，能把我哥抢过去是吧？！看起来打得就是轻了！

召吉草拉住阿闹，说，我们走吧.....

等出了茶馆，她才对阿闹说，妹子，这种事情打是打不过来的。阿闹问，那你说啊么做好？她回答，等阿桑回家再说吧。事情已经到这步了，还能啊么做哩？就看阿桑来了啊么说吧。阿闹说，嫂子，你不要胡思乱想，阿桑来了啊么呢？你们是二十年的夫妻，他能把你撵出去吗？他要说出不要你的话，他还在孕干果活人吗？

隔了一天，桑杰次力回家来了。下午两点，吃晌午饭的时候，召吉草正坐在灶旁的木头墩子上拌糌粑。因为地里活忙，就她和女儿吃饭，早饭和午饭她总是这么凑合着喝点茶吃些炒面，有馍馍的话再吃几口馍馍，然后就下地了。只有晚上收工回来

才和面，擀面条或揪面片。

桑杰次力是扛着大提包回家来的。自从他做生意后，每次回家手里总拿着人造革小提包，装着几包廉价香烟什么的。他戒酒了，但又吸上了烟。有时候提包里还装着给两个上学的孩子买的铅笔、笔记本和水果糖。今天他把一个很大的提包提进来，女儿见了很稀奇，放下碗就去翻提包，却被召吉草一把抓住，严厉地训斥她，坐下吃糌粑！你要做啥？！小姑娘不听话，还要翻，竟被她一巴掌打在手心，哇哇地哭起来。桑杰次力看了看召吉草冷若冰霜的脸，什么话也没说就拉开提包，拿出两个塑料袋，把其中一个给小丫头，说，快拿住，这是膨化饼干。然后把另一袋递向召吉草，说，你也尝一尝。召吉草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一样，还吃她的糌粑，眼皮也没抬。桑杰次力把饼干往灶上一放，从提包里又拿出一大块用塑料薄膜裹着的、足有十斤重的黄澄澄的酥油块子说，这是我买下的好酥油，今年的酥油。来，你沏上一疙瘩尝一下，看香不香。

召吉草看出桑杰次力是在讨好她，但仍然冷冰冰的一张脸，把没吃完的糌粑往灶台上一放，站起身走向正房。

喂，做啥去？你回来！桑杰次力手里托着酥油块子喊。

召吉草没吭声，一转身出了偏房。以往只要桑杰次力一进家门，召吉草不管在做什么，都会放下手头的活儿赶紧点火烧茶，接着就是做饭。稍有迟缓，桑杰次力就会发作起来，但这天他从偏房的窗格子里向外看了看院子里召吉草的身影，忍住了。他放下手里的酥油块子，蹲在灶前生起火来。他把铝壶里的残茶剩水倒了，把这次特意买来的一大包大茶翻出来，抓了一把放上，舀水烧茶。他把一包一包的粉条、香肠、白糖拿出来放在碗橱上，把给召吉草买的秋衣、给孩子买的球鞋也拿出来摆在炕上。他过去从来没买过这些东西。桑杰次力是坐县城去旺藏镇的班车回家来

的，在安子沟口乡政府门前下了车，想搭顺路的农用车。他等了一个钟头也没等上顺路车，就步行走回尕干果来了，差不多走了两个钟头，又累又饿。他想烧点茶，再拌点糌粑吃。他以为召吉草生他的气，跑到外边小房子坐着去了。他出去抱柴，探头往小房看了一眼，却发现里面没人。

他正站在院子里愣怔着，哥哥尕让进来了。哥哥和他打招呼，他说，走，进去喝茶，我正烧水呢。召吉草不知哪里去了，连茶也喝不上了。进了房，桑杰次力刚蹲下身把几根柴塞进灶膛，就听见正房里脚步响，一扭脸看见杨旦巴进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堂兄。他站起来去提包里摸烟卷，让烟。就在这时候，响起老年人咳嗽的声音，原来是措哇里两个年龄很大的老人进了正房。其中一位是爷爷辈的，全村最老的人，九十一岁了，名叫阿尼阿藏，头发全白了。另一位八十出头，是他的堂叔，秃顶，一根头发都没有，名叫班代次力。他忙招呼他们在炕上坐下。这时灶上的茶煮好了，尕让提着铝壶出来，说，老人家们来了吗？对，干脆都在这边坐下，宽敞些。杨旦巴从偏房的碗橱里抱过一摞龙碗来。桑杰次力已经感到情况有点异常，这些人不请自来，一定是来数落他的。他便连忙试图从尕让手里接过壶，要给老人们倒茶，但尕让提着壶不撒手，说，我倒我倒，你走乏了，坐下缓着。他哪里敢坐下缓着，赶紧进偏房抱来酥油，用木片片给每个人的碗里切上一疙瘩，还拿来白砂糖，每个碗里抓上一把。

这时，又有五六个亲房弟兄进来了，他们后边还跟着四五个婶婶辈的妇女。召吉草跟在后边回来了，她没进房子，靠着门槛坐在台阶上。

几乎是全措哇的每个家庭都来人了。坐在炕上的两位老人互相看了一眼，年纪最大的阿尼阿藏庄重地咳嗽了两声，朝炕上和地板上坐着喝茶的人们看了看，说，今天是个啥日子？“香浪节”还没到嘛，我们全措哇的人啊么就到阿桑家安茶来了……

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因为好几个人笑了。他们知道今天是为解决桑杰次力和召吉草之间的家庭纠纷来开措哇会议的，而阿尼阿藏却说成香浪节喝茶了，这是很智慧很幽默的语言，一下子把严肃沉重的气氛变得轻松许多。老人没笑，接着说，又不是香浪节，人家又没请，我们就跑来喝茶，我们的脸皮厚得很呀，阿桑你要包涵一下。我们闻见你带来的大茶香味了，馋得很嘛，就来了，你可不要怪我们没出息呀。有人又笑了，阿尼阿藏继续说，不过除了喝茶，我们还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我们都听说了，你在郎木寺找下了一个媳妇，还把她领到迭部来了。按说呢，这是你的私事，措哇的人们管不着。可是，我们也都听说了，前天措哇里去了几个媳妇，把你领来的那个媳妇打了一顿。事情闹大了，全措哇的人觉得这事大家商量解决一下好，不解决要出事，旁的措哇的人也要笑话呢。我先就这么开个头，话叫大家说。到底大家说的对不对，你听还是不听，主意还是要你拿呢。

阿尼阿藏的开场白结束了，端起龙碗喝茶，等着大家说话，可是宽大的沓板房里却是寂静无声，男男女女都沉默着。男人们大都是阿桑的同辈，觉得不好教训他，尤其是关于男女之事，难以启口。女人们又都等着男人们先开口。阿尼阿藏的一碗酥油茶已经喝下去了，人们还是静悄悄的。阿尼阿藏有点着急，看一眼盘腿坐在他旁边的班代次力，见他闭着眼睛，就在他的膝盖上捣了一拳，说话呀，你睡着了吗！

班代次力睁开眼睛“吭吭”咳嗽两声，说，哎，你不要打呀！我哪里睡着了，我是在想一件事呢。前些年，就是“大包干”以后的1988年，我的小儿子闹柔不是选成县人大的代表了嘛。那时间迭部县下茬往外头拉木头着呢，国家政策放宽了，允许私人贩木头。闹柔看到贩木头能挣钱，就把国家分给我家的牛全卖过了，又贷了些款，买了一辆解放牌卡车，贩木头，搞运输。到1993年的时候，公社书记说了，闹柔是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把他选成卡坝乡的人民代表，到县上开会去了。

阿尼阿藏在他的腿上又捣了一拳，哎，你说这些做啥？谁不知道你的闹柔有本事，当了人民代表。叫你说阿桑的事呢！

班代次力抓住阿尼阿藏的手，说，不要打嘛，我说的就是阿桑的事。

你说起你的闹柔来了！

你不要急，我这就要说到阿桑呢。哎，我将将说到哪达了？你看，你一打我把想好的话忘过了。

人们“哗”的一声笑了。阿闹大声提醒他，说到闹柔当人大代表的事上了。

对，我是说到闹柔去县上开会的事了。他开了七八天会回来，给我说了这么件事。他说在县上开会时有时开大会，有时开小会，开大会是领导作报告，开小会是代表们分成几个组讨论。我们卡坝乡和益哇乡的代表分在一个组里。有一天晚上，益哇乡扎尕那的一个代表，叫阿旺才让的人找他来了。阿旺才让对闹柔说，他来开会的时候，扎尕那有些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去参加人代会，要给县上提个建议，我们扎尕那的人又种庄稼又放牧，一个家庭分成两摊子，一摊子在光盖山和南祖沟的牧场里荡牛，一摊子在扎尕那的家里种地。1958年以前我们的老汉们都是一个人娶两个媳妇，一个媳妇在牧场里荡牛，一个媳妇在扎尕那种地。男人们都是两头跑，牧场的活忙了到牧场去，种地的活忙了就回家种地。1958年以后不准娶两个媳妇了，这在公社化的时候没问题，反正是队长派工，放牛的放牛，种地的种地，可是现在又单干了，有些家庭困难得很，因为不让多养娃娃，有些家庭只有一个儿子，顾了这头就顾不上了那头……

阿尼阿藏又说话了，你看你看，叫你说阿桑的事呢，你又扯起扎尕那的事来了！

班代次力说：叫你不要急你就不要急嘛，我说的就是阿桑的事，你往下听嘛！那个扎尕那的代表说，扎尕那的人托他给县上提建议，要政府同意他们扎尕那的男人们娶两个媳妇。如果不同意娶两个，种地和放牧就只能顾一头。扎尕那的代表在开会期间打听清楚了，提建议的话，要三个代表一起才能提。扎尕那的代表已经约好一个哇巴沟的代表，他想叫闹柔也加入他们。闹柔一想，我们尕干果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家，顾了种地就顾不上放牧，有的人家把地撇荒了，有的人家的牛总也发展不起来。结果，他就在扎尕那的代表写好的建议书上签了名。谁知道第二天分组讨论的时候，他们把建议书一拿出来，几个乡的代表把他们羞死了。其他代表说，婚姻法是由国家制定的、全国都要执行的法律，规定全国的男人们都是一夫一妻制，难道为了你们一个村子的问题，国家还要修改婚姻法吗？！扎尕那的代表还争着说，扎尕那六七个村子，上千口人呢，有好多人家农牧业生产有困难。结果开会的代表们都批评他们三个人，说，有困难自己想办法去，会上不要提这个建议。就是提出来也修改不了婚姻法。就是县长也不能同意你们扎尕那、哇巴沟和尕干果的男人娶两个媳妇，他敢修改婚姻法吗？

说到这里，班代次力停顿了一下，房子里十几个男女“哗”的一声笑开了。有的人笑着说，不要说县长，就是甘南州的州长也不敢修改婚姻法。那不是和旧社会一样了吗？

等到大家不笑了。班代次力又说，下边我就要说阿桑的事了。阿桑，听说是你在外头找下了个媳妇要领回家来呢，你不是要修改婚姻法吧？

人们都把眼光投向桑杰次力。自从阿尼阿藏一开始说话，他就不倒茶了。他知道，这些人今天就是冲着他来的。前天他外出办事，回到旅馆，见到挨打的女人，就知道事情麻烦了，他的行为触犯了众怒。他把茶壶放在炉子上后，就坐在墙角的地板

上，双手抱头瞅着地板，头再也没抬起来过。

你说一下嘛，为啥把那个媳妇领到迭部来，你的心思是不是要把她领到家里来，你一个人要跟两个媳妇过日子？班代次力催问。

桑杰次力不说话。

好在班代次力开了头，人们接上话了。班代次力叔叔的话说得对，我们尕干果解放以前，有些男人是有两个媳妇，可那都是有家业的，像我的邻居——才让的阿爸。他在1958年叛乱，死在措美峰后头的南祖沟，“民主改革”的时候家里的财产都被没收了。还没被没收的时候，光牛就二百多头，尕干果的家里还有几十亩地。那是才让的爷爷弟兄三个人挣下的。三个人一辈子没分家，三个爷爷带三个媳妇苦了一辈子苦了那么个家业，害怕一分家就分穷了。到了才让的阿爸这一辈，就他一个独苗苗。一个独苗苗要守住这么大的家业，把他忙死也忙不过来，他就娶了两个媳妇，一个在山那边的牧场荡牛，一个在尕干果种地。才让的阿爸就两头跑。两头跑也不成，牧场里光是犏雌牛就三十头呢，才让的大妈光是一天挤两遍奶都挤不过来。她们家还雇了个蹲女在牧场做活，打酥油晒曲拉荡牛也得一个人呀。将将我说的是那个措哇的事，我们措哇娶两个媳妇的也有几家人，像阿闹的爷爷，不就是娶了两个媳妇吗？一个在措美峰那边的尼玛沟放牧，一个在尕干果种地。他们家的财产不多，就四十几头牦牛，十几头犏雌牛，不多是不多，但也要一个人伺候，挤奶打酥油荡牛呀。可是我想不通，阿桑，你为啥除了召吉草还要娶一个郎木寺的媳妇呢？你家又没有牛。原先有十几头，后来叫你干脆踢踏光了，喝酒喝过了。既然没牛，家里就这十几亩地，召吉草一个人能做过来——种庄稼收庄稼，你能回来帮个忙，回不来了，措哇的亲房们帮着就做过了。可是，你偏偏在外头又找了一个媳妇。你说一下，是不是在外头挣下的钱多了，花不完，像大城市的老板们一样，包

二奶，找了个帮你花钱的人？说话的是桑杰次力的一个堂兄，五十多岁。

桑杰次力不说话。门外坐着的召吉草大声说道，挣下个屁的钱了！你们看他那个寒酸样。一年半载才给家里捎二三百元钱，娃娃们上学的伙食费都不够，还要从家里背面拿馍馍呢。

堂兄说，噢，是这么个情况呀。既然没挣下多少钱，那你在外头找媳妇做啥呢？是不是那个媳妇年轻漂亮，把你迷上了？你嫌召吉草老了，难看了，你的心上不来了？

桑杰次力不说话。有人小声说，就是，那个媳妇年轻，三十岁不到。堂兄听见这话，又说，年轻，漂亮，媳妇年轻漂亮了当然好嘛，领着出去光鲜，有面子。可是你好好想了想没有，你家里有媳妇，还有三个娃娃呢！你把那个媳妇领来了，把召吉草往啊达放呢？把娃娃们啊么做呢？你是想把召吉草打发回娘家去，还是两个媳妇你都要？兄弟，我劝你几句，把你的那种心思收回来，和召吉草好好地过日子，把外头的那个打发回郎木寺去。能办利索的话就赶快办，郎木寺的买卖你也再不要做了，赶快回尕干果来，是种地还是在迭部做个啥生意呢，跟那个媳妇再不要黏了。你要是再黏着不撒手，召吉草就不跟你过了，你后悔死呢。你看着召吉草岁数大了，没年轻时漂亮了，是吧？可是我看着召吉草是个宝。她年轻时也是尕干果数一数二的媳妇，你当年费了些心思才娶过来的。这些年跟着你吃了多少苦，下了多少力，说过你一句啥不好听的话吗？嫌弃你了吗？你从外头领一个来，像这样子，你们能长久吗？要好好想呢，你已经近四十岁的人了，那个媳妇跟过来能跟你过几年？

堂兄刚刚说罢，杨旦巴就接上了，阿桑哥，您比我大几岁，兄弟我按说不该说啥，可是我看你糊涂着呢，我还是要说几句，你听了不要气大。前天我到县城去，打那

个婆娘的事我是参加了。那个婆娘确实是年轻漂亮，可能你就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混到一达去了。混到一达就混到一达，你不要把她领到迭部来嘛。你在外头跟她混上几天，不想混就罢了，你还上心了，把她领到迭部来了！你现在说一下，你心里啊么想的，是真要把她领到家里来，把我嫂子赶出去吗？还是两个都要呢？现在城里的老板们包二奶的多着呢，你也要包个二奶吗？

桑杰次力还是低着头不说话。这时，一个五十多岁名叫扎世草的妇女说话了，杨旦巴，你说的这话我啊么听着心上不来？啥叫混上几天就罢了。做人要诚实，跟谁好就要实心实意地好，不能骗人。你在外头可能跟人家的媳妇们胡混着呢，你的阿闹不知道吧！

人们“轰”的一声笑了。杨旦巴不好意思地说，扎世草婶婶，你这是啥话嘛，你的意思是叫阿桑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吗？

你胡说！我啥时间说过叫阿桑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的话了？

那你将将说，我说的话你的心上不来。

我是说有媳妇的人在外头不能跟旁的婆娘来往！

噢，是这个意思呀，我听拧了！我还当成你同意阿桑把那个婆娘领到家里来。

听他们两个人斗嘴，有的人又笑了。这时召吉草大声说，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你们大家都听下，他要是把那个媳妇领到家里来，我就吊死去哩！

听见召吉草这么说，那两个人不斗嘴了，杨旦巴还做了个鬼脸，伸了一下舌头。于是在座的人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劝起桑杰次力来，不要在外头拈花惹草，要好好和召吉草过日子。还有的人义愤填膺，训斥桑杰次力不该勾引那个郎木寺的女人。

这场措哇会议一直开了四个钟头。整整四个小时，不管人们怎么说，桑杰次力就是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

太阳就要落山了，有几个小娃娃跑来喊爷爷奶奶吃饭。于是阿尼阿藏做最后总结，说，我们大家说了这么多话，阿桑，你最后说句话，你总要说两句嘛！我们在这里说了半天，你的心上去了？郎木寺的那个媳妇你不要了成啦？

桑杰次力终于抬起头，看着大家抿了抿嘴唇，说：成呢，郎木寺的那个人我不要也成。你们的好心我也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实际上你们就是叫我把那个人领到家里来，人家也不来，人家不到尕干果坐来。人家家里有老人，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姑娘，独生女，没儿子。老两口现在不太老，还做得动活，家里养着一百多头牛，四百个羊，老两口现在还顾得过来。可是，再过上几年就做不动活了，还要靠姑娘荡牛荡羊，靠姑娘伺候他们呢。所以说不叫她进这个家的门也成，我不要她了也成，可现在有个难缠的事情不好解决。我到郎木寺做生意的头两年，胃有病，经常痛，痛起来就一身汗，啥事也做不成。是人家陪着我去合作、去临夏的医院看病，检查出来是十二指肠溃疡，在临夏做的手术。是人家出钱给我看的病，连吃带喝把一万元钱花上了。现在的问题在这达呢.....

说到这里，桑杰次力停顿了一下，伸长脖子往门口看了一下，看见坐在门槛外边的召吉草，召吉草也正看着他，他就又说，我们家里一万元钱有啦？有了给人家还上，我就叫她走，她家我再不去了，郎木寺也不去了，我就在家里蹲下。家里要是拿不出来一万元，那就只有这么办了，你走，回车巴沟你的娘家去.....

召吉草“刷”的一下脸色变了，黄脸变得白生生的，低下头去。房子里一时变得寂静无声。

后来，是杨旦巴大喊了一声，一万元是个啥事嘛，一万元就能难倒英雄汉吗？借上，借上一万元给去！

桑杰次力说，借上也成，你们啊个人给我借上一万元？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前头，借下的钱我一年半载还不上，要等到我的娃娃长大了.....

再也没人说话了。沉寂良久，地板上坐着的人站起来拍一拍屁股上的土走了，接着是坐在炕沿上的人也站起来走了。最后，阿尼阿藏和班代次力也下炕走了。

不管多困难的事情，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结果是桑杰次力不在郎木寺做蔬菜生意了，而是两头跑。三四月，尕干果种田的时候，郎木寺的那个女人来尕干果住几天，和桑杰次力、召吉草一起往地里驮粪，播种。五月份郎木寺的牛羊要从冬窝子迁移到高山牧场去，召吉草也去帮忙搬家，剪羊毛剪牛绒。秋天，尕干果该收蚕豆和洋芋了，郎木寺的女人又过来拔蚕豆挖洋芋。然后，召吉草又赶到郎木寺的冬窝子去，帮那个女人割草，垛草，备下冬季大雪覆盖牧场时牛羊吃的草料。桑杰次力一年之间要在尕干果和郎木寺麻古村之间的路上来来去去跑很多趟，赶着驮牛，把尕干果的青稞、蚕豆、燕麦和洋芋驮到郎木寺的牧场去，把郎木寺麻古村牧场的酥油、曲拉和牛羊肉驮到尕干果来，给召吉草和娃娃们吃.....

有一天黄昏，班代次力在村前的水泥桥上遇到刚刚从郎木寺来的桑杰次力，看着牛背上驮的酥油、曲拉和牛羊肉，说，阿桑，闹柔和扎尕那的人民代表没办成的事你办成了.....

从尕干果到郎木寺的路程有一百公里，桑杰次力赶着牛要走两天，半途要在草滩上过一夜。从尕干果往措美峰北麓的牧场去也是两天路程，也要在野地里过夜。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后记

2001年在兰州，《兰州晚报》社的几位朋友约我去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合作市。朋友们为《甘南日报》社采编人员讲课，忙得很，我有时间翻阅《甘南州志》，并且去了合作市东边的沙冒沟，有名的茶马古道，是以前强盗出没，专事抢劫往来商旅的地方，还去了当周草原。草原青翠着，山坡也青翠着，山头的白雪两天也没化完。印象太深刻了，随后去了尕海湿地、玛曲（藏语，黄河）。

玛曲县城里看不见汉人，骑马的藏族妇女和骑着摩托的藏族男子在柏油马路上缓缓行过，像兰州人在街上骑自行车一样随便。在城外公路上，他们风驰电掣奔跑，速度带起的寒风把他们的藏袍刮成一个大包。毛线围脖裹着头，只露出一双眼睛。

也就是这次甘南之行，激起我去藏族区旅行的冲动。那时候无数的旅客往西藏跑，尤以画家、摄影家为多，形成了独特的藏漂一族。这种冲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我心里萌动过。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曾经到渤海湾大清河盐场我的家中做客，对我讲了许多有趣的藏民故事，并邀请我去西藏。他当时说：“现在就跟我走吧，趁着我老爹还有点办法你就跟我去西藏吧。”他老爹时任拉萨市长，那时候全国都派干部支援西藏建设，他叫我跟他去西藏，然后由他父亲来办理我“支援”西藏的手续。扎西达娃向我保证，去西藏工作几年，何时想回大清河就可以回来。我踌躇再三没去，因为那时我刚从河西走廊调来大清河盐场，女儿才三岁。把妻儿抛在家中，独身去“异域”飘荡，这种决心不好下。

2006年春天，我在《上海文学》连载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已近杀青，孩子已经自

立，家务事也不用我操心，我便去了兰州，想着从那儿出发去西藏。但是在兰州盘桓了两个月，也没找到旅伴，身体也存在问题，最后选择了离兰州最近的藏区——甘南。

藏族人生活在一个广阔的地区，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云南，还有甘肃。这几个省区当中甘肃省的藏区面积很小，只有处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武威市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走遍了甘南之后，发现甘南的风光最美，那里有世界草原研究专家公认的亚洲第一牧场——玛曲草原，人称“六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沁雪山，夏河县拉卜楞寺的建筑面积比西藏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都要大，它的豪华，寺中高僧大德之多之众，就全国来讲也极为罕见。云南石林天下知，但与迭部县扎尕梁的石林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九寨沟国家森林公园与迭部沟的山水相比也就是一个盆景……

以兰州为根据地，三年来我多次进出甘南的草原和峡谷，进出藏民的牛毛帐房和沓板房。我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身影，他们血脉的跳动……但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摸准。